

新安原板圖

文林閣唐錦池梓行

像古列女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女傳序

古子如傳一篇劉向以序也向元濤

華帝受祿大夫當行后姊姊歸也

寵時奏此書以諷之中其文美

刺諫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國

豈治亂之効也故少自也儀侯明仁

晉書順帝丁義家竊通薛鑿等為而
各頌之義國生狀撰為平一篇傳
如太史公記誦如詩之四言而圖為
屢風去然之既行班氏注向書乃
分傳每篇上下首末為畫畫年十
二傳每頌三傳年同時人傳年後人
三通題曰向譔是生頌曰向子歆撰
多傳史之合故業文拉目以陳嬰女
等生傳為後人以附余以頌考之
每篇皆十之傳一耳凡是傳者宜
皆能向以素去不特自陳官以為
世頌亦言其為女等三傳時人而

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歌
若從衆之不能團郊毋華四人定
頌之里之每風而亦其時國主一篇
中一十直秋居二淫弊一集曠林理
辭下下多象山令
賢明四惠於江
一家生力理為古佩

朕亦為魁此頌像似莊崇久合之
此游詩藏之象以之吾生亦不知其
傳果向之頌國欲抑後好子女據
其頌取古佩能而國之新象向而致
已予讀向不其建生文嘉其志而惜
其無序教且脫認于千一歲之百書

存与完也。去也。身一法。为他手。胤。終。
お。其。真。故。并。証。之。目。而。以。頌。證。之。
刪。為。八。篇。彌。在。子。而。傳。善。凡。以。子。而。
名。在。法。祖。之。劉。氏。故。之。錄。二十。傳。
其。文。之。奧。禮。子。喜。能。親。吾。法。更。以。
能。作。也。故。又。自。周。郊。也。亦。亦。亦。亦。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昔。以。時。次。之。子。為。一。篇。彌。讀。不。以。存。
余。友。介。甫。嘗。謂。予。曰。子。以。述。法。於。如。而。
其。書。證。其。果。迂。邪。其。法。學。也。子。河。原。之。
喜。法。之。耶。一。子。以。法。先。王。之。德。免。愆。學。
士。大。夫。誦。法。之。脩。仁。義。進。取。當。法。之。為。
中。日。卓。著。顯。赫。矣。不。可。禁。也。子。誠。窮。其。

通其不聚於重人，每矣莊聖人之道。
上未也，廣類猶也。況女子，其也。且上所
子生志，在國也。以言，家國之戒，類
古雖未中，禮義而一志於善行，集
於房園，使生皆道先王之德，返琢
其質而克其美，自家刑國，別強
別於賢妃，治深美之，誠也。予
是以女，生不華，而為國之，類也。
國，且直，諒也。心之，道也。其，明也。其，也。
以，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秋，夕，也。其，也。其，也。其，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列女傳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
向子傳而隋書及崇文換目皆稱向列
女傳中之篇曹大家注以頌美稱之蓋
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誦凡十五
篇而蓋以陳嬰母及東海以素凡十六
則向書亦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素
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

漢書之書為八篇身五篇並藏于館

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此與向子傳不

今駢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序又執文之

有向子傳頌國以非歆作也自唐之

魏古史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不也傳

凡十六家至大家法中五篇身六之錄然

其書今在者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

錄而在者之衆矣非可惜乎今校其

八十五篇者已宜可繕寫初清

之敵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

之屬尤自放向以謂至政必自內始故子

古如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法向述

此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

不視惡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

以謂古之人胎孕者皆如此夫能正其

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身而身有道者

之所畏也。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者，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傳保姆之訓，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琥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習其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別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而不知生所以然者，蓋亦于文王之能化也。故曰：君子有蘭，雖之行，亦以君。羣臣之南之美，與之相奉，其推而及遠，公膏桑之渥，他江浦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至自學，問之士多拘于小物，而不安其守，其宦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彼豈獨善於本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徃之以教，自

累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於
此人亦能素交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之已
遠矣況於南徂天下之至弊向之所迷
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彌情極羣
書而此傳稱詩采官相舟車之類與
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致至於
式微之一篇又以為二人之作豈其所取
者傳故不能無失歟其言曰計謀殺
舜及舜所以可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
傳或省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之
道也凡後世法儒之言經傳者固多
此法賢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也
可也然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之編校館
書書之辨臣曾鞏之序

刻古列女傳叙

客有問于黃懷英氏曰劉中壘津之女也
臨川迂其述諸狂女而子又津中壘也將不
臨川是乎曰姬吾語若地美而嘉禾生焉
水清而嘉魚出焉易函歸妹詩讚王雎
昌國刑家內則焉賴客何不臨川迂而迂
中壘也曰中壘列傳八篇離為十五蓋

以十六今不問其有無頌向歌謨而皆以
為中壘傳乎曰向傳八篇曹注離之固
向傳也蓋以陳母而下十六傳即不向筆
而不失向意亦向傳也合而炊與祚而炊
而皆可孰也或炊梁或炊稷而皆可餘也
曰漢去三代近向所校天祿石渠之書宜
甚精今取而圖之則未知何如也

與今珮服歟曰古也何辨冠飾首令則有
步搖金爵翠翹搔頭古者褕衣揜形今
則百冕翳方空雉頭雀繡便娟追俗治化
從時令向而在則不知所圖者古珮服歟
今珮服歟曰碩士之人貞臣順子傳之圖
之將有風也而翼以是彘而巾幘為曰
古者后偃出就館不衰色不異味不教

言非時而樂則太師韞琴而稱不習有胎
教焉既俛身阿保負之士妻食之傳姆之
尚良慈愛提攜之有襁褓教焉始誰而
語之數詔之方名有孩提教焉羈貫成
童而就外傳則成人之道習過半矣故
曰父之教子也倍母而子之化于母也十父
則唯是中悃焉其忽之也曰吳道子作地

獄變相而酷吏仿以鍛鍊子亦取其嫖節孟
行而風以遠矣孽變而下不幾雅終而侏儒
戲乎曰詩存濮上書紀北晨不聞姪如獨垂
而寵榮之女削不錄也且人情有所豔必有
所醜並而敵之掇百金當不掇博黍矣夫
女子幼而公宮教之字而夫子刑之陽教脩
陰事理房闈宜而萬化起至于宮闈恣趙

朝政由王雖曰取中壘而嘖之而笑其迂
者疑不止一臨川也客唯適剗刷氏負版
告成乃述客難而弁之簡端以為序
萬曆丙午孟春月新刊黃嘉育懷英父謨

汪其瀾仲觀父書

劉向古列女傳小序

母儀傳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為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
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勳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理
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身無缺妃后賢焉名號必揚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理禍福所移歸義從安
危險必避專心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必利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二天下之後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為法訓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肯義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如法斯以為世基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詞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為世所誦

孽變傳

惟若孽變亦甚媼易淫妬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為非終被禍敗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為劉向子劉歆作攷之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為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為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于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

賢后古列女傳目錄

一卷

母儀

有虞二妃

棄母姜嫄

契母簡狄

啟母塗山

湯妃有娀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傅母

鄒孟軻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魯之母師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二卷

賢明

周宣姜后

晉文齊姜

楚莊樊姬

秦穆公姬

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桓衛姬 周南之妻 宋鮑女宗 晉趙宣妻
陶谷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三卷

仁智

竇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如
魯漆室女 魏曲沃婦 趙將括母
四卷

貞順

召南申女 宋恭伯姬 衛宣夫人 蔡人妻
蔡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平伯嬴 楚昭貞姜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五卷

節義

魯孝義保 楚成鄭瞽 晉圉懷嬴 楚昭越姬
蓋將妻 魯義姑姊 代趙夫人 齊豕縱母
魯秋潔婦 周主忠妾 魏節乳母 梁節姑姊

珠厓二豸 卽陽友姊 京師節女 上谷魏母
六卷

辯通

齊管妾婧 楚江乙母 晉弓工女 齊傷槐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娟 趙佛脬母
齊威虞姬 齊鍾離春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吾 齊太倉女
七卷

孽嬖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繆姜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姜 衛一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后
右七卷俱有頌

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 仁智 陳辯女 辯通 甯政姊 節義
王孫氏母 節義 陳嬰母 賢明 王陵母 節義
張湯母 仁智 雋不疑母 母儀 楊夫人 賢明
嚴延年母 仁智 霍夫人 顯慶 孽 漢馮昭 母儀 節義

王章妻女仁智

班婕妤辯通

趙飛燕姊嬖

漢孝子王后貞順

更始夫人孽廢

梁鴻妻賢明

明德馬后母儀

梁夫人媳辯通

右二十傳皆班氏前人或同時人並無媿

古列女傳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GENE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一

母儀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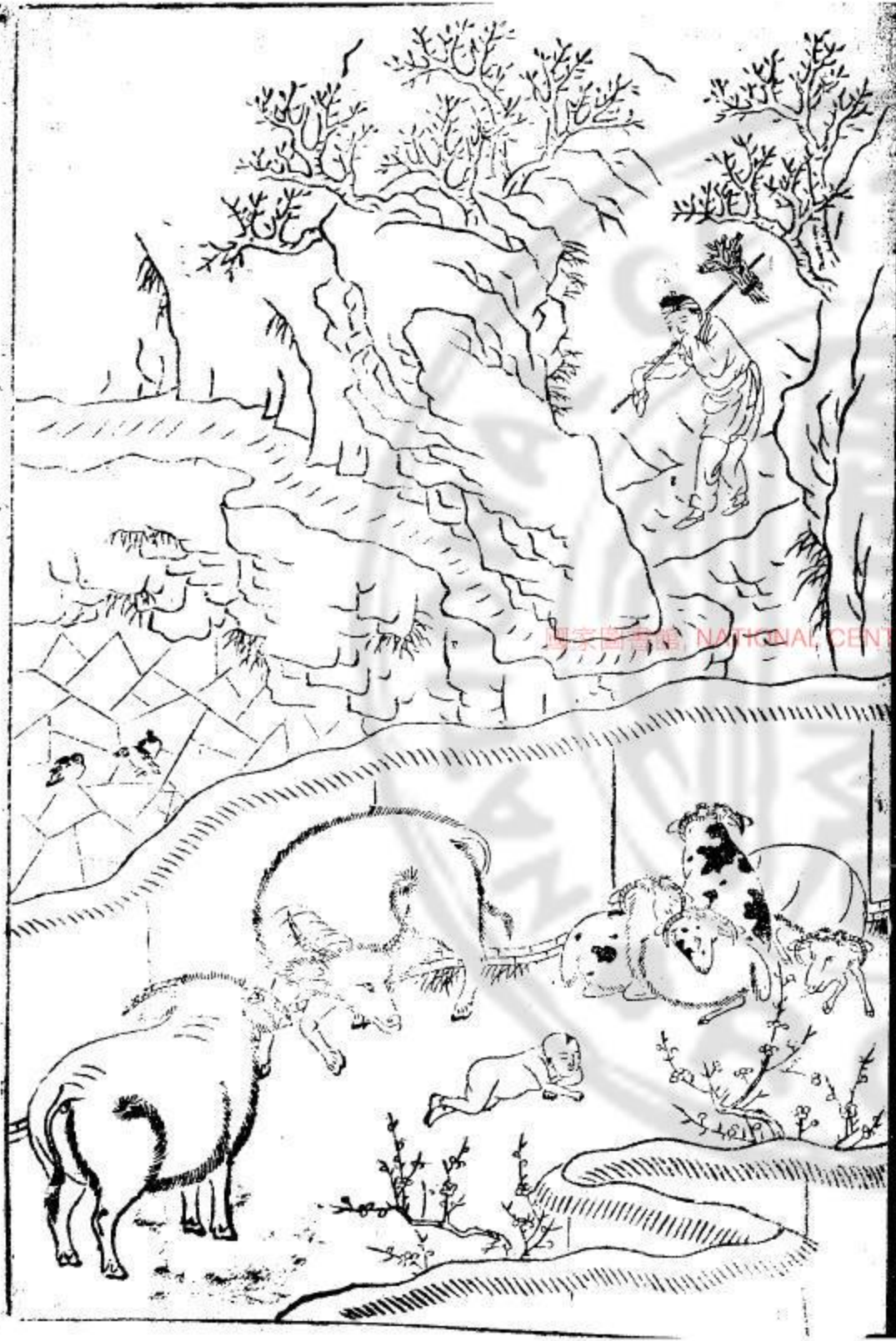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瞽。父瞽瞍。弟曰象。教游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瞍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與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與象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於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曰。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急。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于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封象于有庠。事瞽與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

舜陟方死于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
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
百辟其刑之以之謂也

頌曰

元始二妃 帝堯之女 嬪列有虞 承舜於下
以尊事卑 終能勞苦 瞽叟和寧 率享福祐



棄母姜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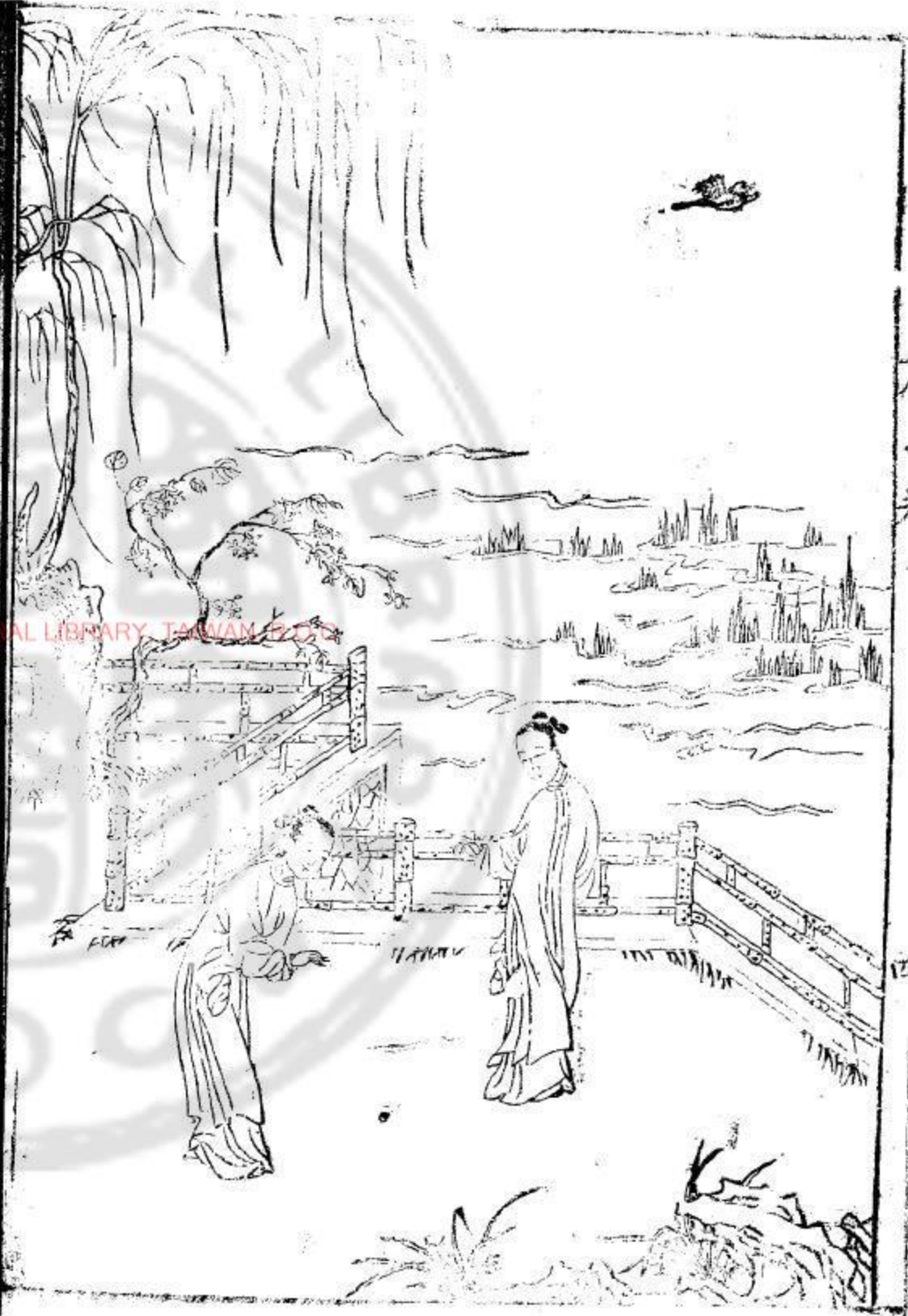
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鷹之覆之，乃取置寒水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邠地，遂封棄于邠，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謙曰：清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

棄母姜嫄 清靜專一 履跡而孕 懼棄於野
鳥獸覆翼 乃復收恤 卒為帝佐 母道既畢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嫌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率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勅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

契母簡狄 敦仁厲翼 吞卵產子 遂自脩飾
教以事理 推恩有德 契為帝輔 蓋母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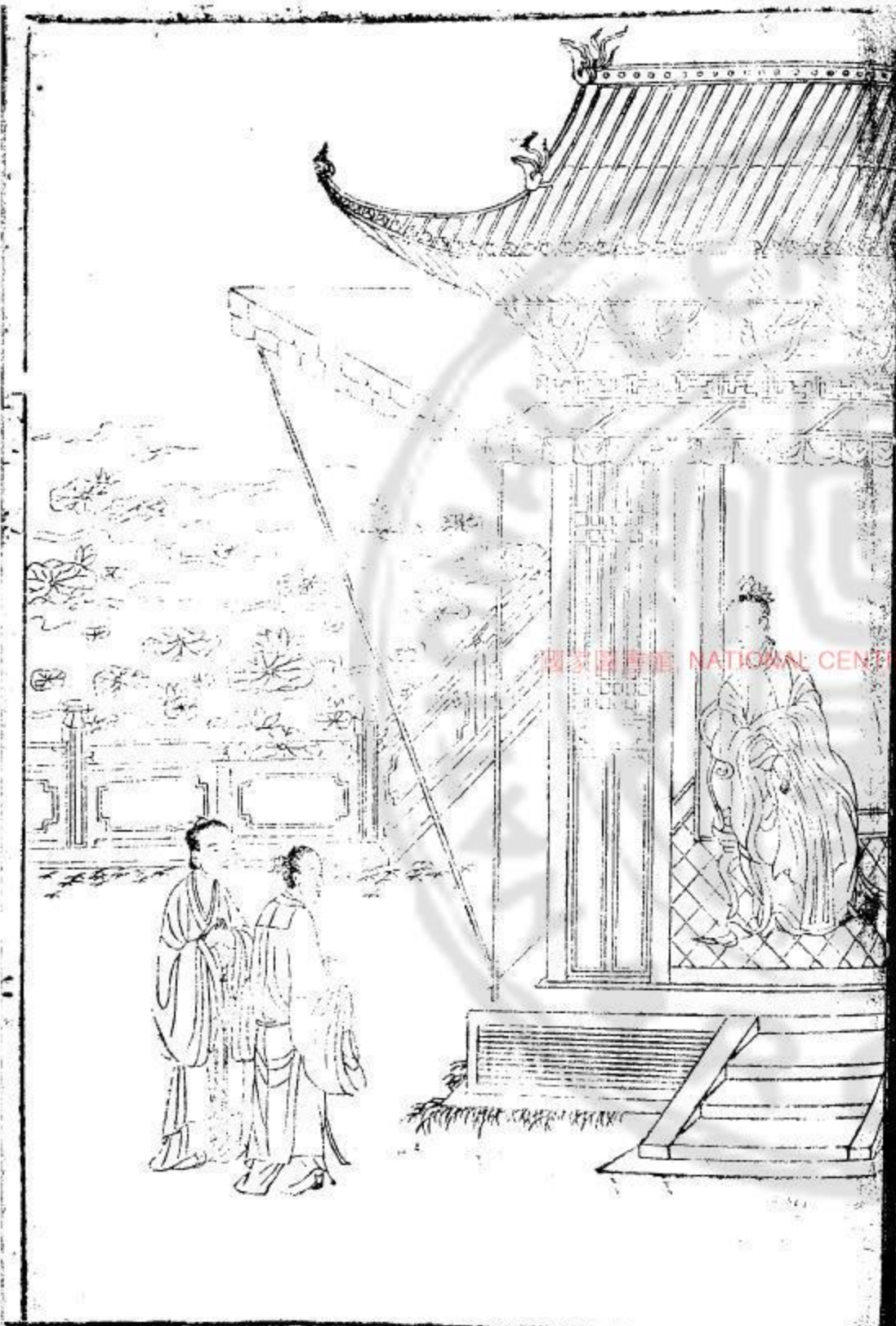


啟母塗山

啟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啟率壬
啓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胤度土功三過其家
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
德不從其教率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啟為嗣持禹之
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
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

啟母塗山 維配帝禹 辛壬癸甲 禹往敷土
啟呱呱泣 母獨論序 教訓以善 率繼其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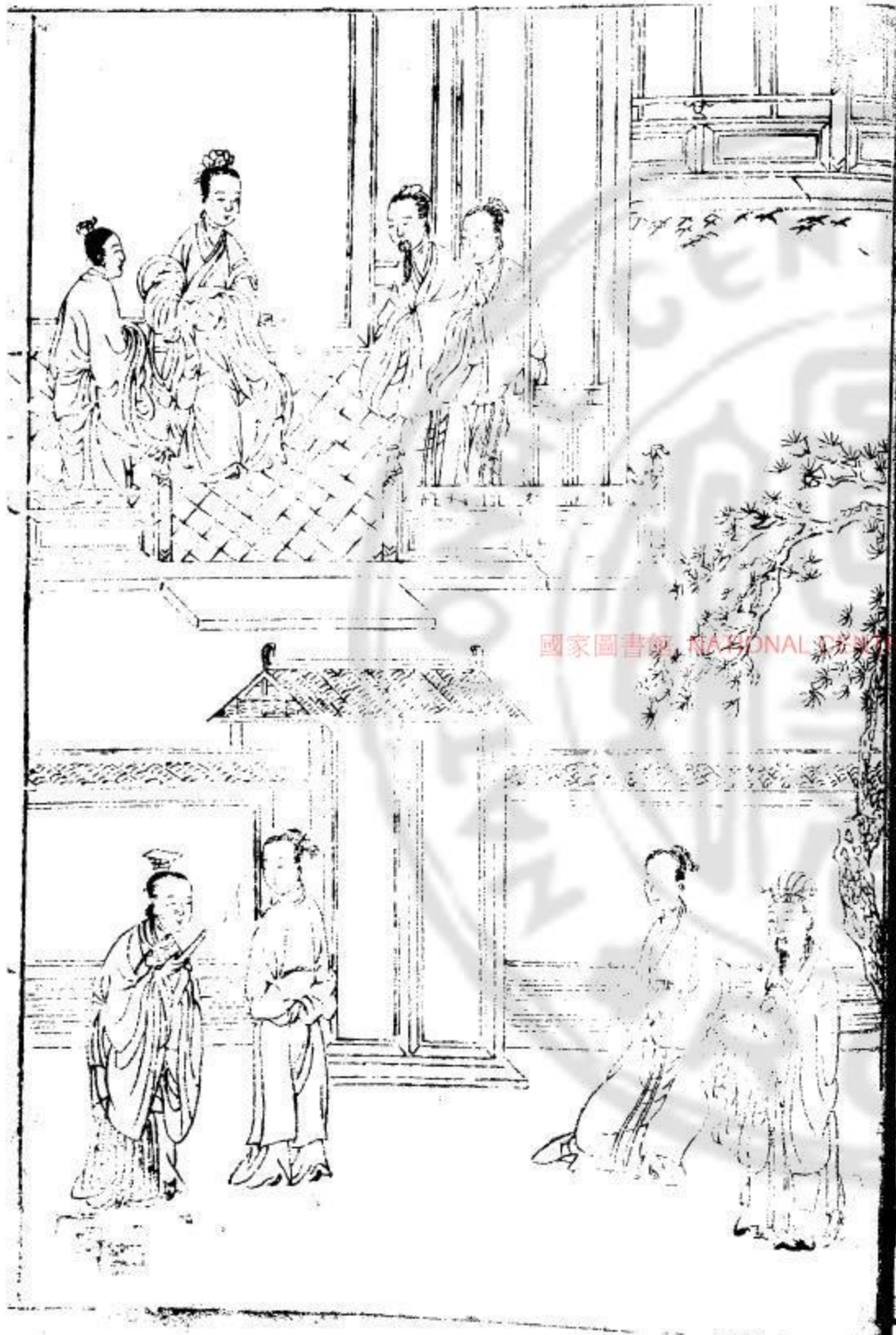


湯妃有嬖

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嬖，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嬖之謂也。

頌曰

湯妃有嬖 賢行聰明 媵從伊尹 自夏適殷
勤懋治中 九嬖有行 化訓內外 亦無愆殃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妣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于德教德教本也而謀事次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蓋太姜淵智非常雖太王之賢聖亦與之謀其知太王仁恕必可以比國人而景附矣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馨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不聽淫聲曰不出教言能以胎教洩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馨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意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太妣者武王之母禹后有嬖妣氏之女仁而明遵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妣思媚太姜太

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妣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內太妣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載太妣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大夫祭以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十子之中惟武王周公成聖要其安民以播烈光制禮以廣達孝而言之則盛德自然著矣若管蔡監殷而昧乃人才質不同有不可以少加重任者易曰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反思其受教之時未必至於斯也豈可以累太妣耶故君子謂太妣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

周室三母

太姜任姒

文武之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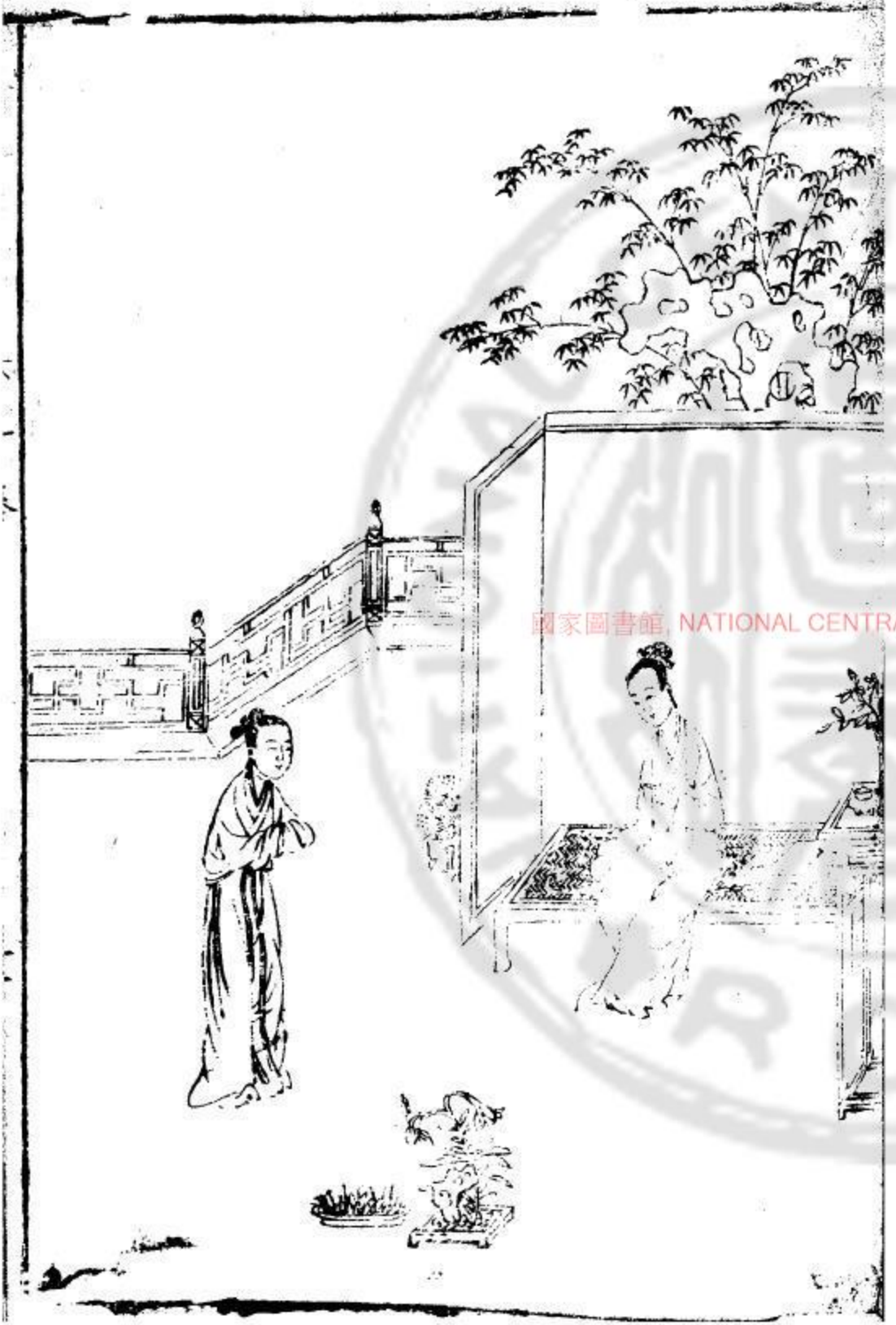
蓋由斯起

太姒最賢

號曰文母

三姑之德

亦甚大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亡，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子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犢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其忍之，夫安民，有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惡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率立敬妣之子，行為君，是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鱗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率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
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甘
後賴歸乃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
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
追之獻兆于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
獲鄭皇耳于大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
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頌曰

衛姑定姜 送婦作詩 恩愛慈惠 泣而望之
數諫獻公 得其罪尤 聰明遠識 麗于文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女傳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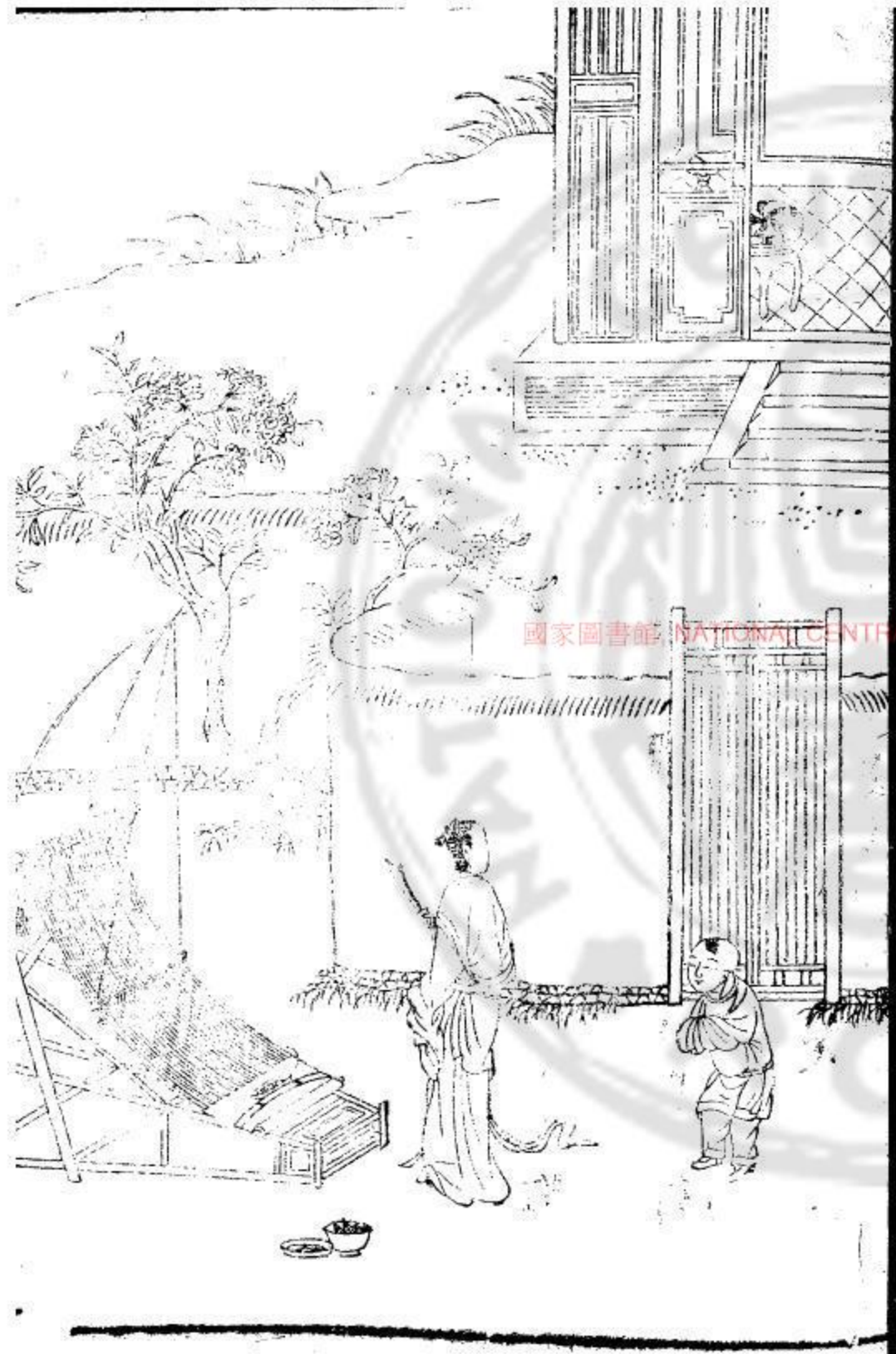
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淫泆治容。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備整衣。錦綉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頡，衣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潔以為人君之子弟。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



無子姆戴媯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
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猥
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傳焉 防女未然 稱列先祖 莫不尊榮
作詩明猶 使無辱先 莊姜姆妹 卒能備身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興之謂也。自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是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庸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斯後。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于脩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後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

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于是孟母召孟
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
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
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
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
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
敏異曰間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
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
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
違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

而母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
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
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
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
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
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養吾行乎吾禮君子
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頌曰

孟子之母 教化列分 處子擇藝 使從大倫
子學不進 斷機示焉 子遂成德 為當世宗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雖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
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
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
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
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
朝而結絲練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
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曰舉過者三
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
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



實彼二聖一賢者皆伯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
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
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後子之不益亦
以明矣文伯乃謝罪于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
與遊處者皆黃耆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
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于教化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
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
可不彊故幅可以為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
故畫可以為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為
相也相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相也相可以為大
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為開內之
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為內史服重任行遠道
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為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
可以為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
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上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
以歎為不能事主乎敬姜嘆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
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
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
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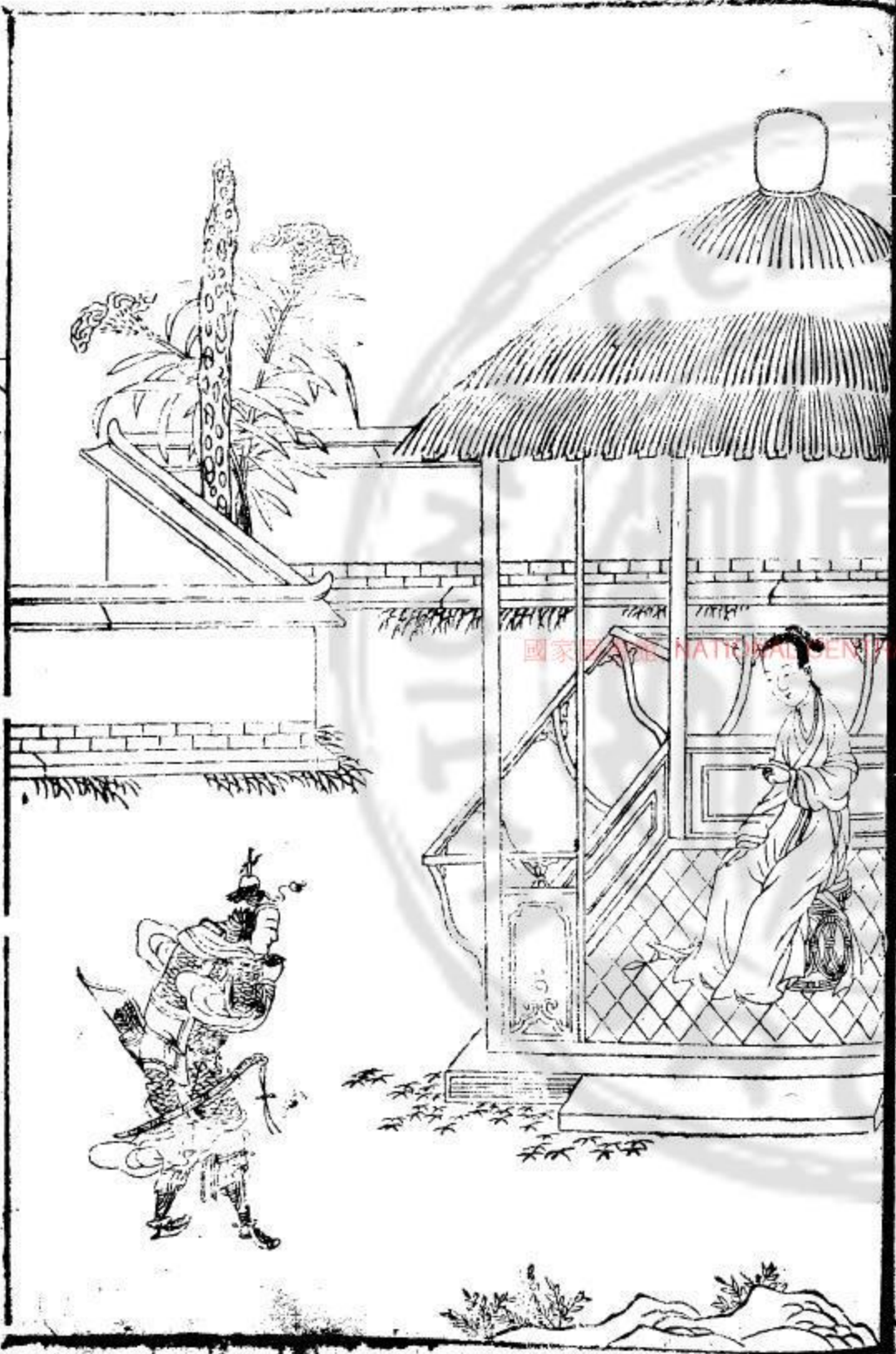
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羨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
日，與三公九卿組織施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
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
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
諸侯朝脩天子之業，令書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儆
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
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
書而講隸，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
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
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
服，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
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
舍力。令我寡也。爾又在下，佞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
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
廢先人。爾今也曰吾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
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
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
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為
客。羞鼈焉。為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

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
尸饗養上賓鼈于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
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為慎微詩曰我有
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止妾
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
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
色毋揮涕毋陷膚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
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
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
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又
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
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
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于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
聞命母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
民事于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
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
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
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
闔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
絳不畫飲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于男女之禮矣詩

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頌曰

文伯之母 號曰敬姜 通達知禮 德行光明
匡子過失 教以法理 仲尼賢焉 列為



楚子發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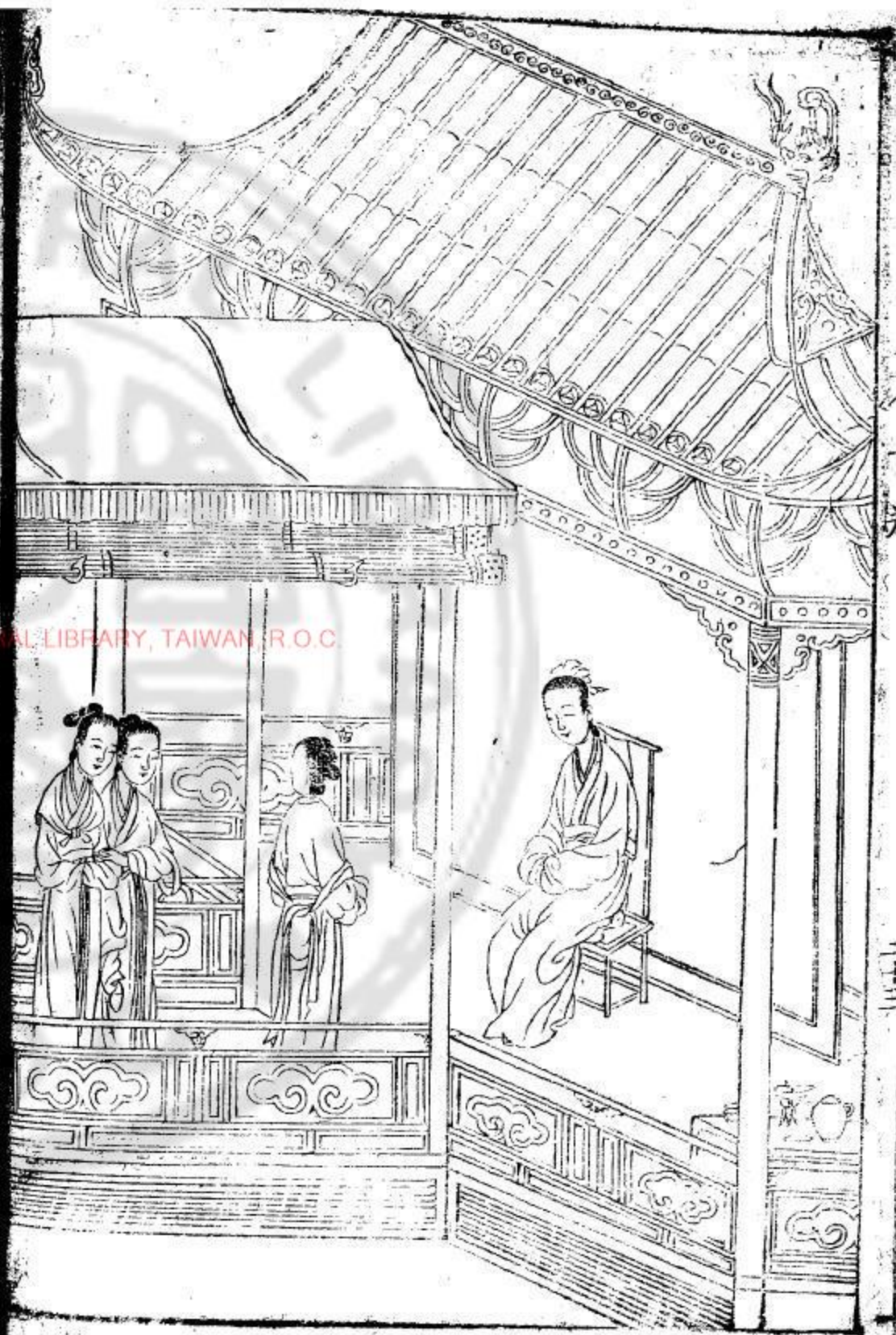
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歸
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
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
藜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
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主使
人往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羹，而士
卒戰自五也。異曰：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
和而食之，其不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并
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藜黍梁，何也？詩不云乎：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于死地
而自康樂于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
也，無入吾門。子發于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
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發之母，子驕秦，將軍芻梁，士卒菽粒，
青以無禮，不得人力，君子嘉焉，編于母德。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月休作者歲祀禮事畢
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
父母家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
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
之行必繫父母長繫于夫老繫于子今諸子許我歸
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
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于是使少子僕歸辦
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
上見而恠之使人問視其居處禮節甚備家事甚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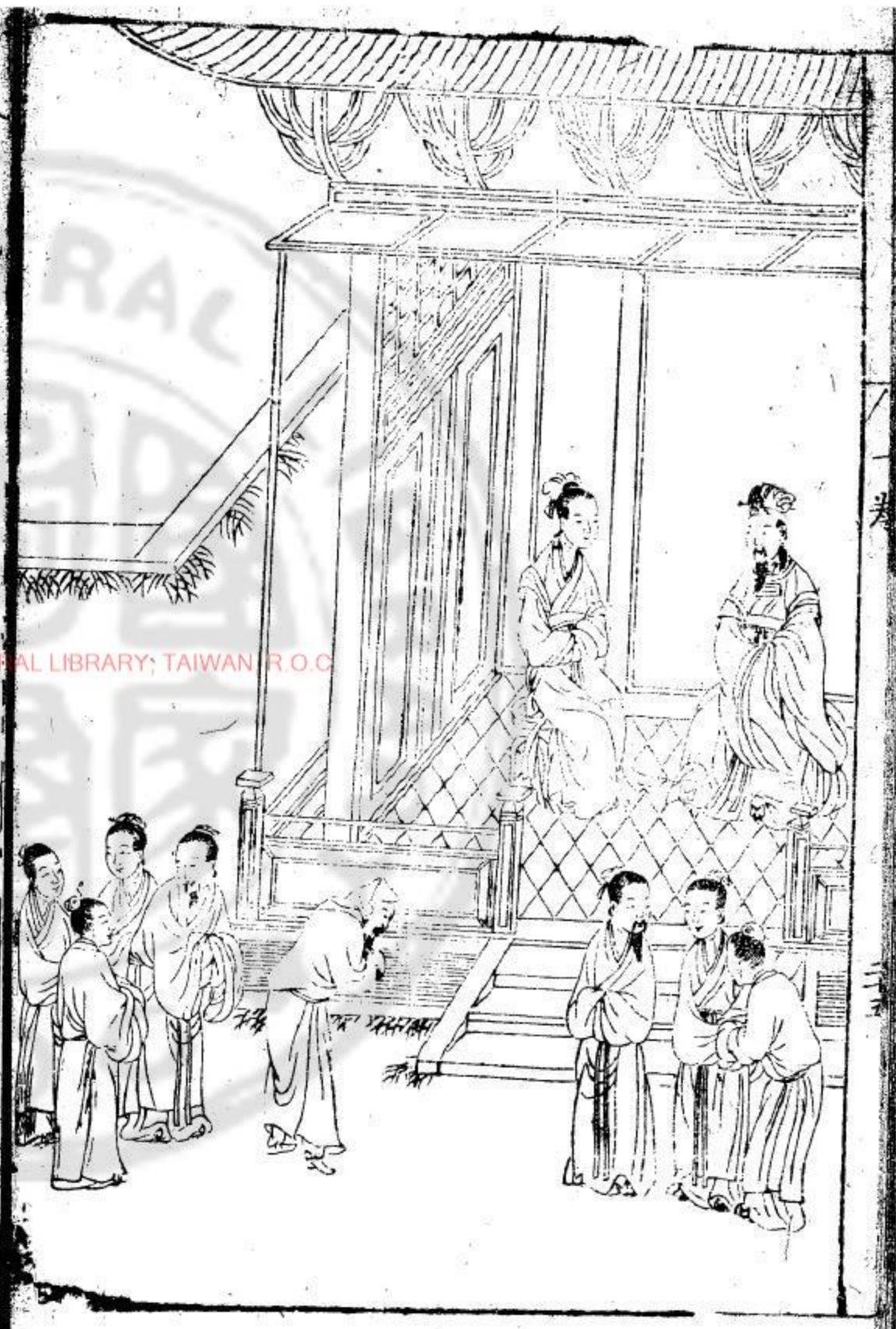
使者還以狀對，于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間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酹醪醉飽，人情所有也。妾反太早，不敢復反，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于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天母則降服一朞，無二天之慕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禴。」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頌曰

九子之母 誠知禮經 謁歸還返 不掩人情
德行既備 率崇其榮 魯君賢之 號以尊名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于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感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何如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于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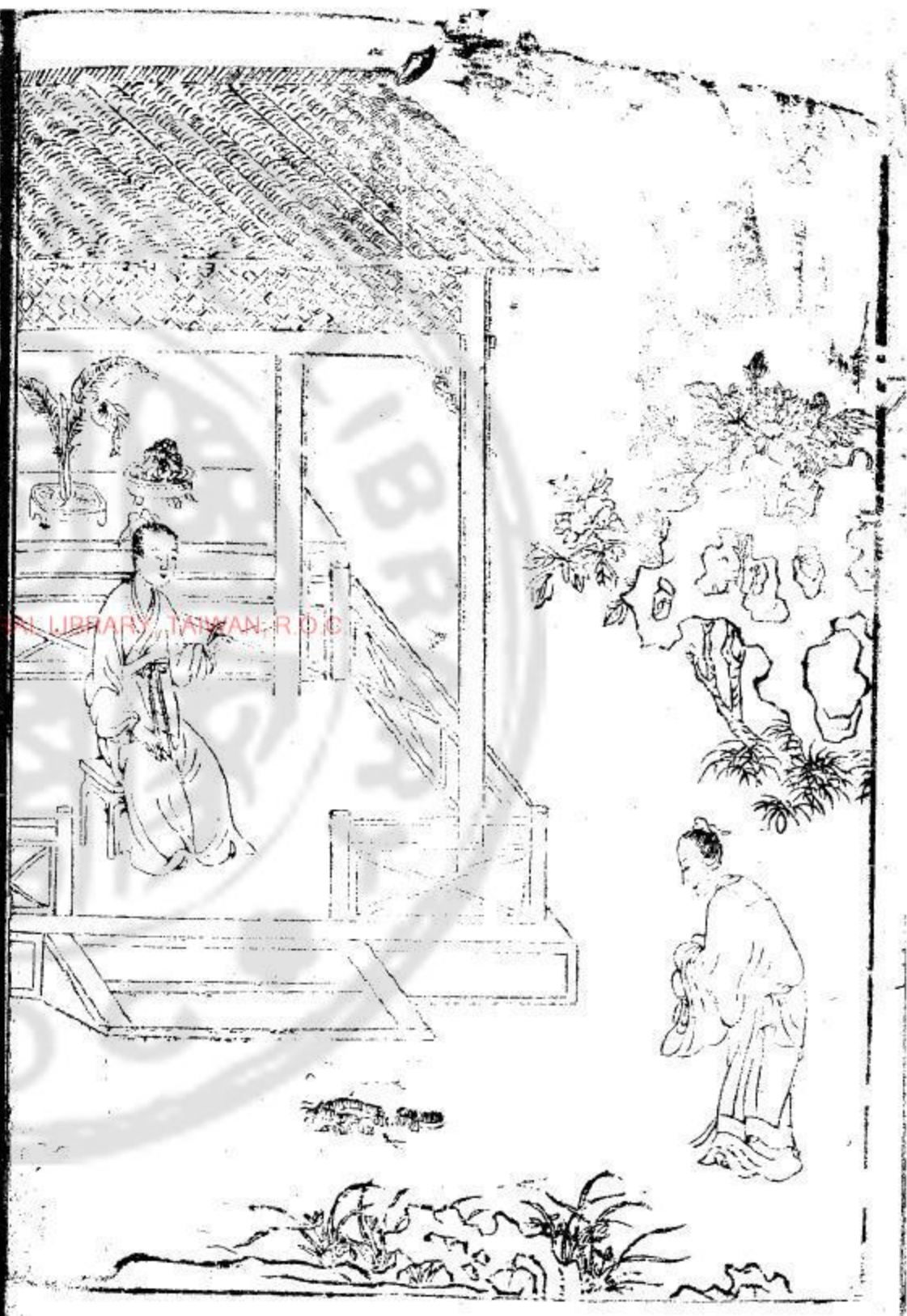
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
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說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
曰慈母如此可不赦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
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
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
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淋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
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享百君百心不可以
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

芒卯之妻 五子後母 慈惠仁義 扶養
雖不吾愛 奉養若親 慈母若斯 亦誠可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齊田稷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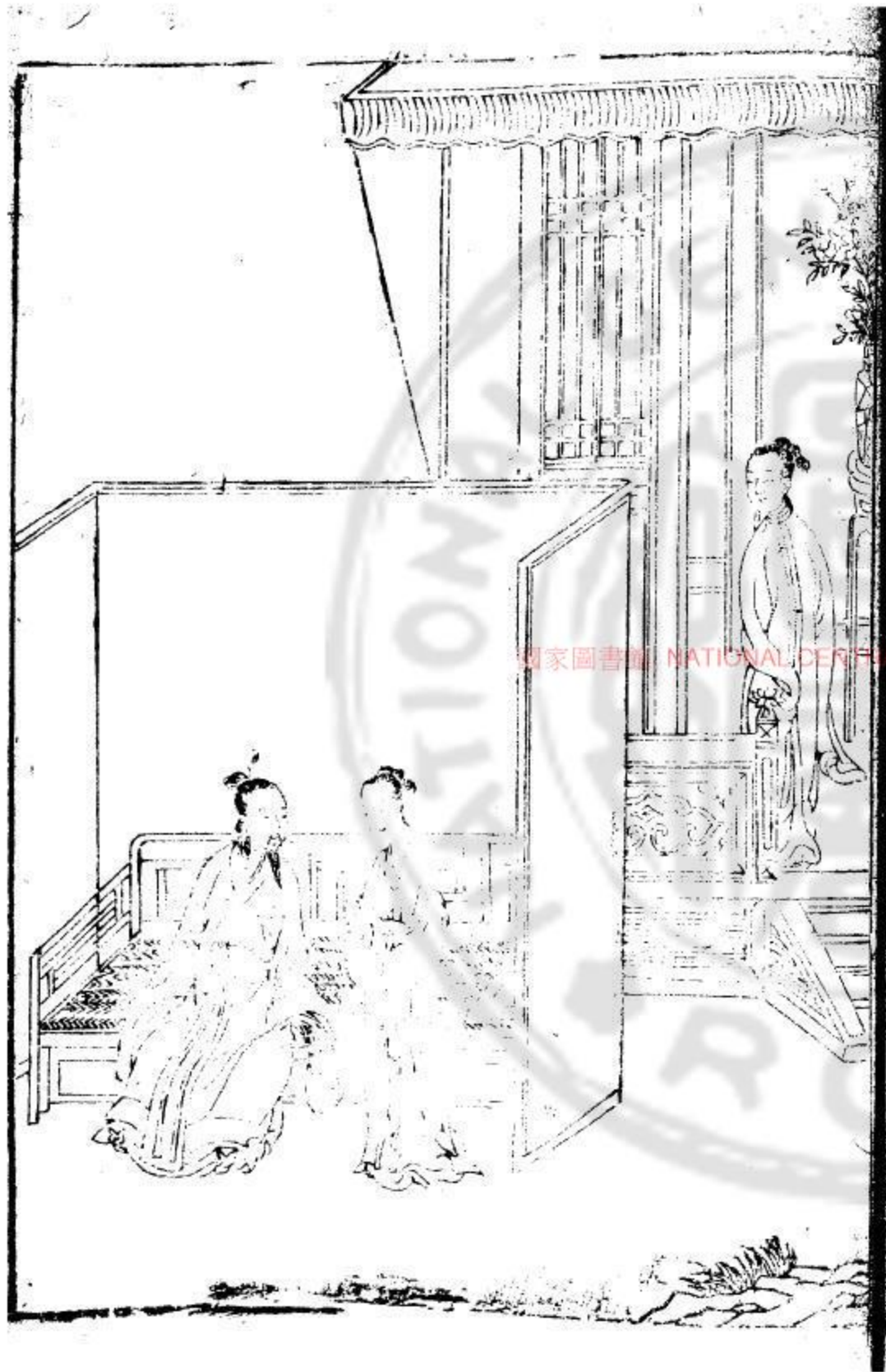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于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為苟得。下道實不行，詐偽非羨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一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

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為也。况於受金乎。

頌曰

田稷之母	廉潔正直	責子受金	以為不德
忠孝之事	盡材竭力	君子受祿	終不素食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二

賢明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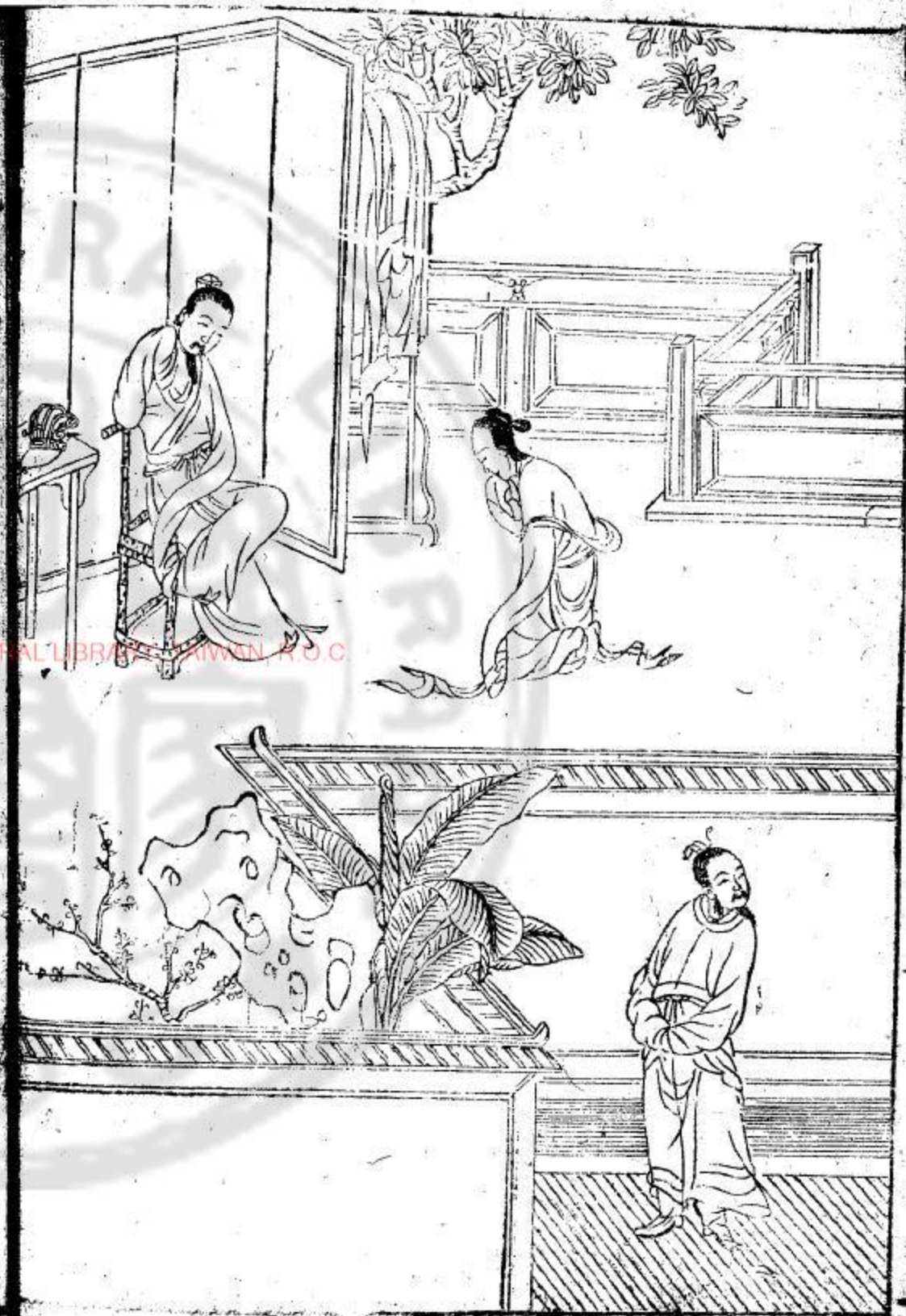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毋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夫人不德。寔自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不復入。事早朝。晏退。率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于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于君。以燭進。至于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縗服。然後進御于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相之。德音秩之。又曰。際之有河。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說。以德同。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緇白

嘉茲姜后 厥德孔賢 由禮動作 匡配周宣
 引過推讓 宣王悟焉 夙夜崇道 為中興君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伯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入閭衛姬望見桓公晚簪珥解環珮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邪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

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于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

齊桓衛姬

忠款誠信

公好淫樂

姬為修身

望色請罪

桓公加焉

厥使治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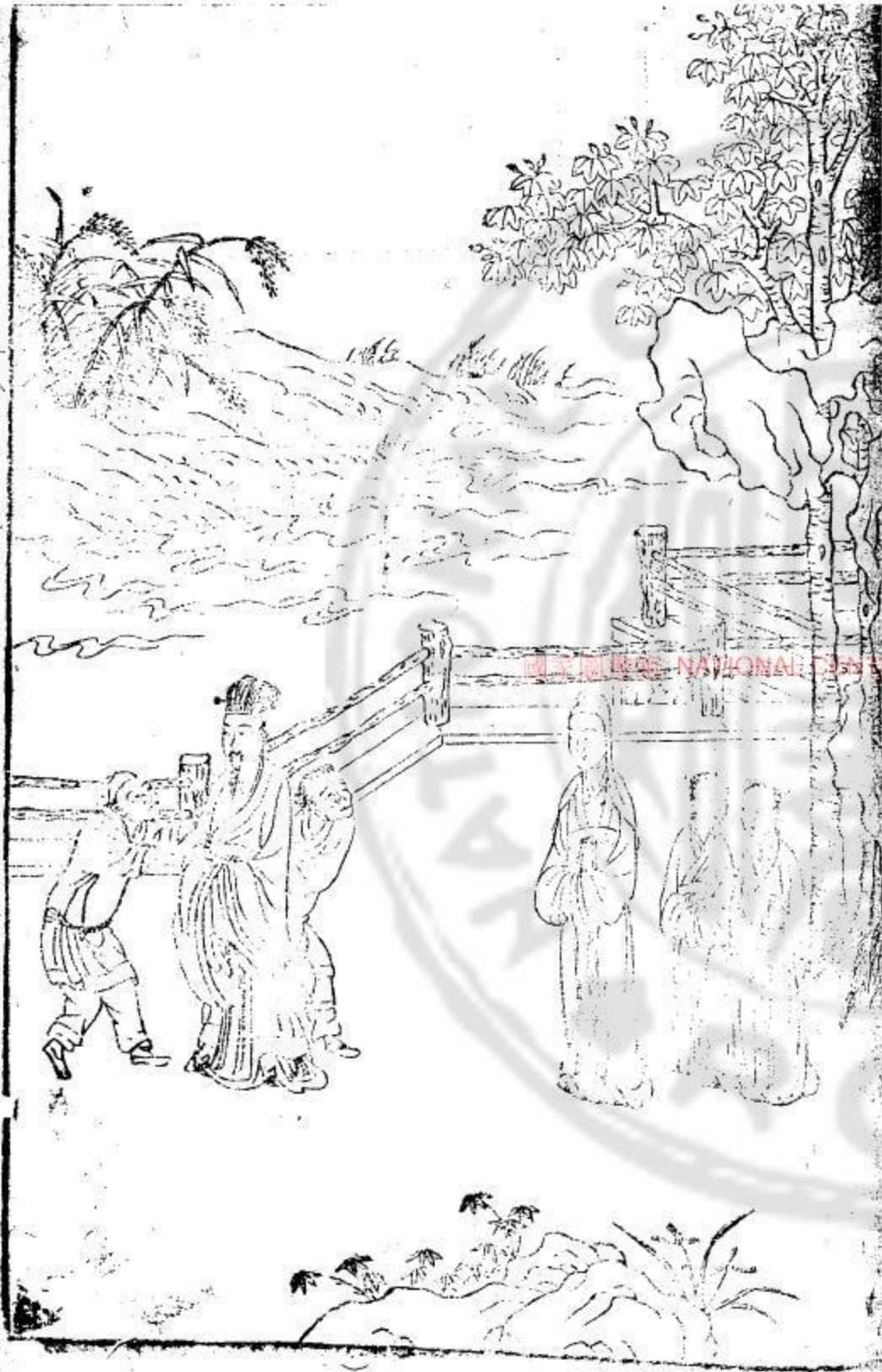
立為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薑妻在焉，妻告姜氏，姜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殺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二無成命，自子去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
齊姜曰：不可。周詩曰：『采芣苢，采芣苢，每懷靡及。』夙夜行，猶恐無及，况歆慄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邾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于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為文公，迎齊姜以為夫人，遂伯天下。為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于善。詩曰：『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白



齊姜公正 言行不怠 勸勉晉文 反國無疑
公子不聽 姜與犯謀 醉而載之 卒成伯其

秦穆公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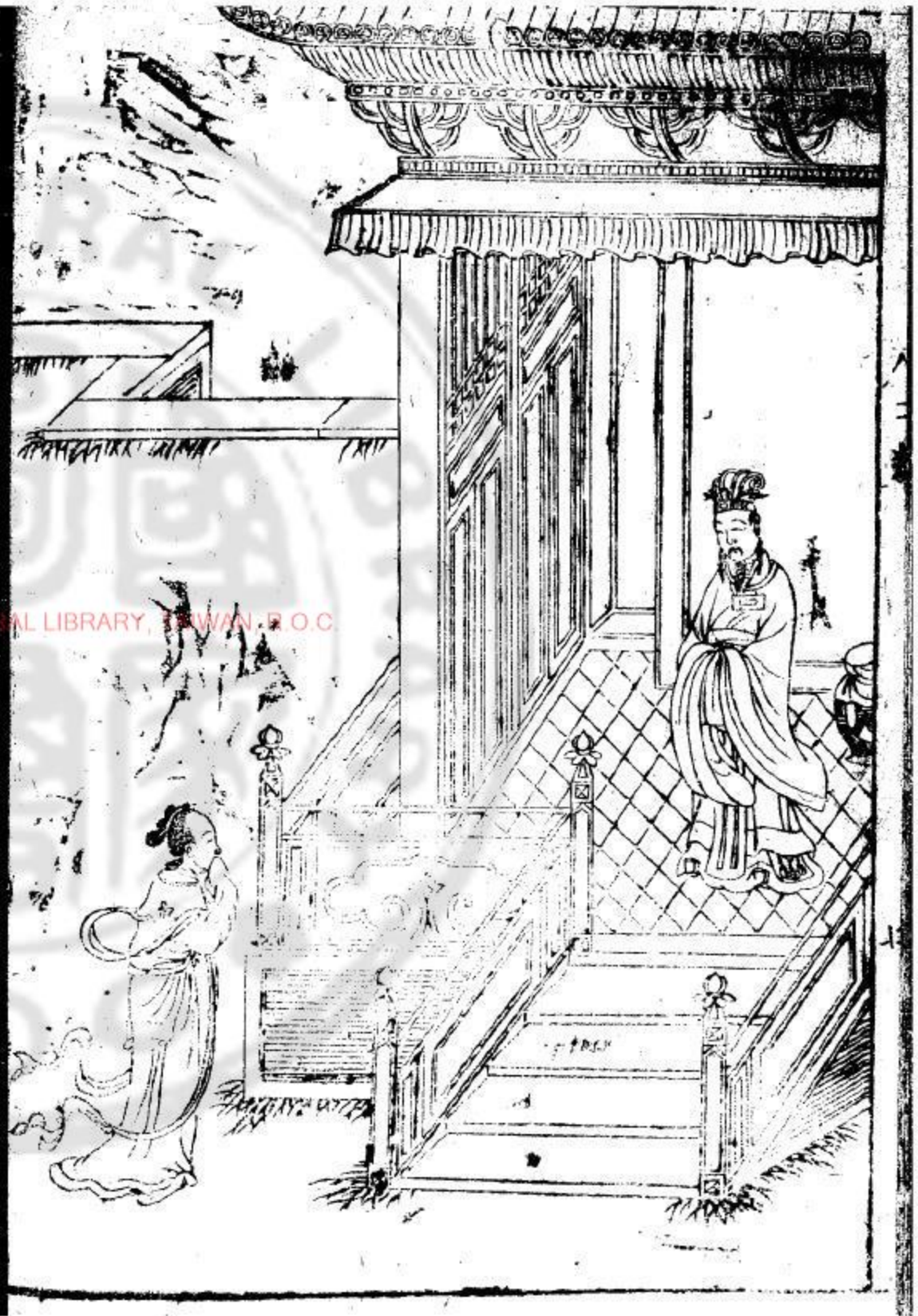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遂群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于秦秦與之秦飢請粟于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瑩公子弘與簡辭衰絰履新以迎其君穆公曰上天降火使而君罷以玉帛相見乃以與我婢子弟如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唯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瑩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

秦穆夫人 晉惠之姊 秦執晉君 夫人流涕
痛不能救 乃將赴死 穆公義之 遂釋其為

楚莊樊姬

楚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羅晏姬下殿迎曰：「何羅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俱，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賢人，進于王，今賢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



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夜，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者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

樊姬謙讓

靡有嫉妬

薦進美人

與已同處

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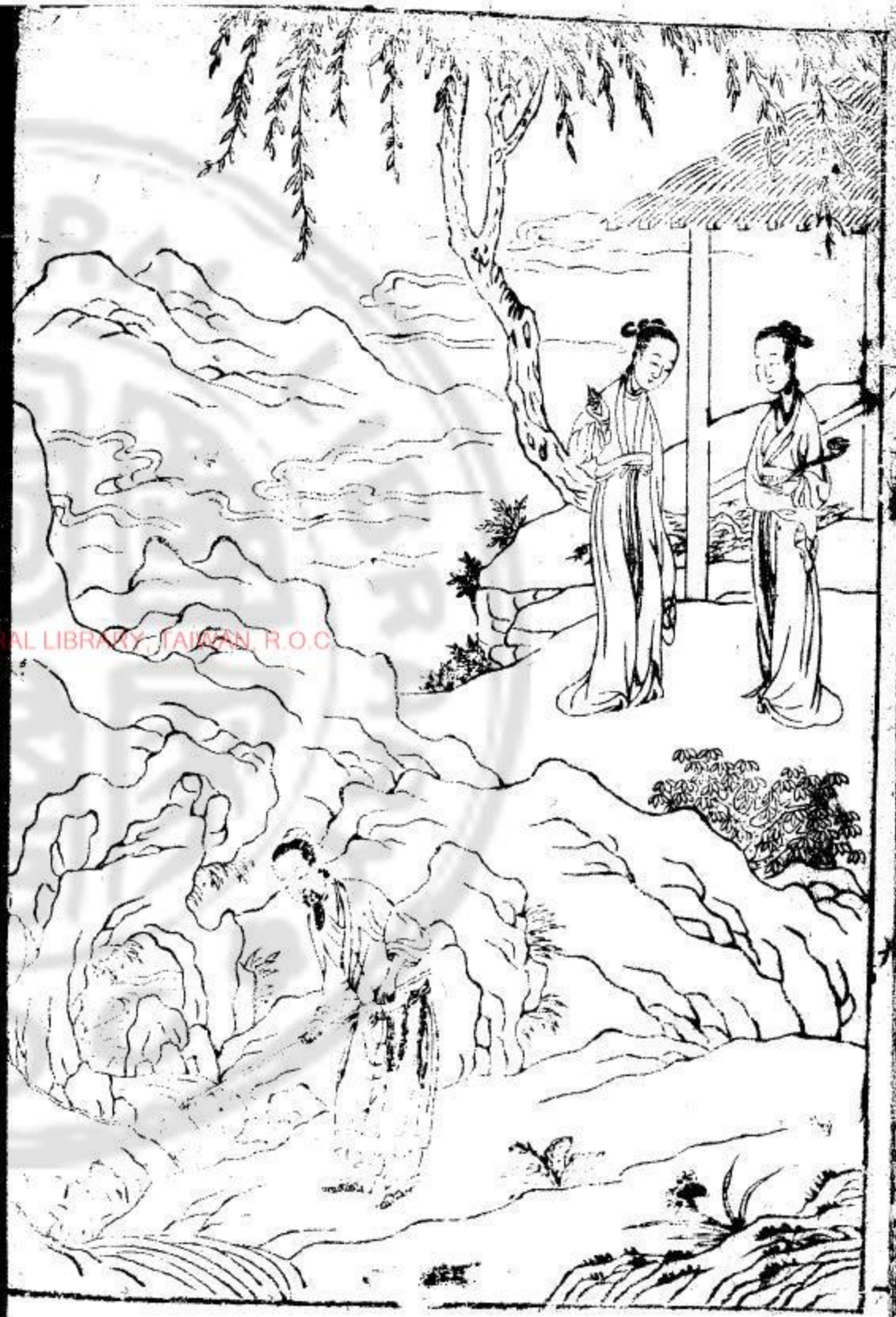
卷之九

楚之莊用焉

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南之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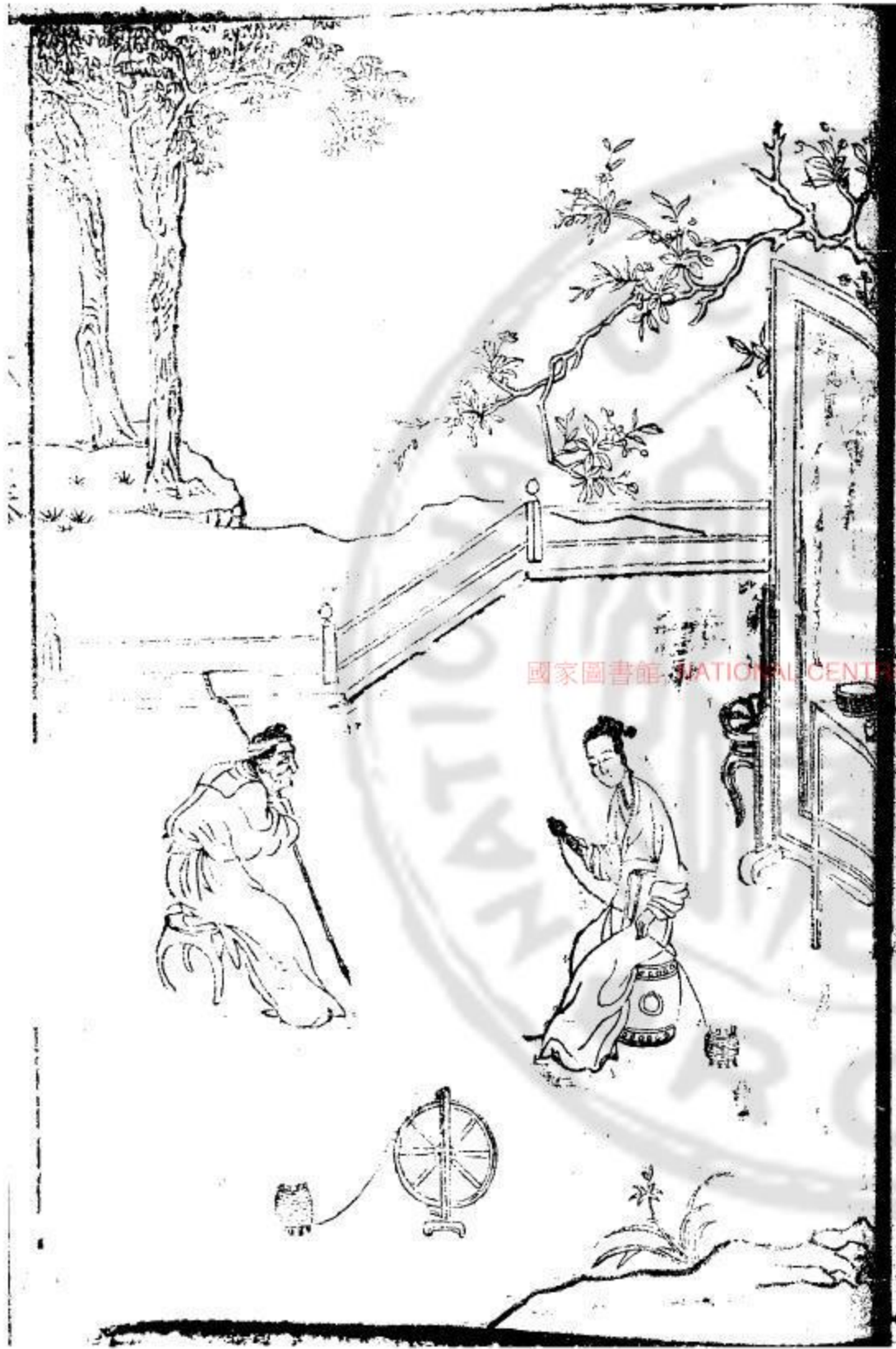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
過時不來妻恐其懈于王事蓋與其隣人陳素所與
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
舜耕于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
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
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
患害而已夫鳳皇不罹于蔚羅麒麟不入于陷穽蛟
龍不及于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于人乎生
于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羨然而仕者

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
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
而能匡夫也

頌曰

周大夫妻 夫出治土 維戒無怠 勉為父母
凡事遠周 為親之在 作詩魴魚 以勅君子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如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澌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方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姑正為首淫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如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

宋鮑女宗 好禮知理 夫有外妻 不為變已
稱引婦道 不聽其如 宋公賢之 表其閭里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為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隰季隗于公子。公以叔隰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羨好新，而媢故，無恩與人。勤于隘，死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妻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與人同寒暑，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况于安新忘舊乎？」又



曰、讎爾新婦、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
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
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盾
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
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
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君子
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
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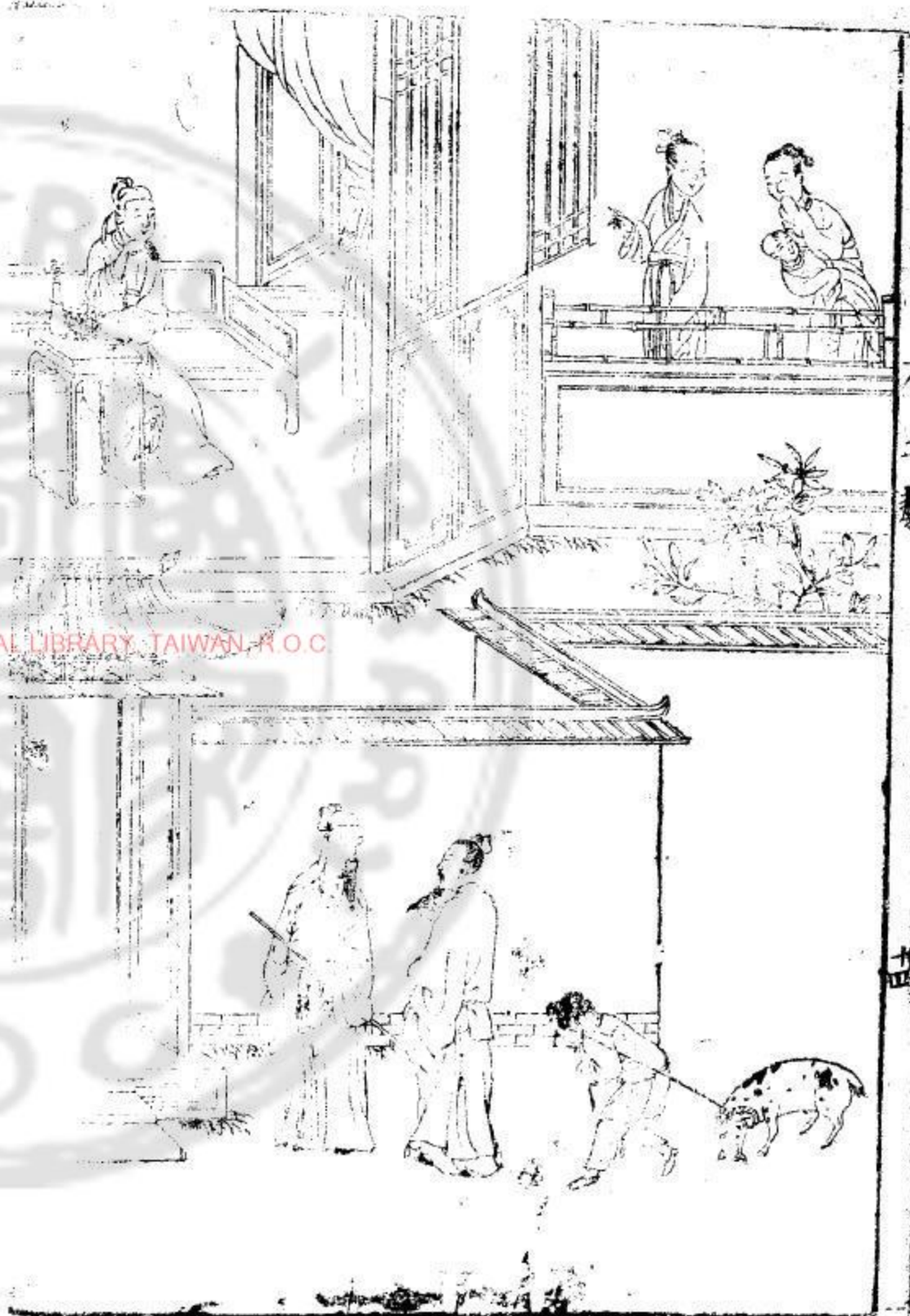
趙衰姬氏 制行分明 身雖尊貴 不始偏居

躬事叔隗 子盾為嗣 君子美之 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堯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于子孫，名傳于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歲而遠害，犬羸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



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暮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答子妻能以義場利。雖遠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答子治陶 家富三倍 妻諫不聽 知其不改
 獨泣姑怒 送厥母家 答子逢禍 後歸養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下惠妻

魯文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
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
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
也柳下惠曰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以乎且彼為
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污我油：然與之處仕于
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
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
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
不強察兮崇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紆不廢兮

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
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也
門人從之以為誄真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
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一真知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

下惠之妻 賢明有文 柳下既死 門人必存
將誄下惠 妻為之辭 陳列其行 莫能易之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吊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牀下，枕整席，纛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謚為

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
 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
 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
 卑位不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
 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
 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泚姬
 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黔婁既死 妻獨主喪 曾子弔焉 布衣褐裳
 安賤甘淡 不求豐美 尸不掩蔽 猶謚曰康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竄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各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于羨而賤不虛驕以貴于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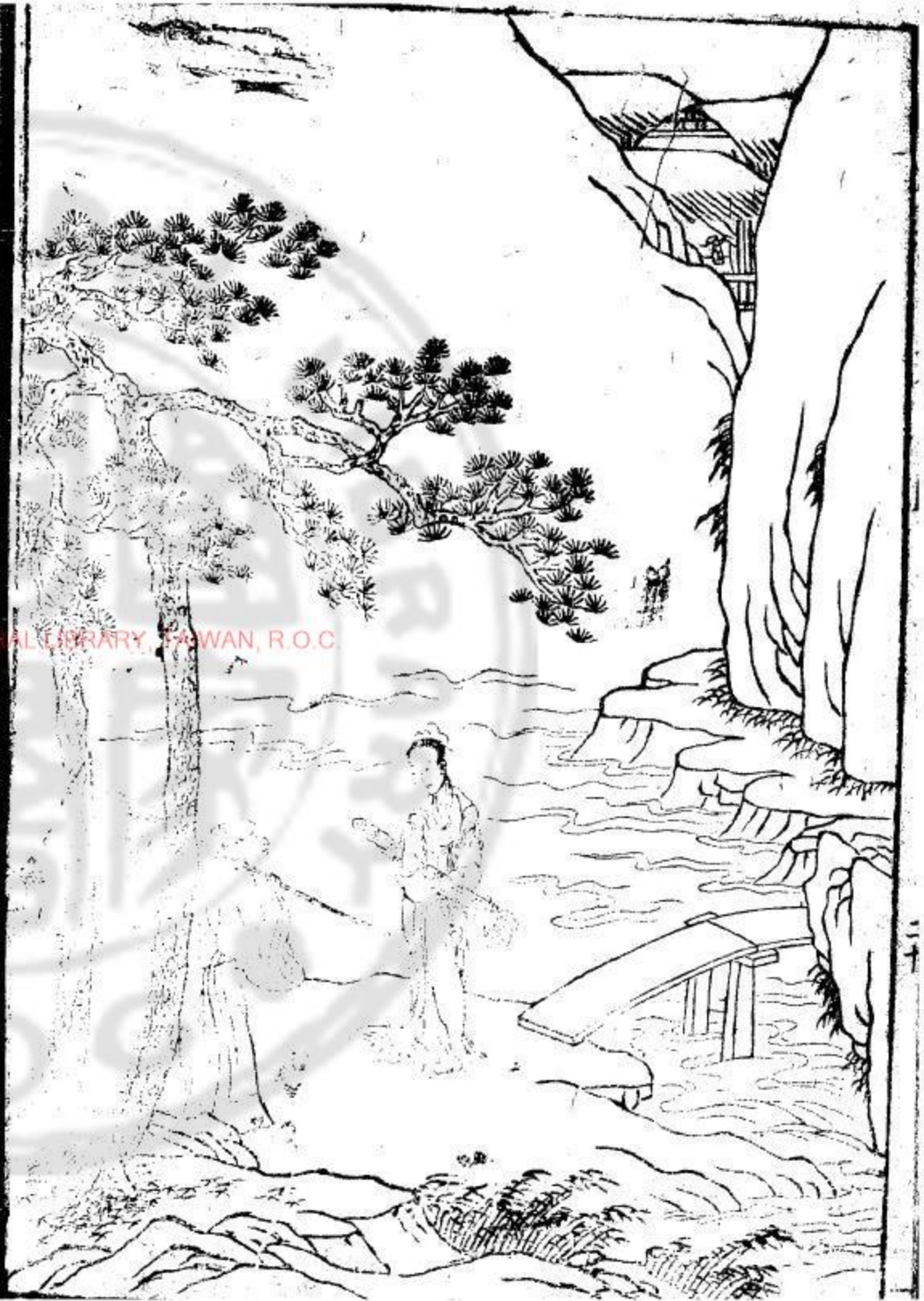
通常若不足晏子恠而問其故且以實對于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為其善也

頌曰

齊相御妻 匡夫以道 明言驕恭 恂恂自效
夫改易行 學問靡已 晏子升之 列于君子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以先生以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



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
 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
 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甌妻戴絰器變名易姓而遠徙
 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為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
 而不急于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罝椽之
 不可言不急于道也

頌曰

接輿之妻 亦安貧賤 雖欲進仕 見時暴亂
 楚聘接輿 妻請避館 戴絰易姓 終不遭難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墻蓬室，木牀著席，衣緼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何？」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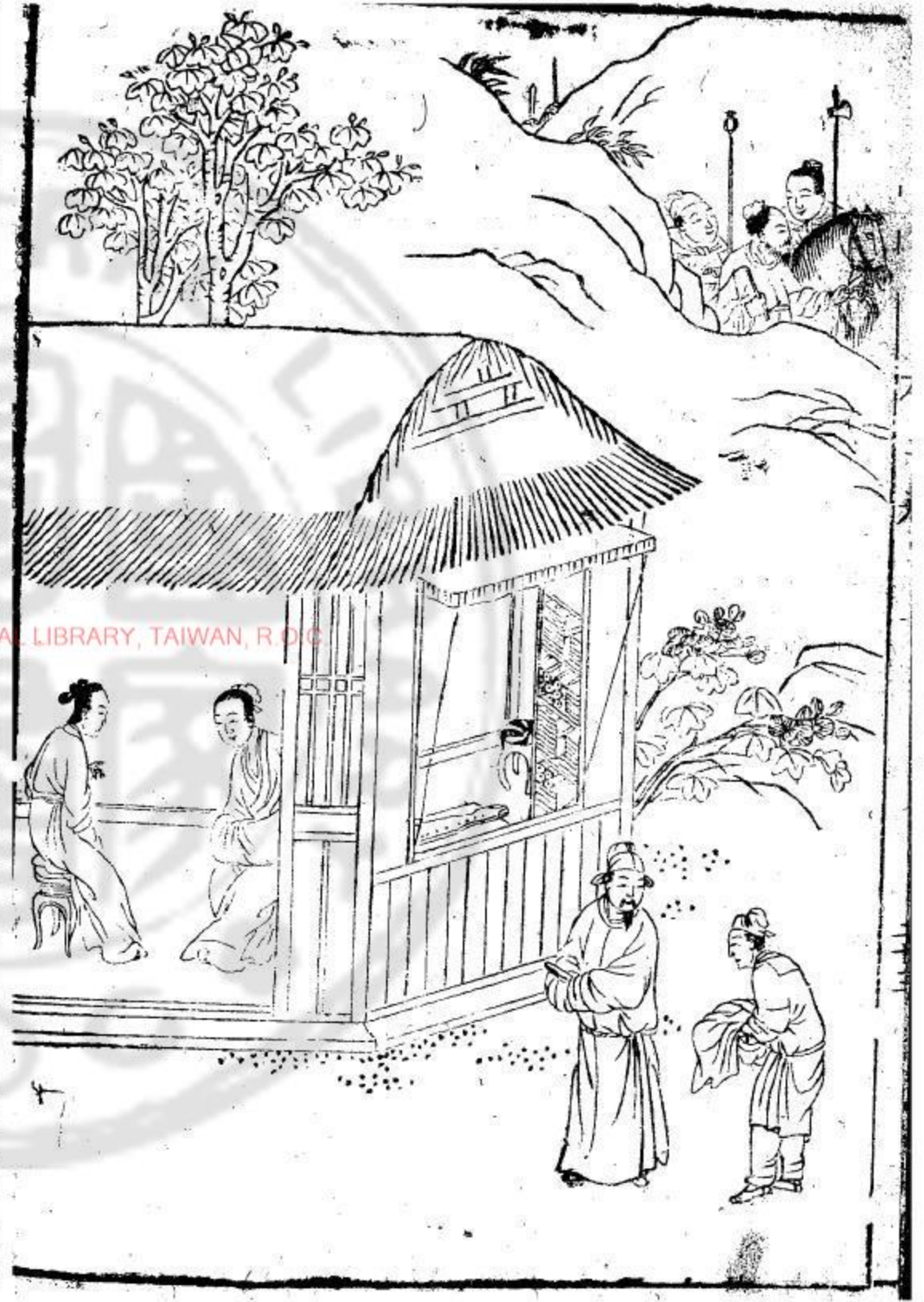
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能免於患矣，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為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季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頌曰

老萊與妻 逃世山陽 蓬蒿為室 莞葭為蓋
楚王聘之 老萊將行 妻曰世亂 乃遂逃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於陵子終曰：「僕有其妻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樂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為

楚於陵妻



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為有德行詩云惜：良人秩
秩德音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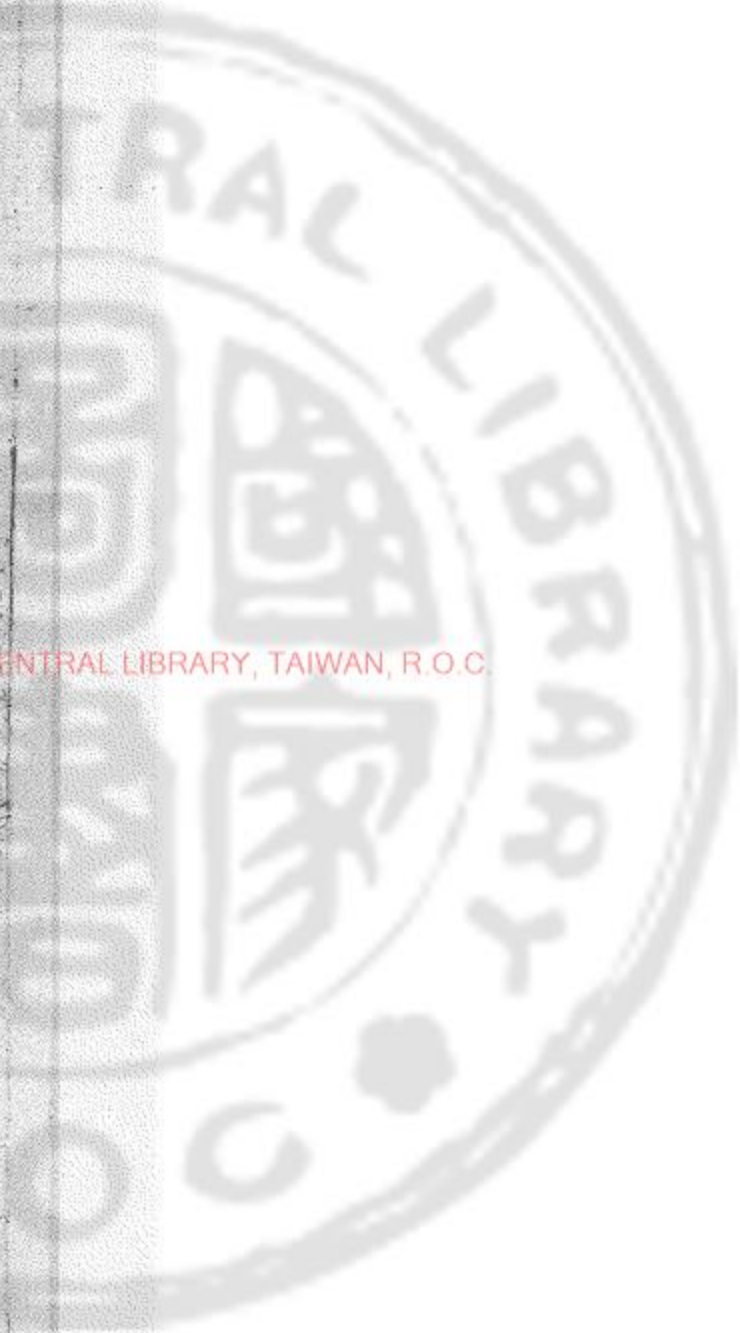
頌曰

於陵處楚 王使聘焉 入與妻謀 懼世亂煩
進往遇害 不若身安 左琴右書 為人灌園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一終



NTL 91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三

仁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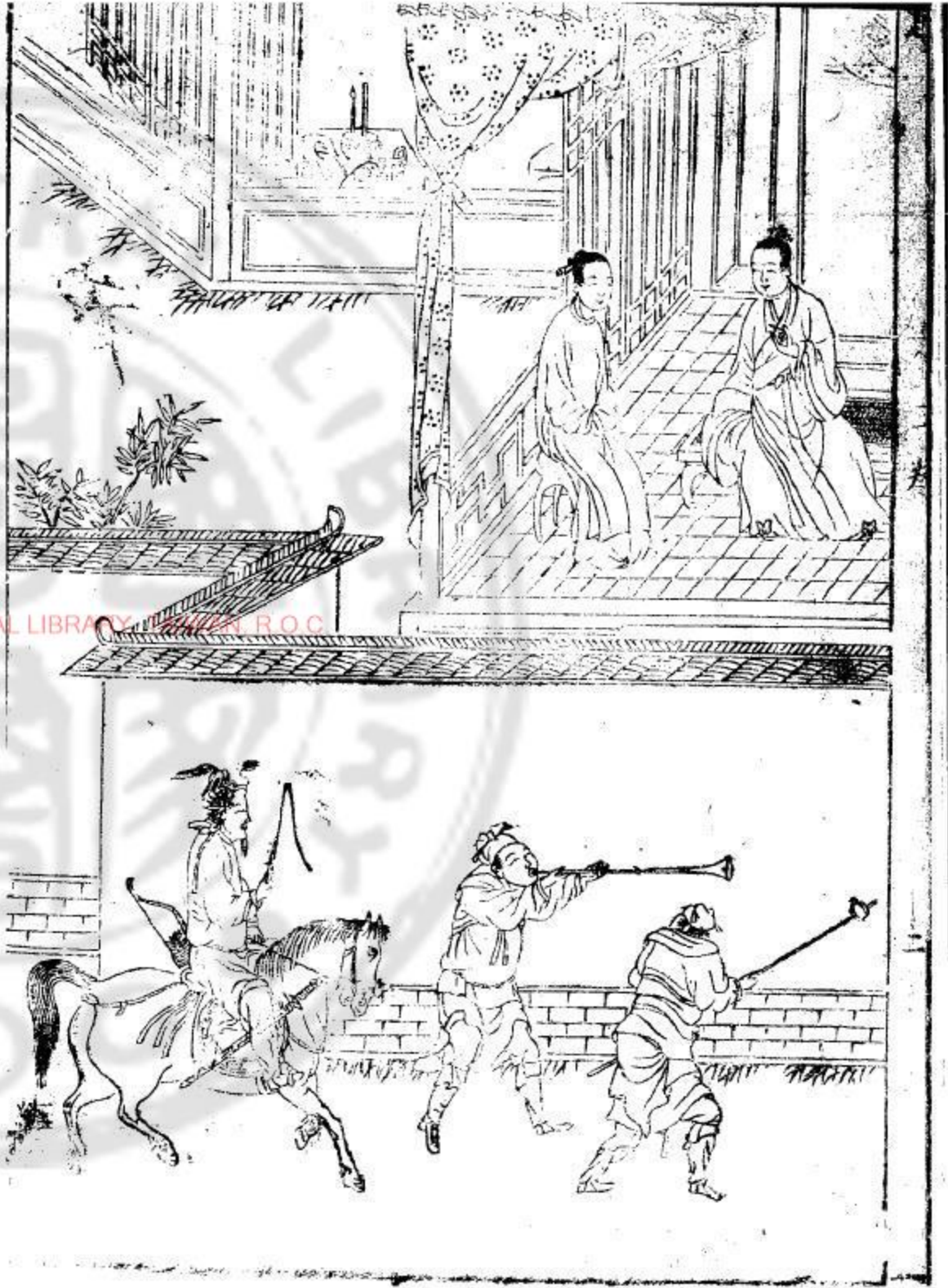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于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繁。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繁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尔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也。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

密康之母，先識盛衰。非刺康公，受繁不歸。公行下衆，物滿則損。俾獻不聽，密果滅殞。

國家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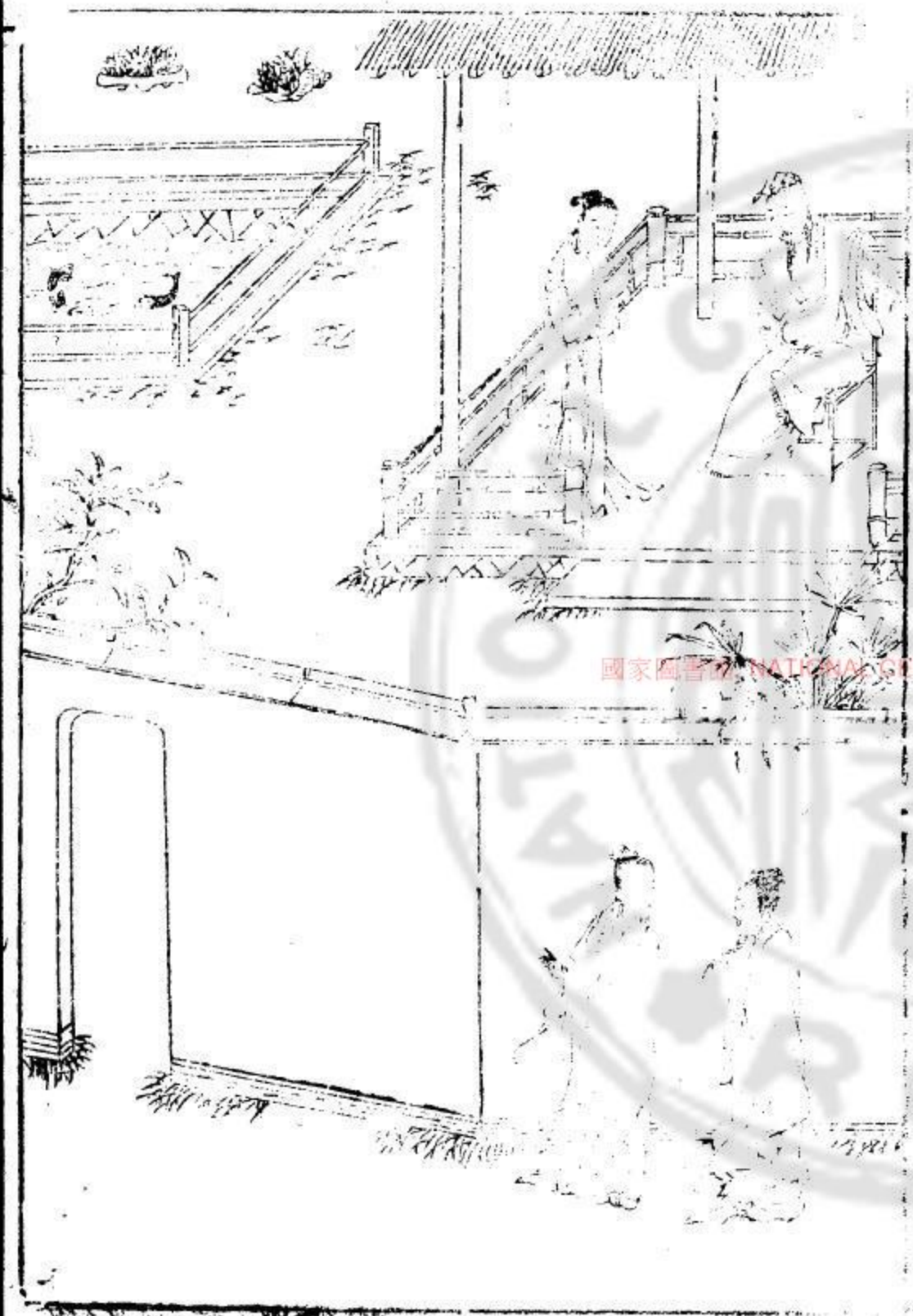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
 莫敖與群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
 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後，將自用
 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
 追之，不及。莫敖令于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
 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帥囚
 于治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

為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
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
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
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
徒毋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
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

楚武鄭曼 見事所興 謂瑕軍敗 知王將薨
識彼天道 盛而必衰 終如其言 君子揚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莊之，齊亦定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芑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于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此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告衛侯，侯因乘車而作詩云：載馳載馳，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營。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

衛女未嫁 謀許與齊 女諷母曰 齊大可憐
衛君不聽 後果遁逃 許不能救 女作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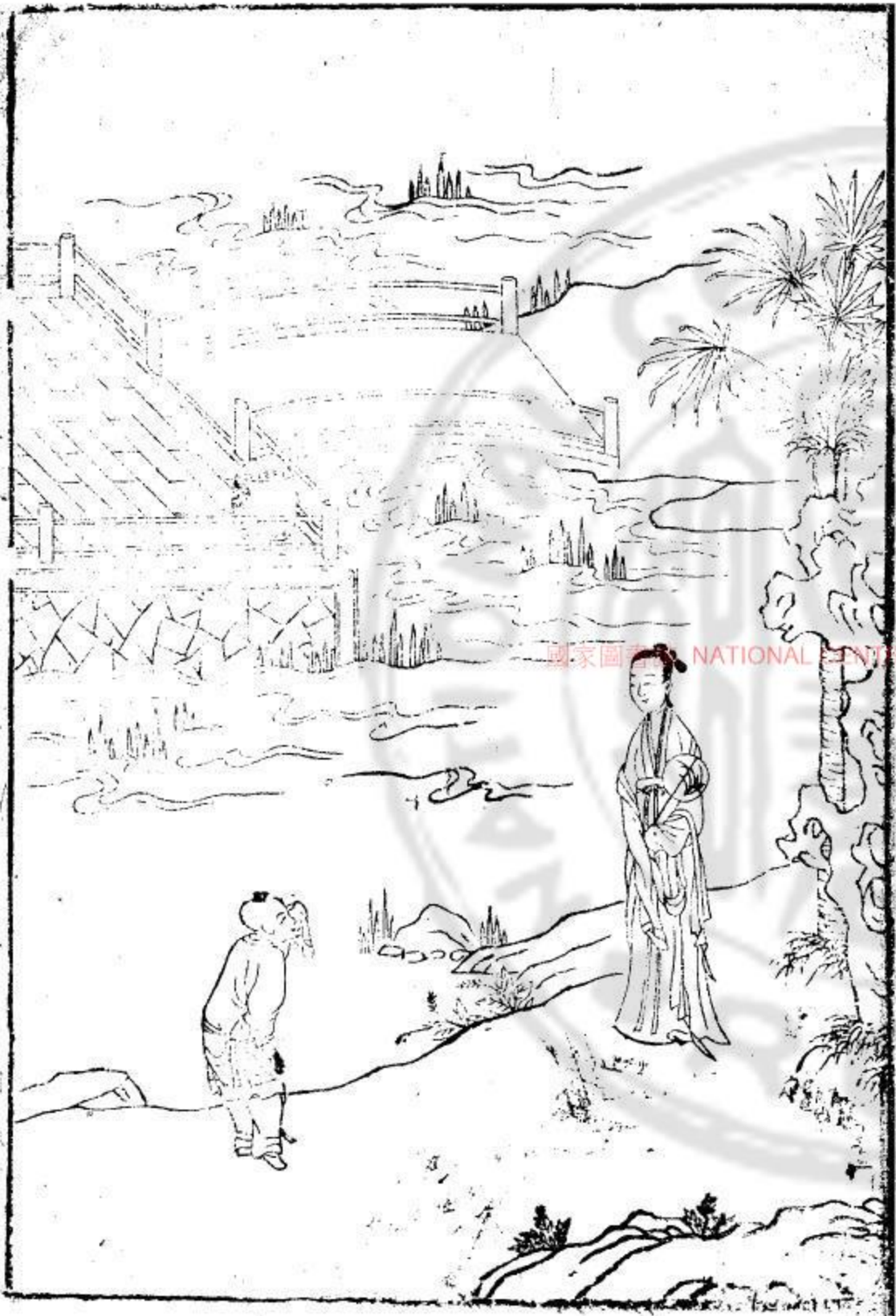
曹傅氏妻

曹大夫僂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帷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于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令。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伯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

濱加歸其上、公子受飧、反辭、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
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幼而赴其
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

僖氏之妻 廉智孔白 見晉公子 知其興祚
使夫饋食 且以自託 文伐曹國 幸獨見釋



孫叔敖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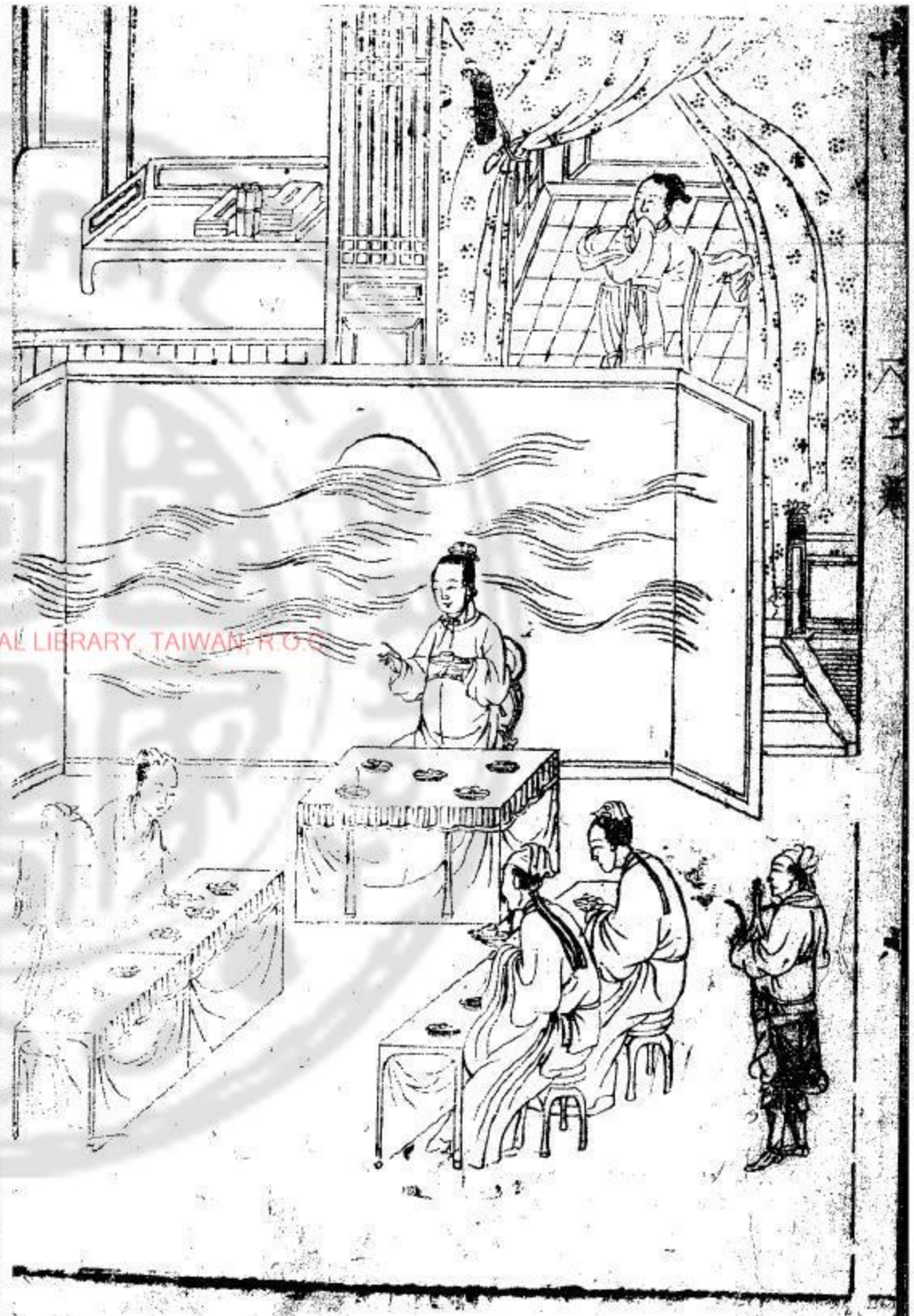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于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說也。』

頌曰

叔敖之母，深知天意。叔敖見蛇，兩頭噴血，殺而埋之。泣恐不為。母曰：陰德不死，必壽。

晉伯宗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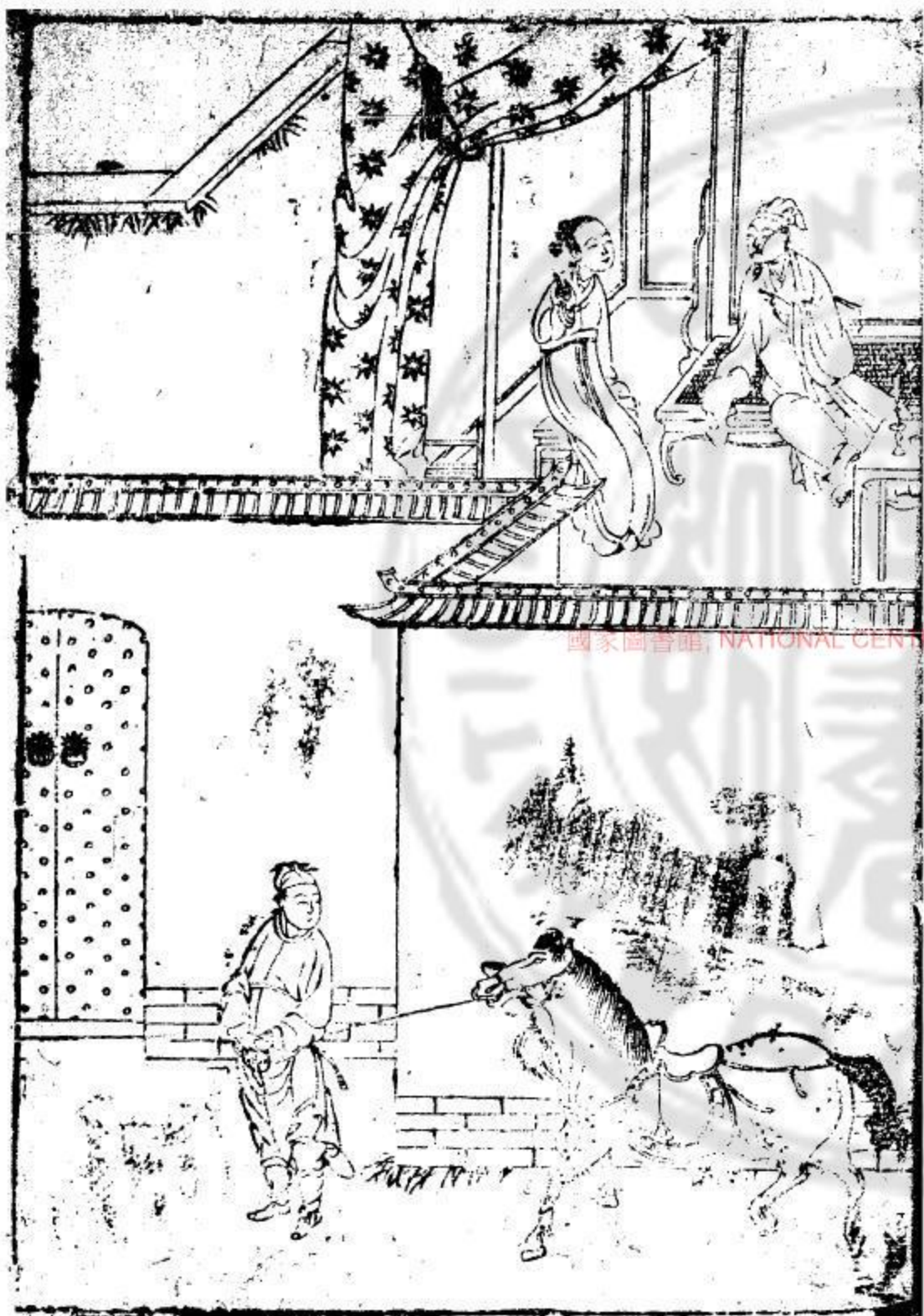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謀，爾試聽之。」其妻曰：「諾。」于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慕子若也，然而民之



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
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
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稟不忌之難
卻害伯宗諧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
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煬煬不可救藥
此之謂也

頌曰

伯宗凌人 妻知且亡 數諫伯宗 厚許畢羊
屬以州犁 以免咎殃 伯宗遇禍 州犁奔荆



衛靈公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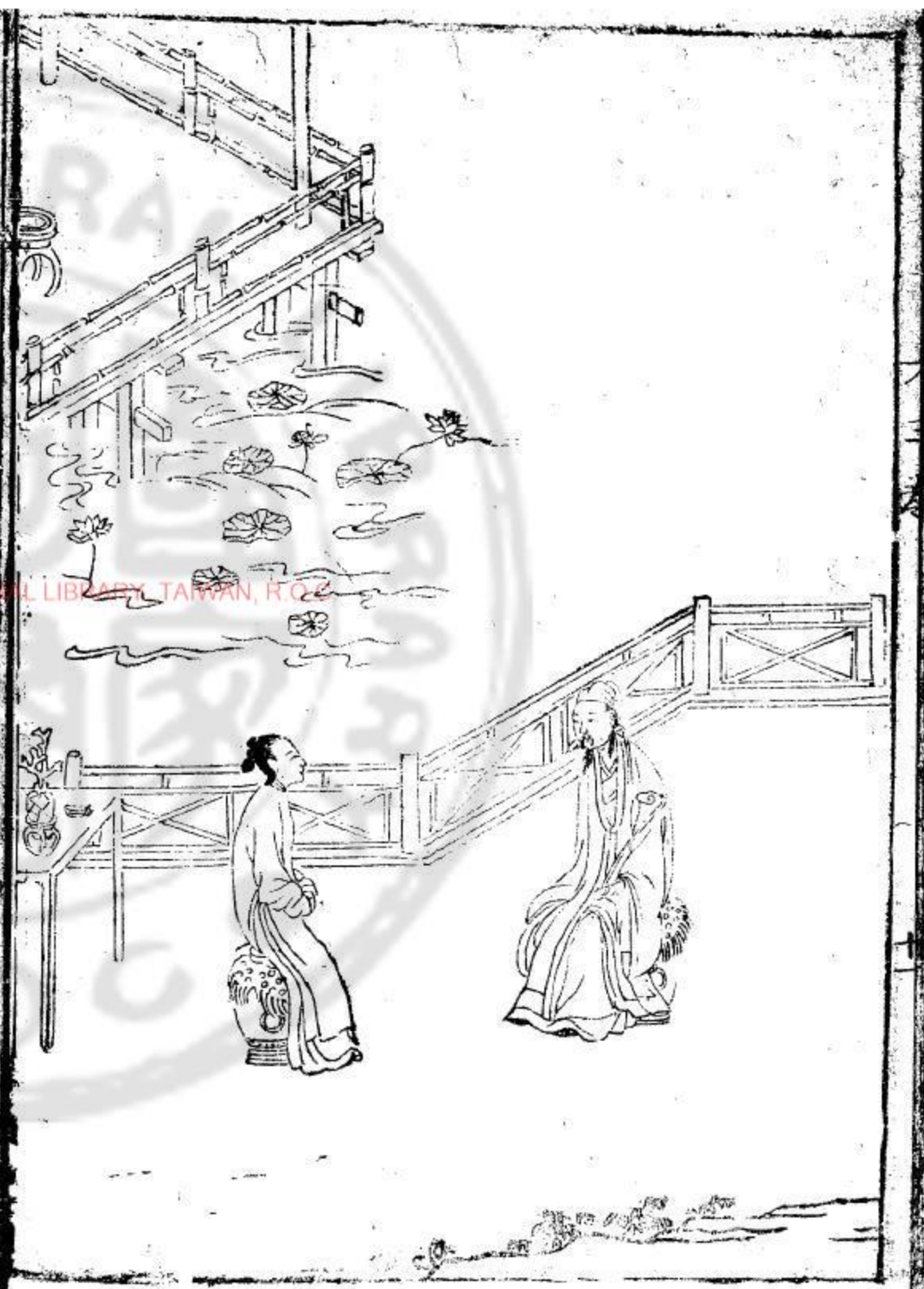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韉至，關而止。過關，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蘧伯玉，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于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

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韉至，中止關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于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嬖于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庶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欲迎牙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



予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

齊靈仲子 仁智顯明 靈公立牙 廢姬子光
仲子強諫 棄嫡不祥 公既不聽 果有禍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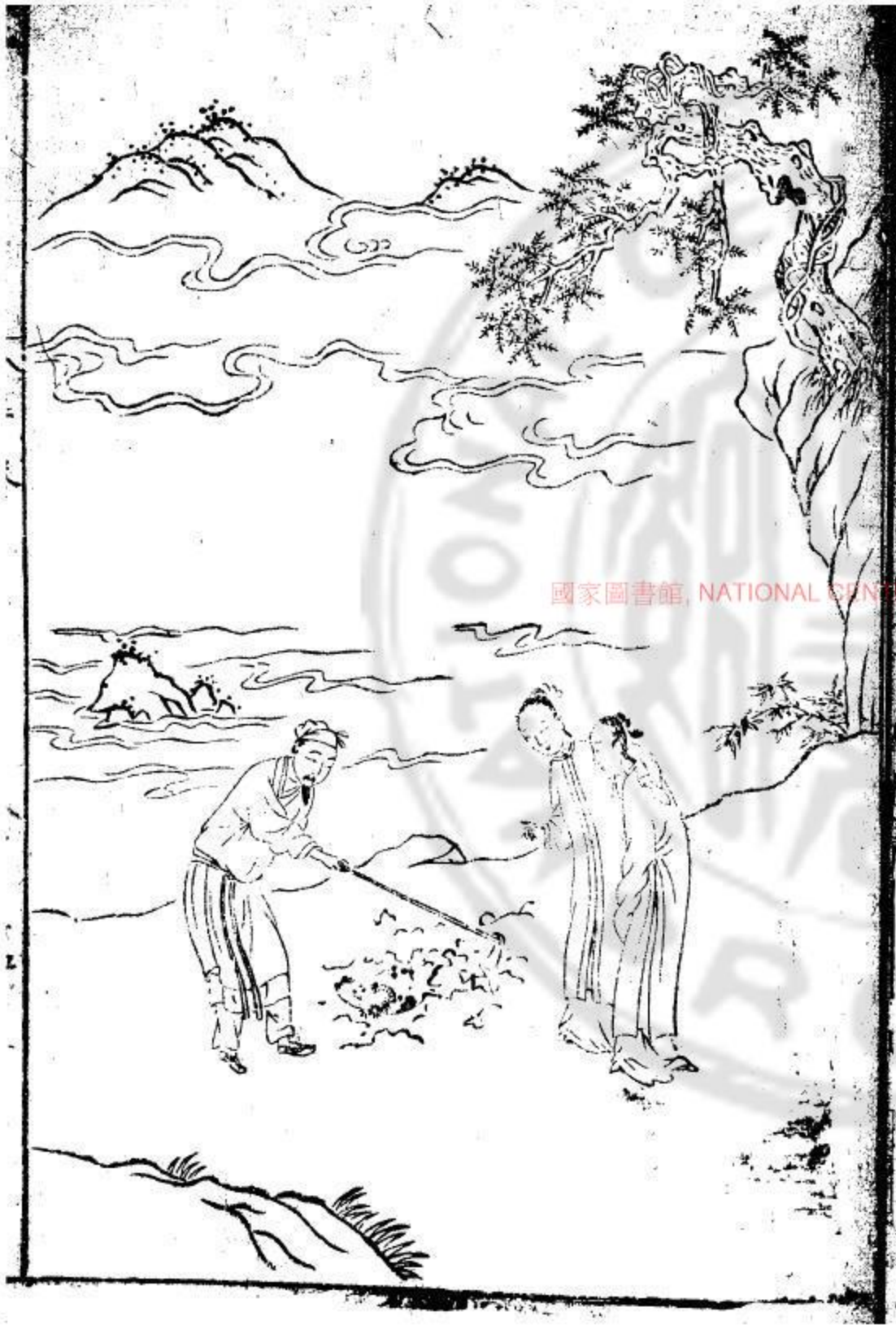
魯滅孫母

滅孫母者魯大夫滅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為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于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璧璧隣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于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圍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于是文仲託于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覓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令甚思之滅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謀之莫能知之人有言滅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于是召而語之曰吾使滅子之齊今特書來云爾何也滅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鬥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令甚思之者言思妻也滅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鐸者所以治水也是有木治保于獄矣冠纓不足帶有

魯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
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于境上。齊方遣兵將以
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
母識高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

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善、使援所危、
既厚三家、果拘于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勝。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于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于三室之邑，是于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勝與鮒烹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勝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于。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逐羊。羊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葬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為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曰不顯，其于五觀。此之謂也。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巫臣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匹，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而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

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忿戾毋期。貪婪無厭，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而非德象，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揚。食我，食我，號曰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如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為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論昏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食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鵠眉而牛腹，豁聲可盈，是不可饗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為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于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奔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葬子于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知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

叔向之母 察于情性 知人之生 以窮其命
叔魚食我 皆貪不正 必以貨死 果卒分爭

晉范氏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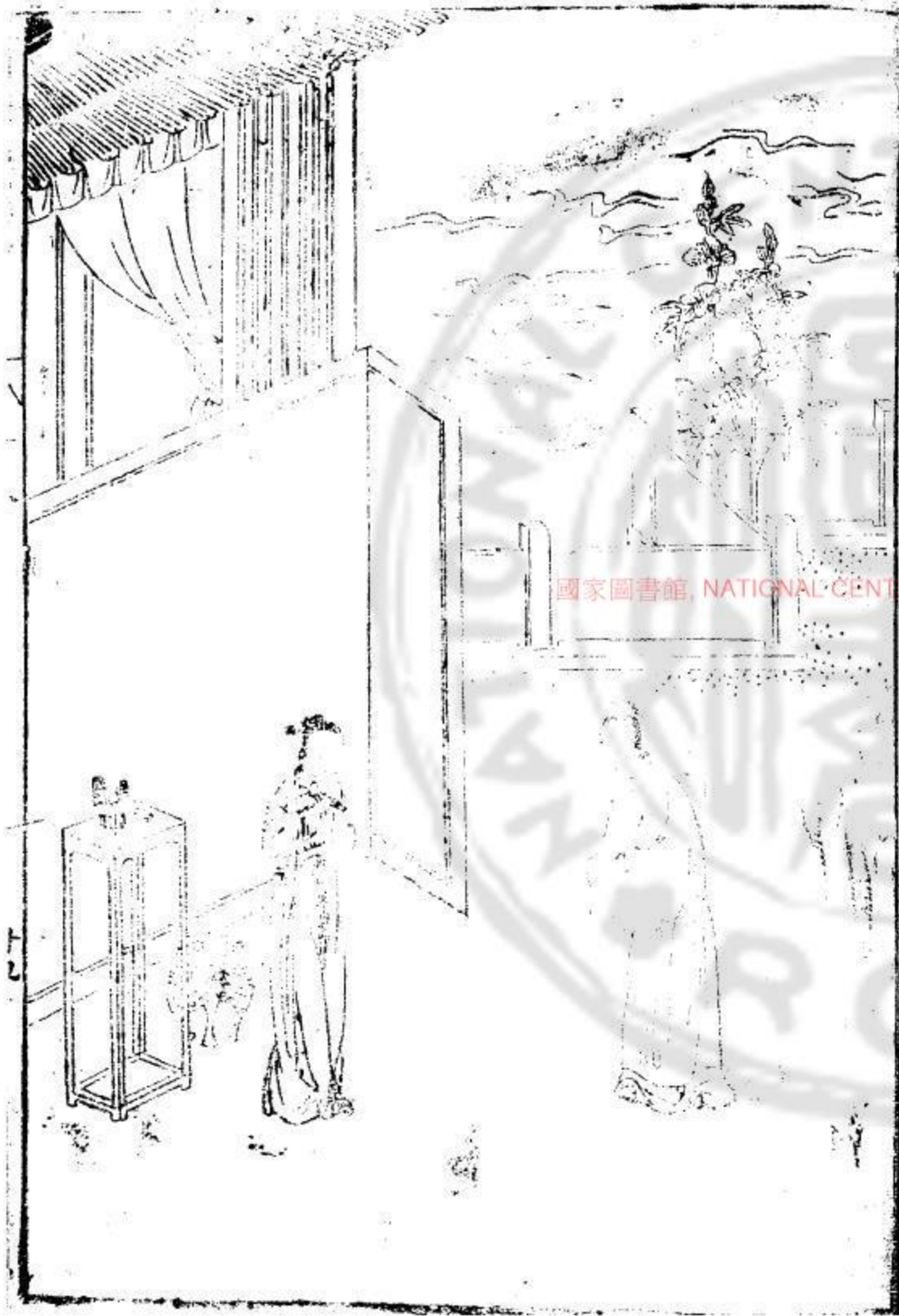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于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吾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諒今伐椽于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閑園，示之株，夫山遠而園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于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



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知難本詩曰無忘
皇祖武救爾後此之謂也

頌曰

范氏之母 貴德尚信 小子三悅 以詐與民
知其必滅 鮮能有仁 後果逢禍 一身死國今



魯公乘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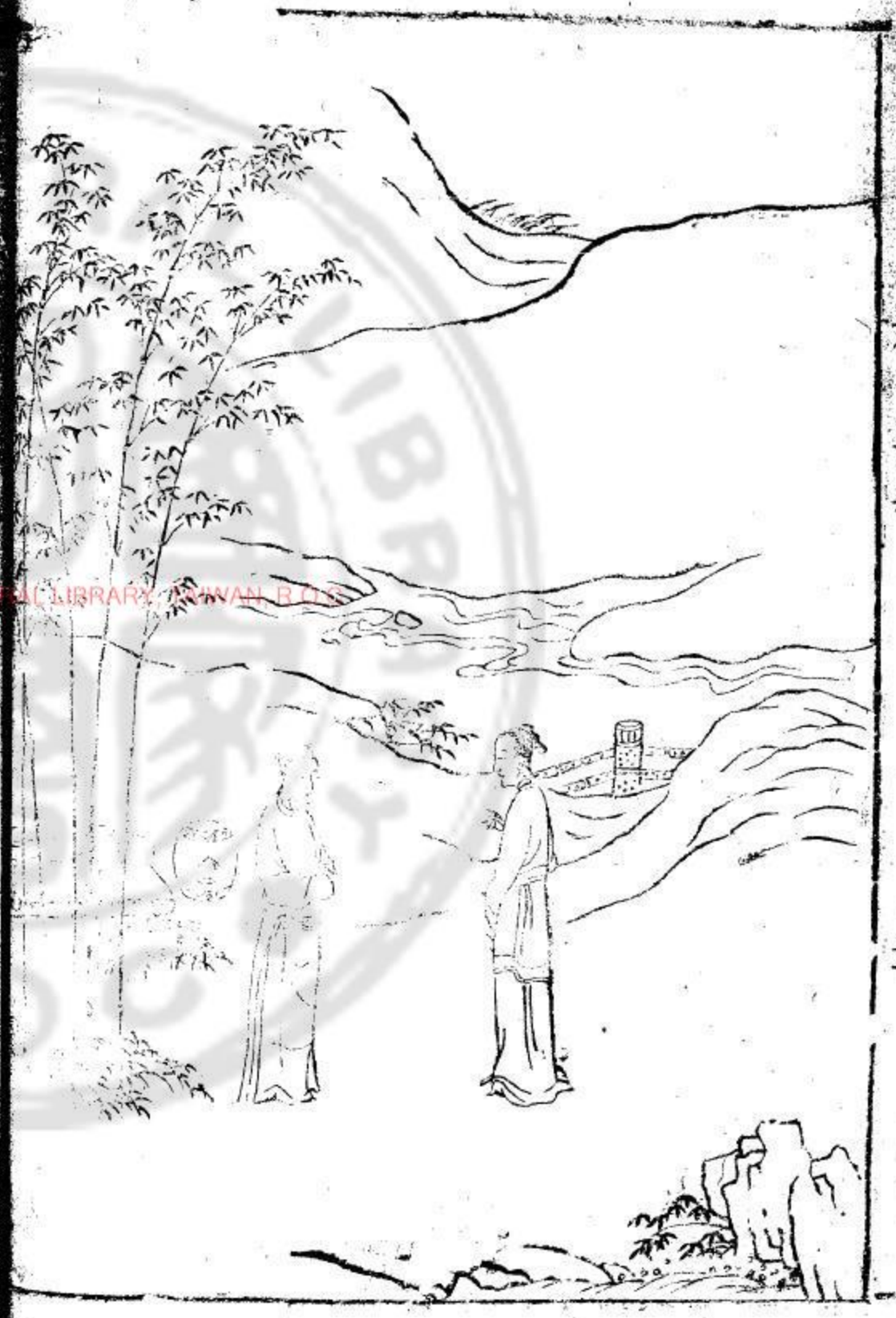
魯公乘如者魯公乘子皮之如也其族人死如哭之其悲子皮止如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為相子皮問如曰魯君欲以我為相為之乎如曰勿為也子皮曰何也如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皮曰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為相子皮曰如欲嫁何不早言如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政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為也子皮不聽卒受為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如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為觸情可謂貞矣詩云籥令穠子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皮之姊 明事分禮 子皮相魯 知其禍起
姊諫子皮 殆不如止 子皮不聽 卒為宗恥

魯漆室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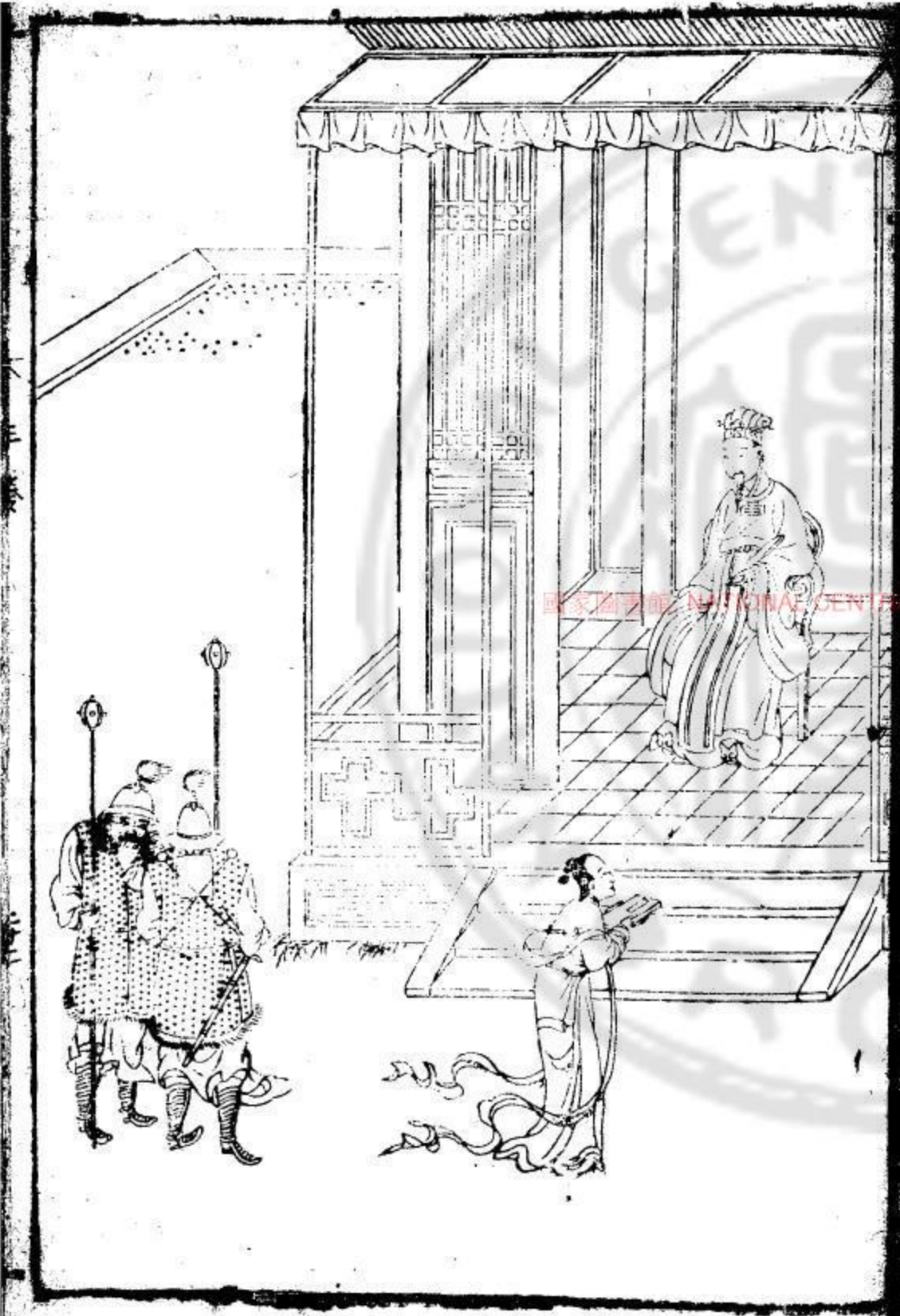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穠之時
君老天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憐者
其隣人婦送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為
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
吾豈為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天子幼隣婦
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
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
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
行遊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



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思愚偽
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
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
其鄰婦謝曰不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
攻之魯遠有寇鬪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
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

漆室之女 計慮甚刻 維魯且亂 倚柱而嘯
若老嗣幼 愚悖姦生 魯果擾亂 齊伐其城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于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為雄，羨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羨，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門會，使于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于志，窳于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禮，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于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子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紂，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妣，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闕，睢起興，思得淋女以配君子，夫睢鳩之鳥，猶未嘗見之，亦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君臣

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大大大國五六南有強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哀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

魏負總達

非刺哀王

王子納加

禮樂不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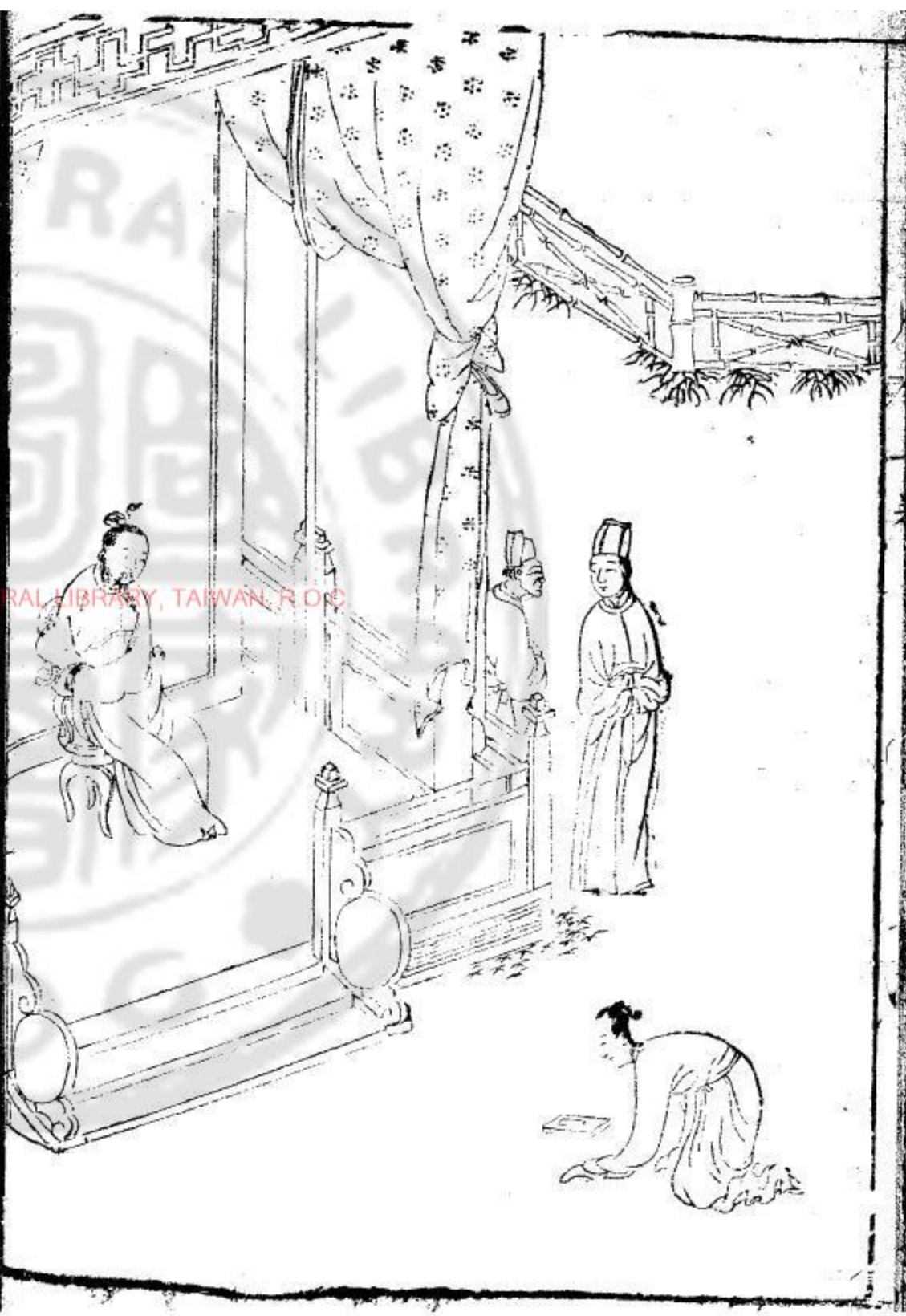
負欸王門

陳列紀綱

王能自脩

卒無敵兵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也？」曰：「始妾事其父，父將萬軍，身領百戰，者以千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帶者，盡以與軍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顧，勿遺。」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

也括既行伐虜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
以括母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矯々匪我言耄
爾用憂誰此之謂也

頌曰

孝成用括 代頗拒秦 括母獻書 知其覆軍
願止不得 請罪止身 括死長平 妻子得存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四

貞順傳

召南申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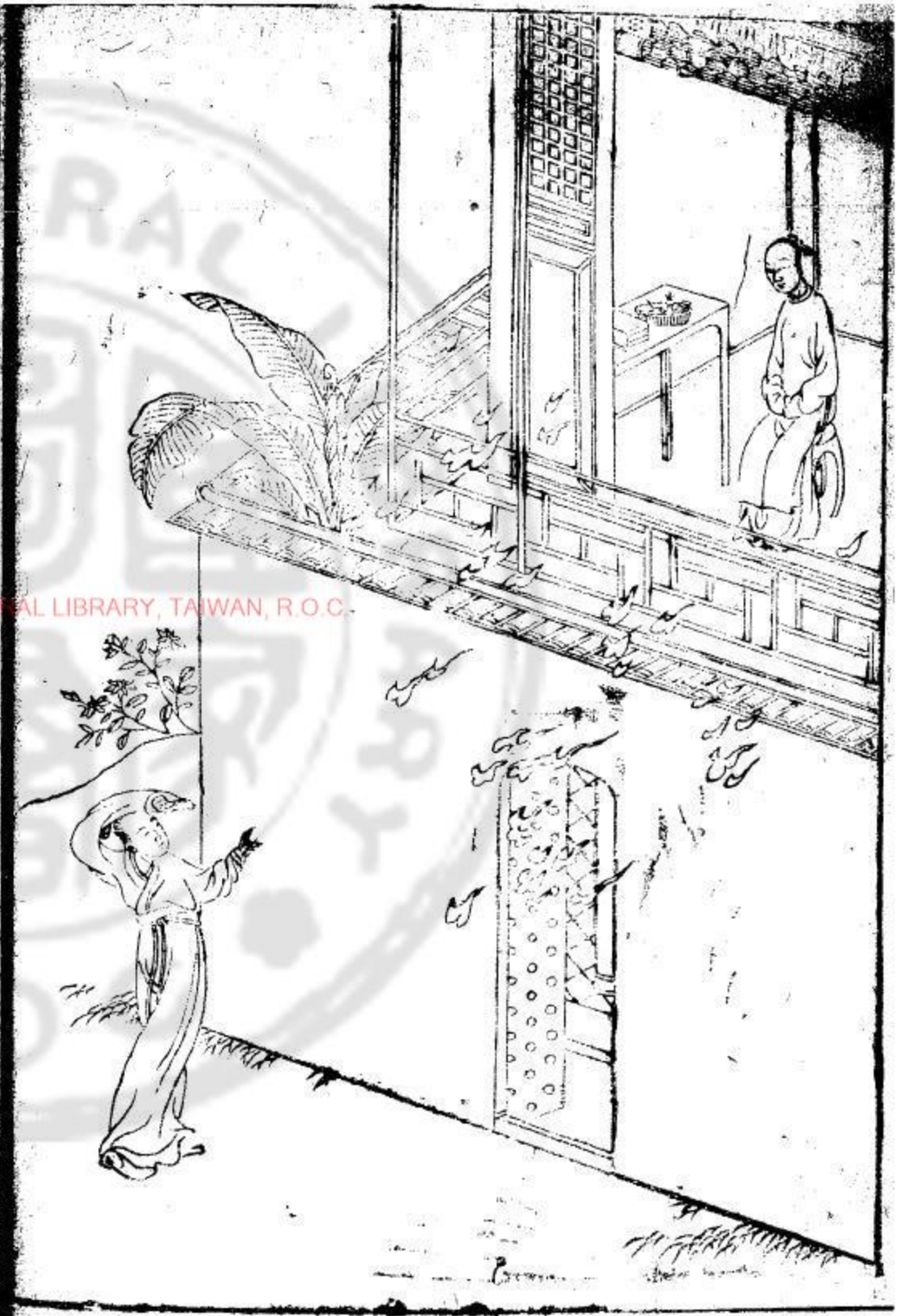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慝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不女從此之謂也。

頌曰

召南申女 貞一脩容 夫禮不備 終不肯從
要以必死 遂至獄訟 作詩明意 後世稱誦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于遠道辱送小子不忌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于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俱



夜不下堂待得傳來也。保母至矣。傳母未至也。左右
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至。夜不
下堂。趙義而生。不知守義而死。遂逮于火而死。春
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
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
二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于澶淵。償
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傳母。夜不
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
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

伯姬心專 守禮一意 宮夜失火 保傳不借
遠火而死 厥心靡悔 春秋賢之 詳錄其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
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
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懇
于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終不聽、乃
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
窮而不憊、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
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
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
之于詩也

頌曰

齊女嫁衛 厥至城門 公薨不反 遂入三年
後君欲同 女終不渾 作詩譏刺 卒守死者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苢之章、雖其臭惡、猶始于採采之終、于懷禰之浸、以益親、況于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采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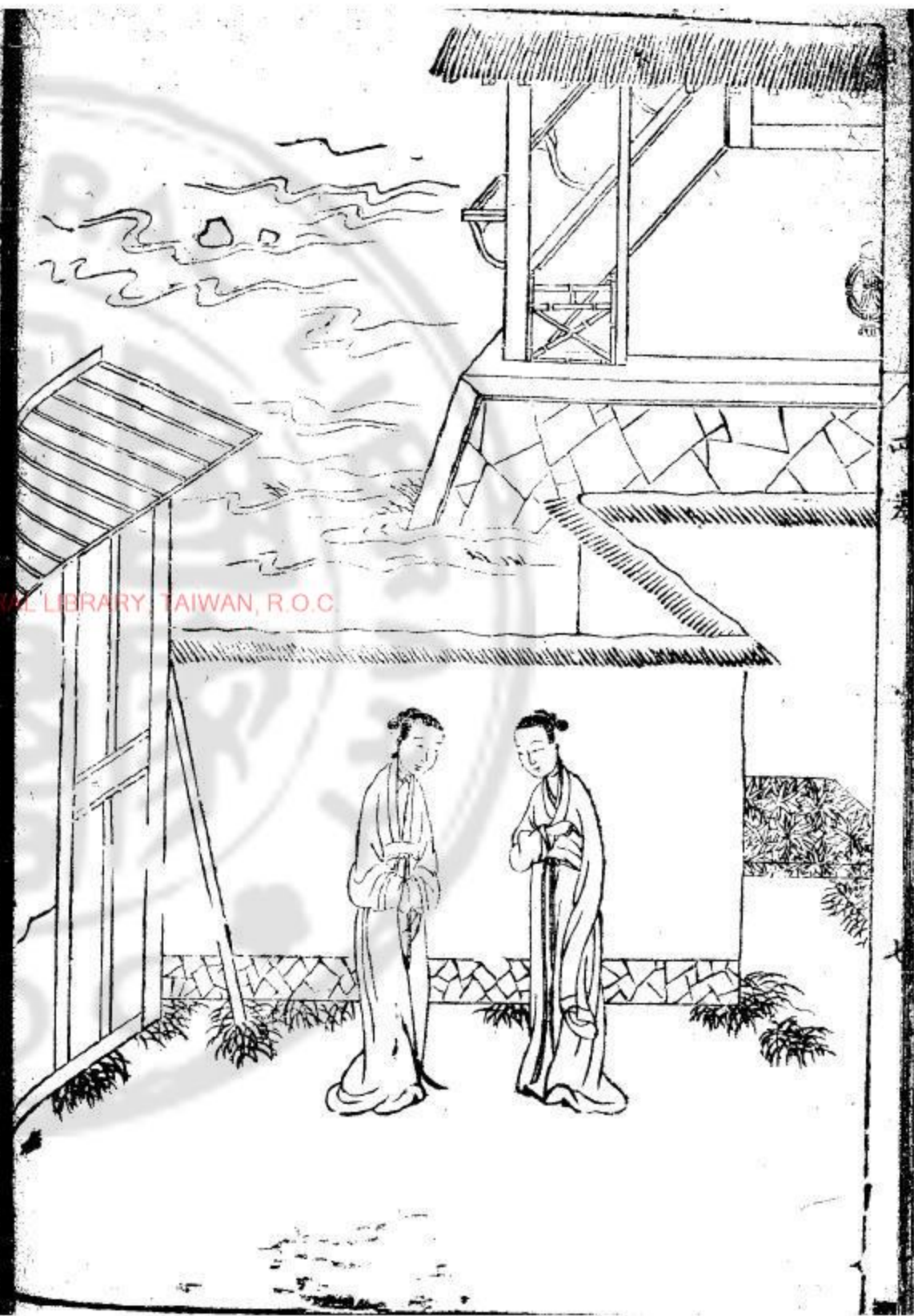
頌曰

宋女專慤 持心不願 夫有惡疾 意猶一精
母勸去歸 作詩不聽 詩人美之 以為順貞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
同歆，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
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
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
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
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于婦道乎？
乃作詩曰：微君之躬，胡為乎中露？終執貞一不違婦
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黎莊夫人 執行不衰 莊公不偶 行節及垂
 傳毋勸去 作詩式微 夫人守一 終不肯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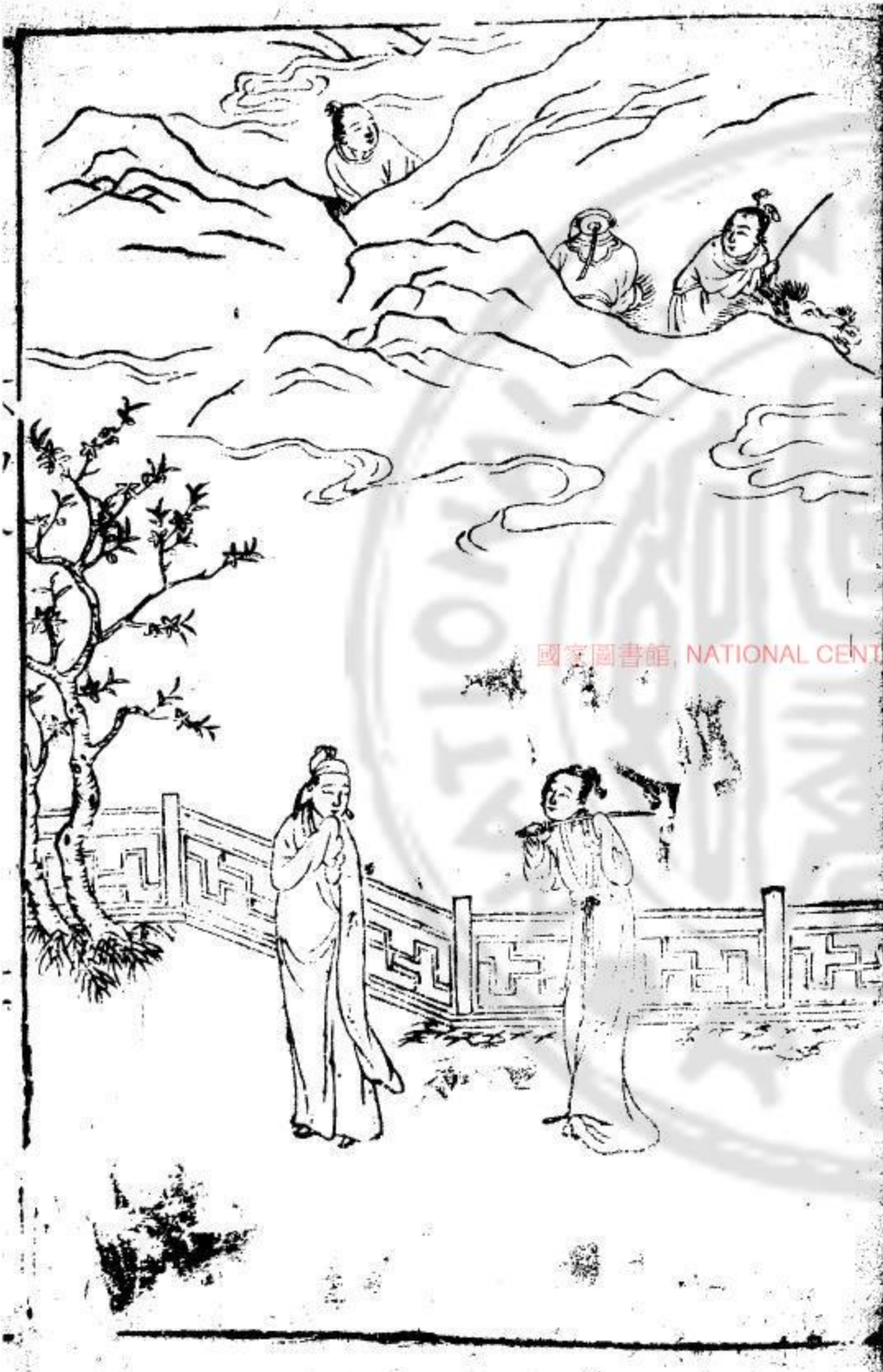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釀房之中結其衿縞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于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西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縞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怠爾之衿縞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于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後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于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解帷以自障蔽而使傳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則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紉網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輶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傳母救

之不絕。傳母曰：使者至，輜輶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輶，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見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

孟姬好禮 執節甚公 避嫌遠別 終不治容
輦不並乘 非禮不從 君子嘉焉 自古寡同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可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死如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素，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于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

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弥久不棄。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于貞賢。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罷兵，殖戍而死。莊公歸過其妻，使使者弔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則賤妻有先人之憂，則亦不與。得與郊吊，于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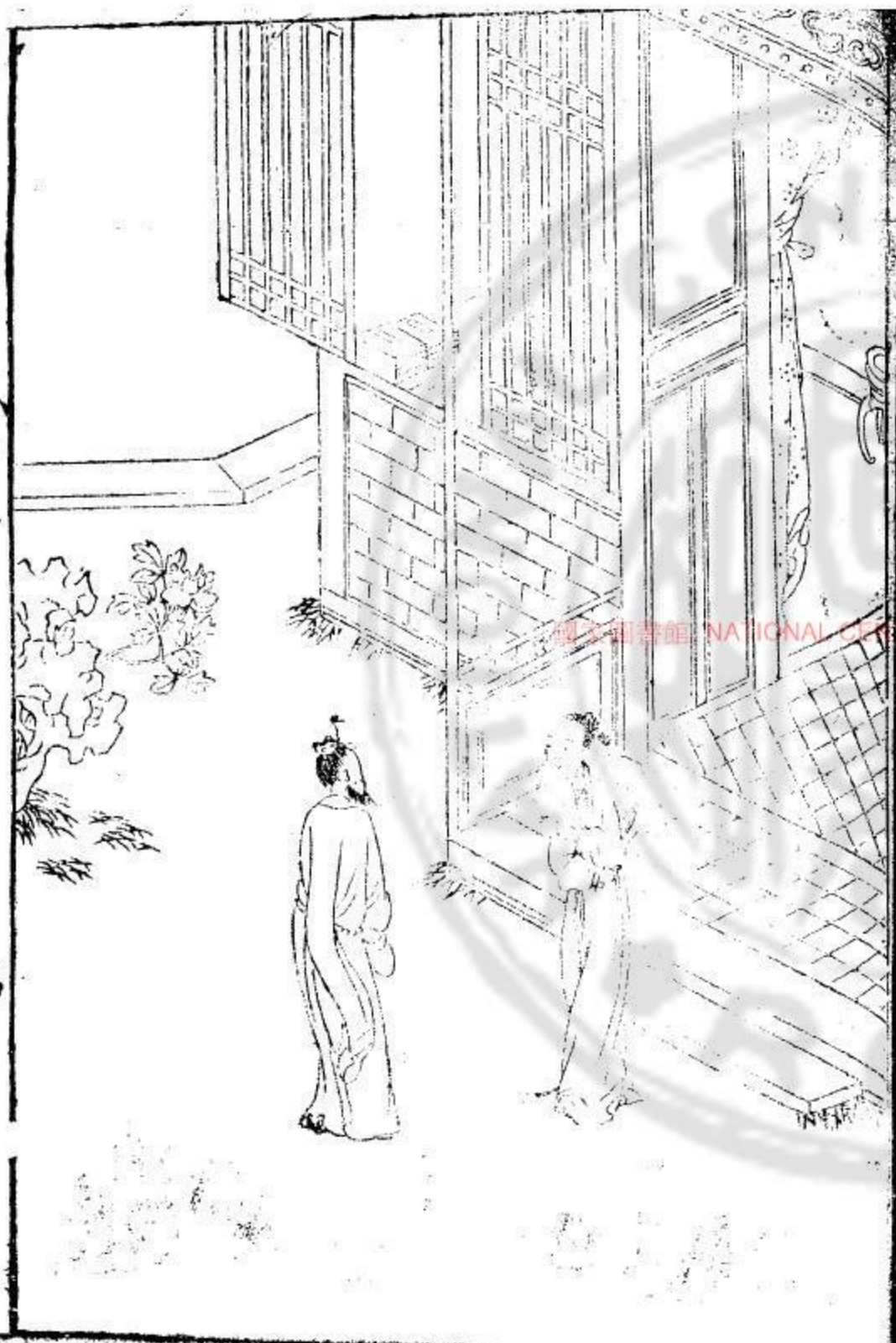
既而，其妻曰：「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



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死而已
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
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杞梁戰死 其妻收喪 齊莊道弔 避不敢當
哭夫于城 城為之崩 自以無親 赴淄而薨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施枳異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去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禮失則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于君王于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一詩曰莫之葛累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闔閭勝楚 入厥宮室 盡妻後宮 莫不戰慄
伯盪自守 堅固專一 君子美之 以為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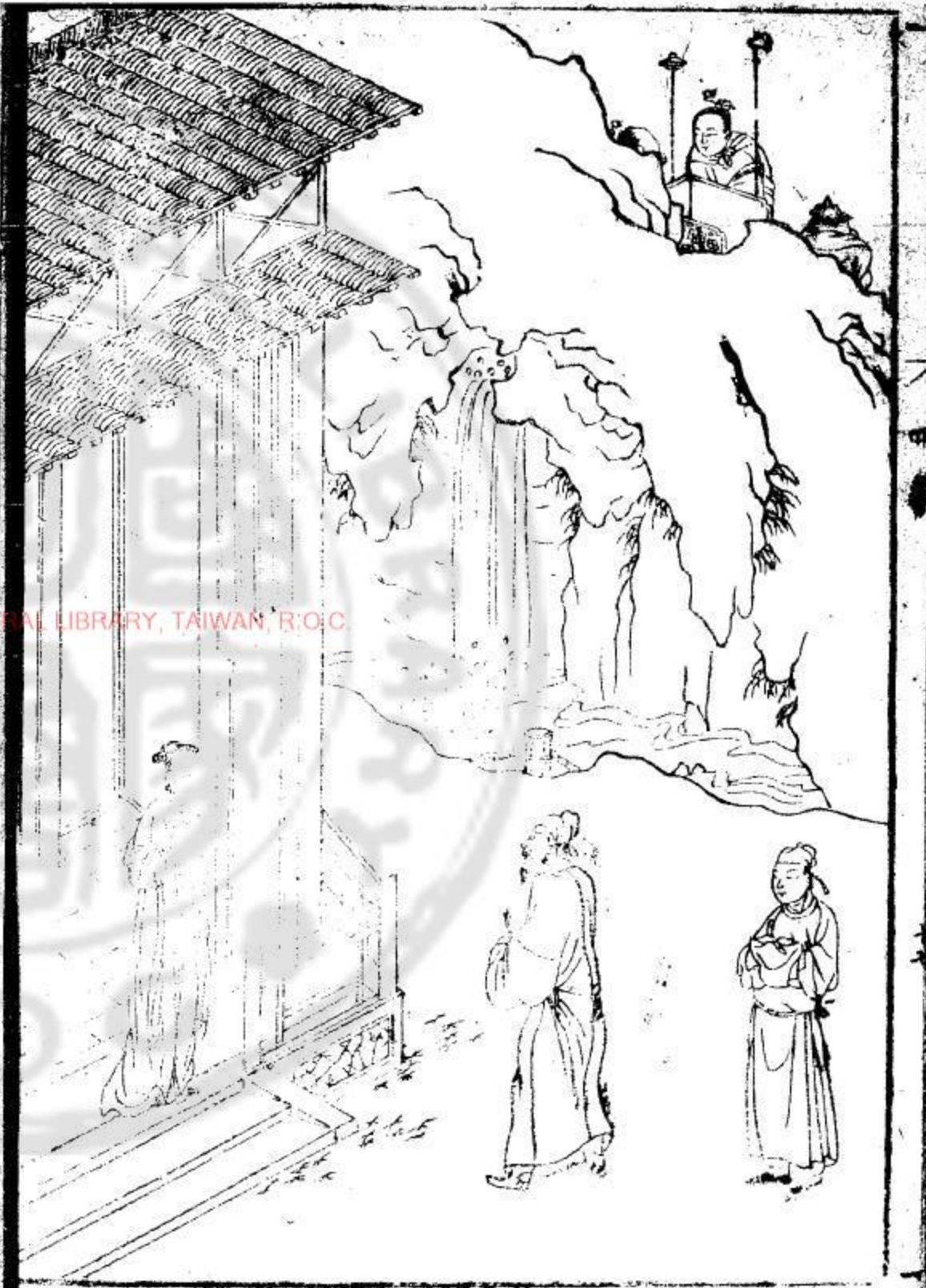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
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
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
「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
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
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
于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
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
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此之謂也。」

頌曰

楚昭出遊 留姜漸臺 江水大至 無符不來
夫人守節 流死不疑 君子序焉 上配伯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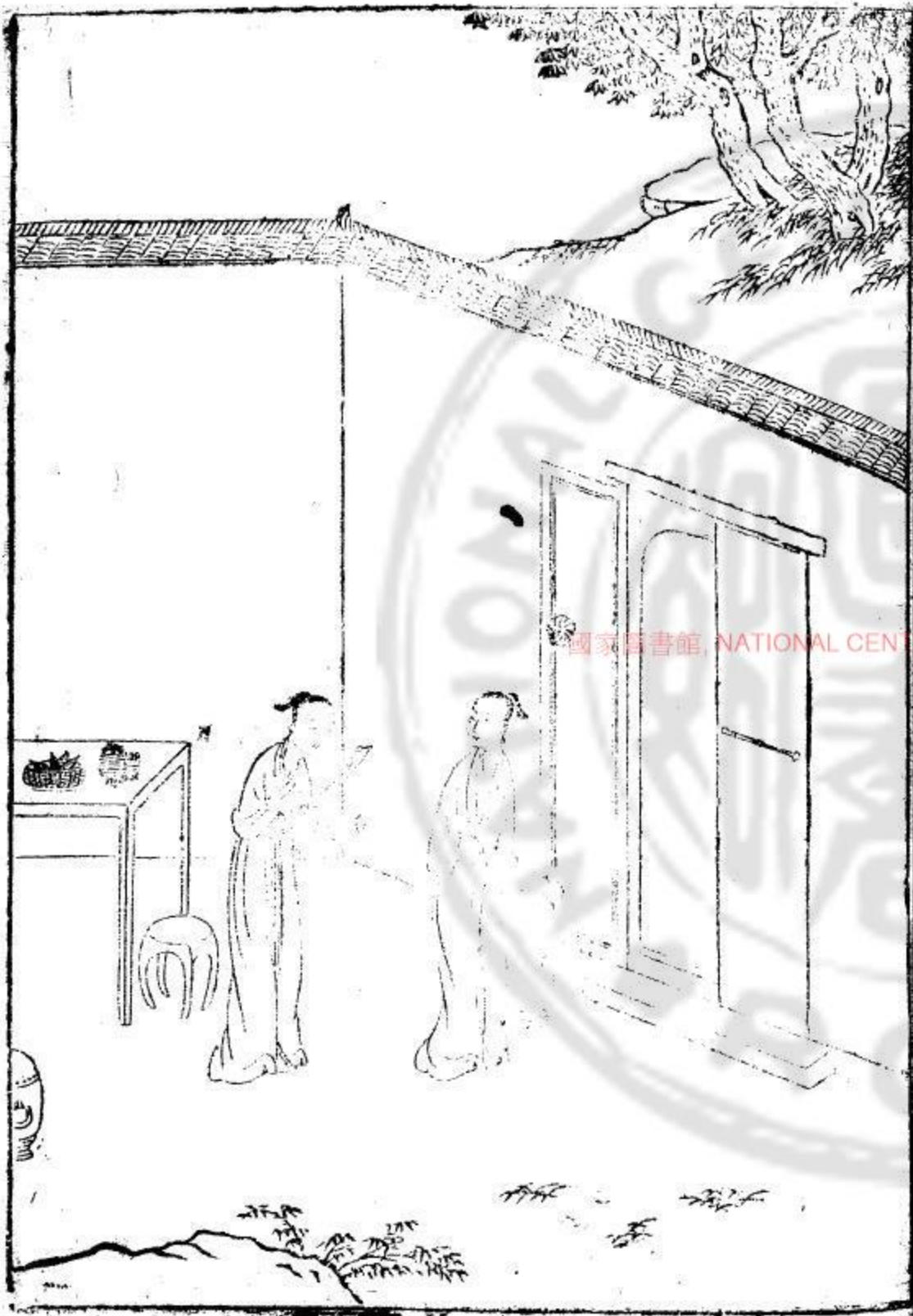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絕，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下錡，白辭一雙以聘焉。以輜輯三十乘迎之，將以在夫人。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事嘗帶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辭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于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

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三
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
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

白公之妻 守寡紡績 吳三美之 聘以金璧
妻操固行 雖死不易 君子大之 美其嘉績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傳妾也、秦
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
而守寡、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廢、供養愈謹、
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
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于禮
并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
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
便之、傳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不
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
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
忠臣下君、無急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
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
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
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傳妾退而謂其
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
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
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
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
二女目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夫也

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此之謂也

頌曰
肅宗二順 執行咸固 妾子雖代 供養如故
夫人慙辭 請求出舍 終不肯聽 禮甚有度



魯寡陶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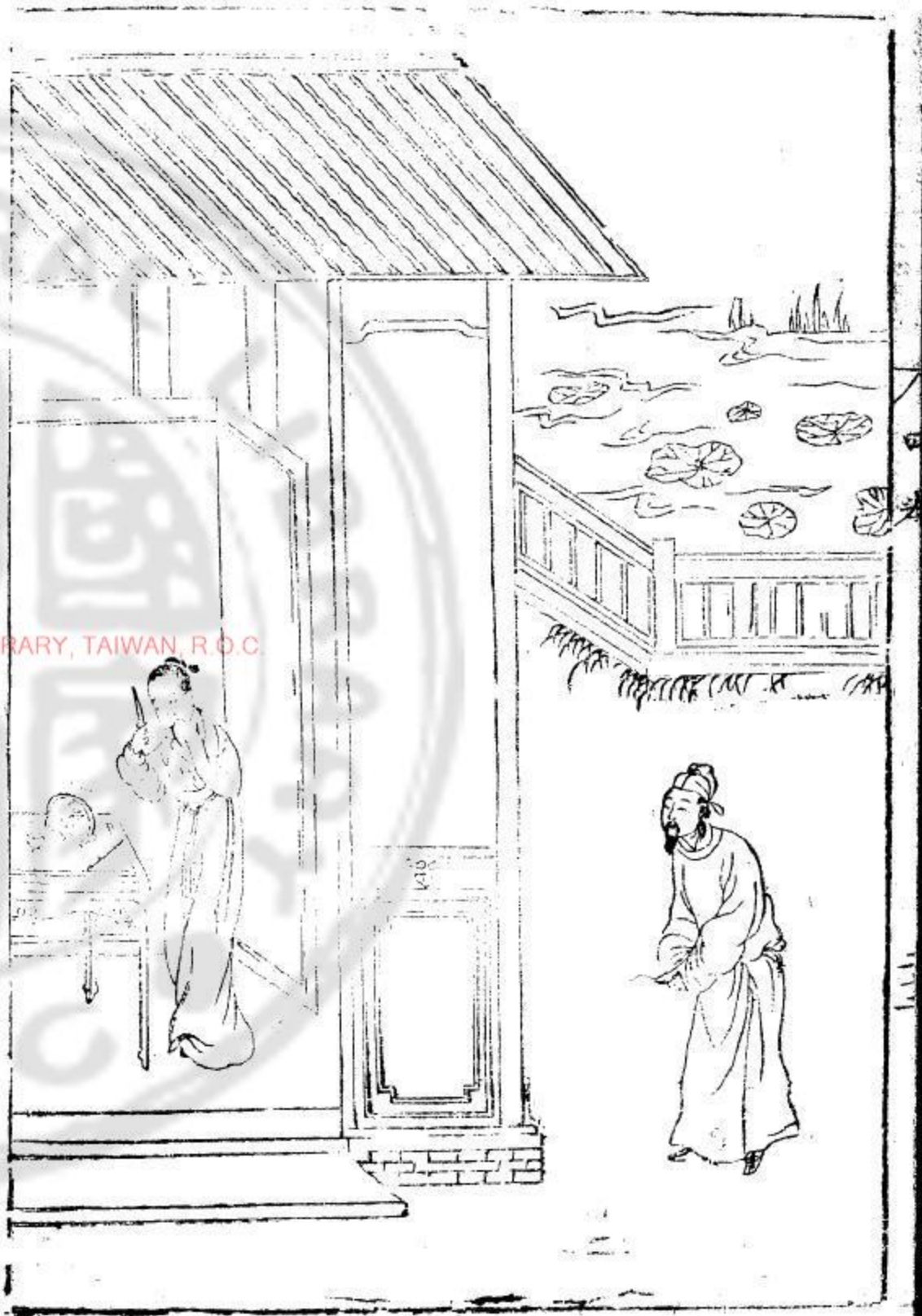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織為產。魯人或聞其羨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鷓鴣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匹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一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謔。此之謂也。

頌曰

陶嬰少寡 紡績養子 或欲取焉 乃自修理
作歌自明 求者乃止 君子稱揚 以為女紀

梁寡高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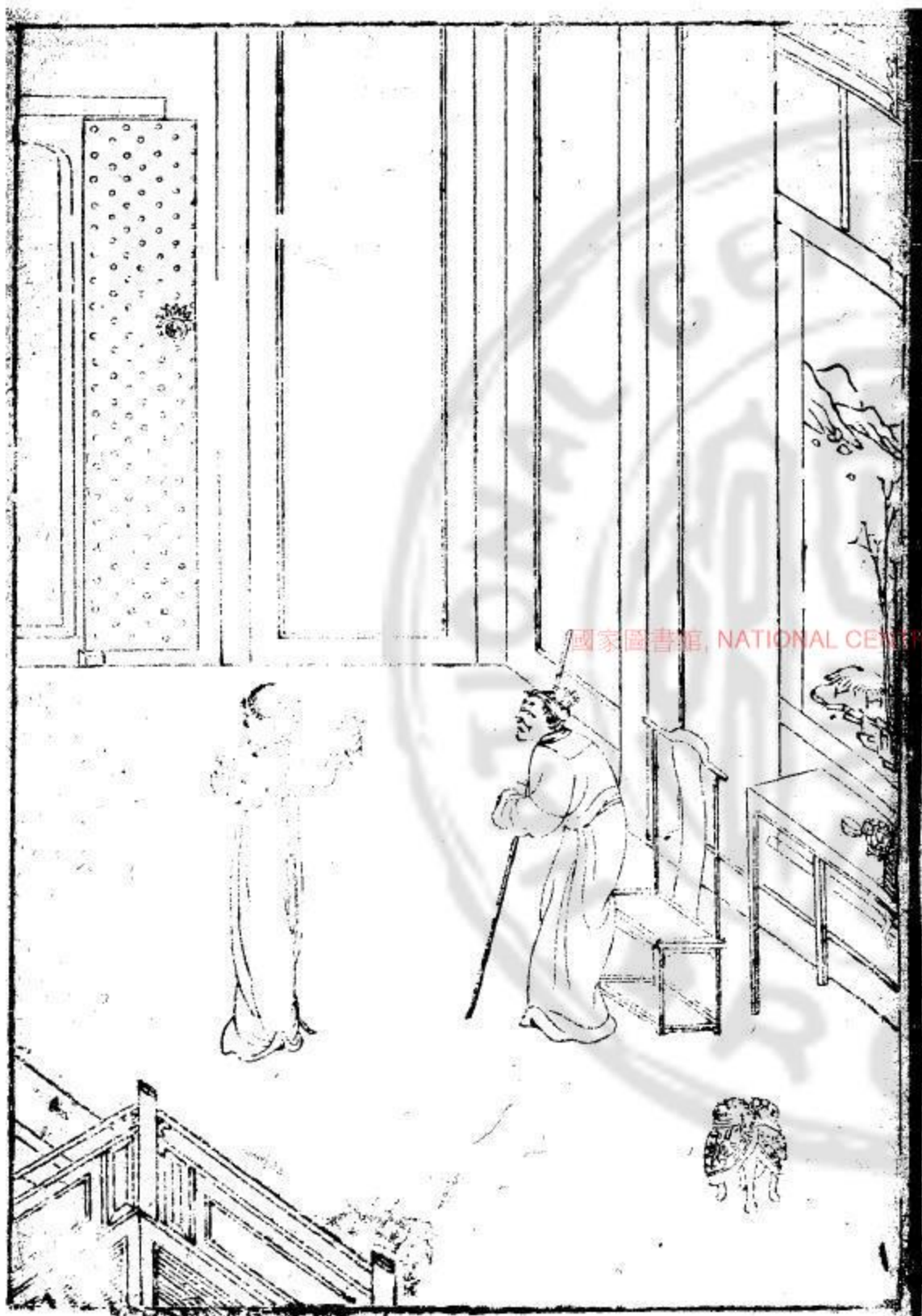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于色而美于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孤幼。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息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于是相以報王。



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
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頌曰

高行處梁 貞專精純 不貪行貴 務在一信
不受梁聘 劓鼻刑身 君子高之 顯示後人



陳寡孝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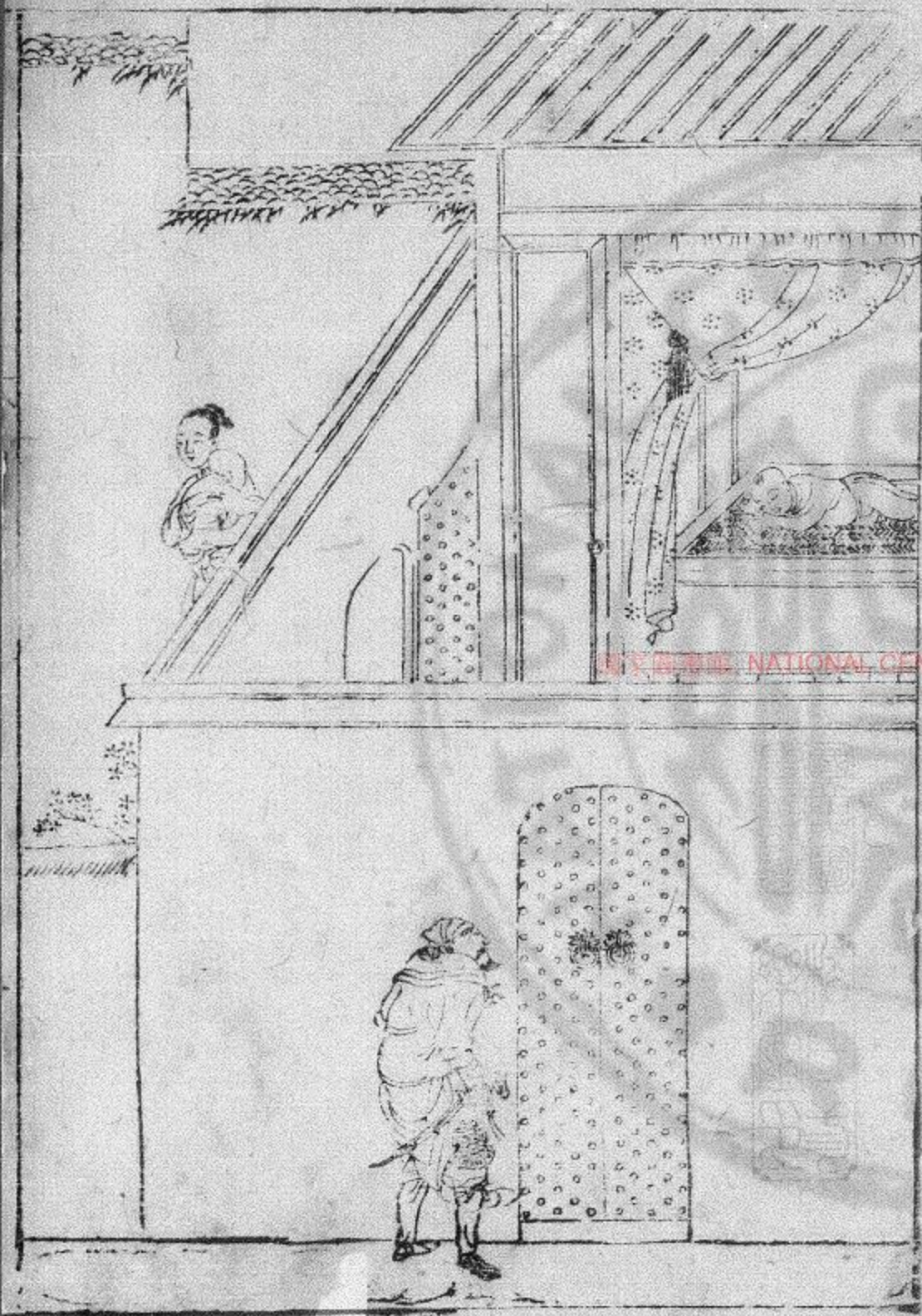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囑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棄有老母無他兄弟僅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深婦奉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我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女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于義而死不載于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于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着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歎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二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于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

孝婦處陳 夫死無子 母將嫁之 終不聽母
專心養姑 一醮不改 聖王嘉之 號曰孝婦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劉向古列女傳卷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人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景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于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于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苒舅魯大夫于然

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之稱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于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

伯御作亂 田魯宮起 孝公乳保 臧氏之母 逃匿孝公 易以其子 保母若斯 誠足恃

楚成鄭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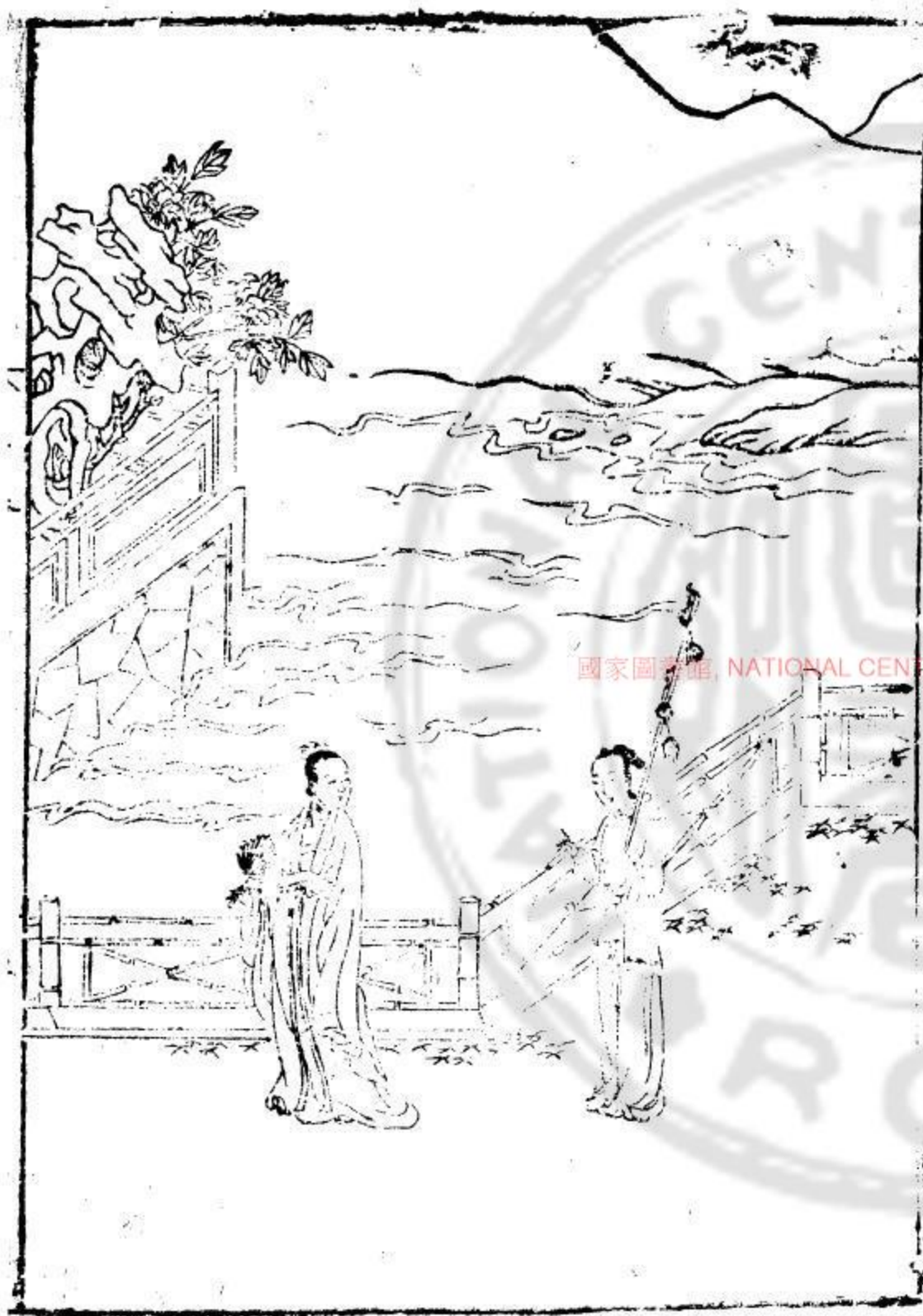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人皆傾觀。子瞽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瞽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不顧。于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一顧可以得之，可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



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太子。王問之于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為亂矣。且其人蠱目而紂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于夫人，子胥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高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胥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于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蔽。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高臣庶弟也，子胥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于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于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款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試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子瞽先識 執節有常 興于不顧 卒配成王
知商臣亂 言之甚強 自嫌非子 以殺身盟



晉圍懷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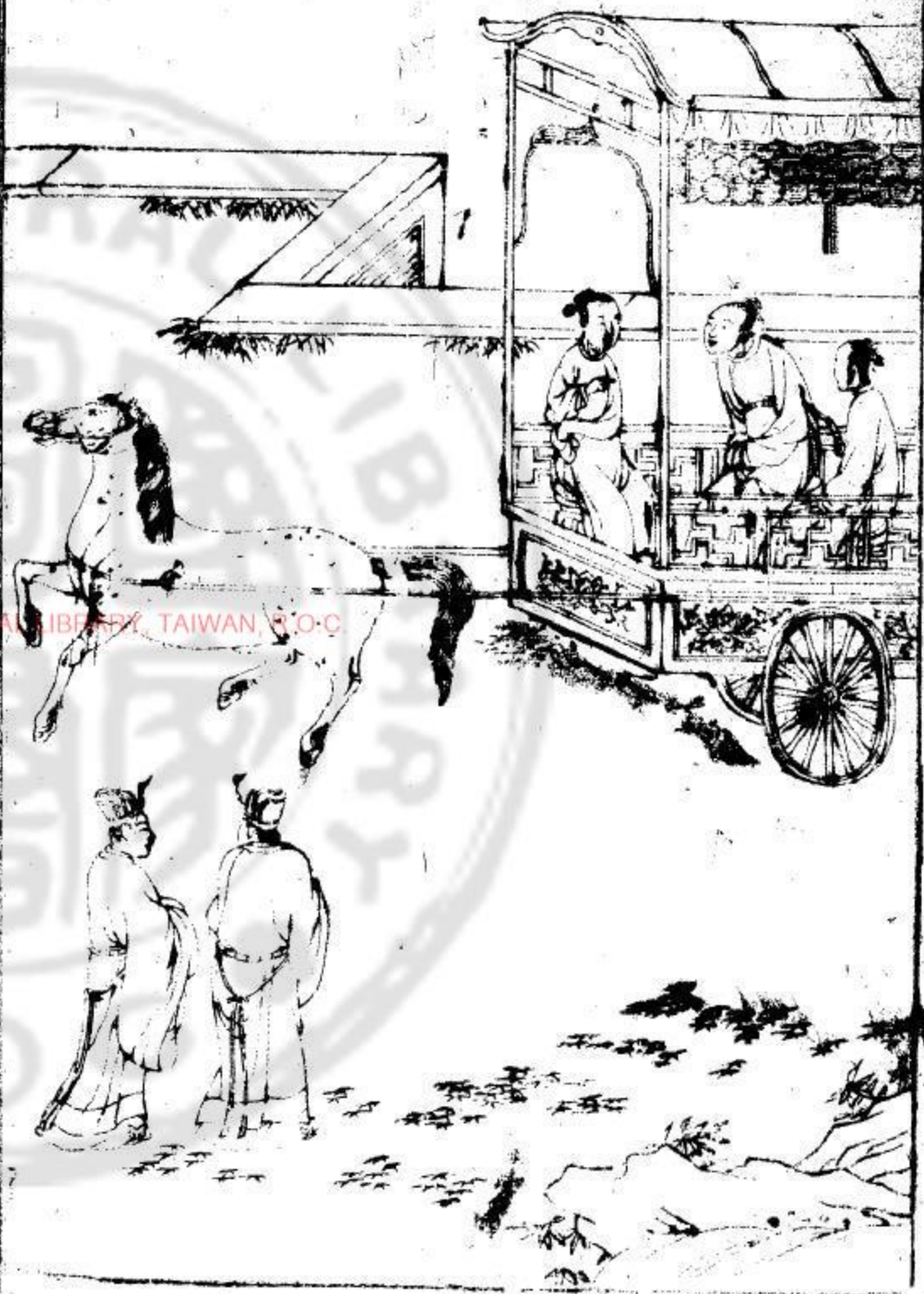
懷羸者秦穆公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圍質于秦。穆公以羸妻之。六年國將逃歸。謂羸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羸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于秦。子之欲去。不亦宜矣。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中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羸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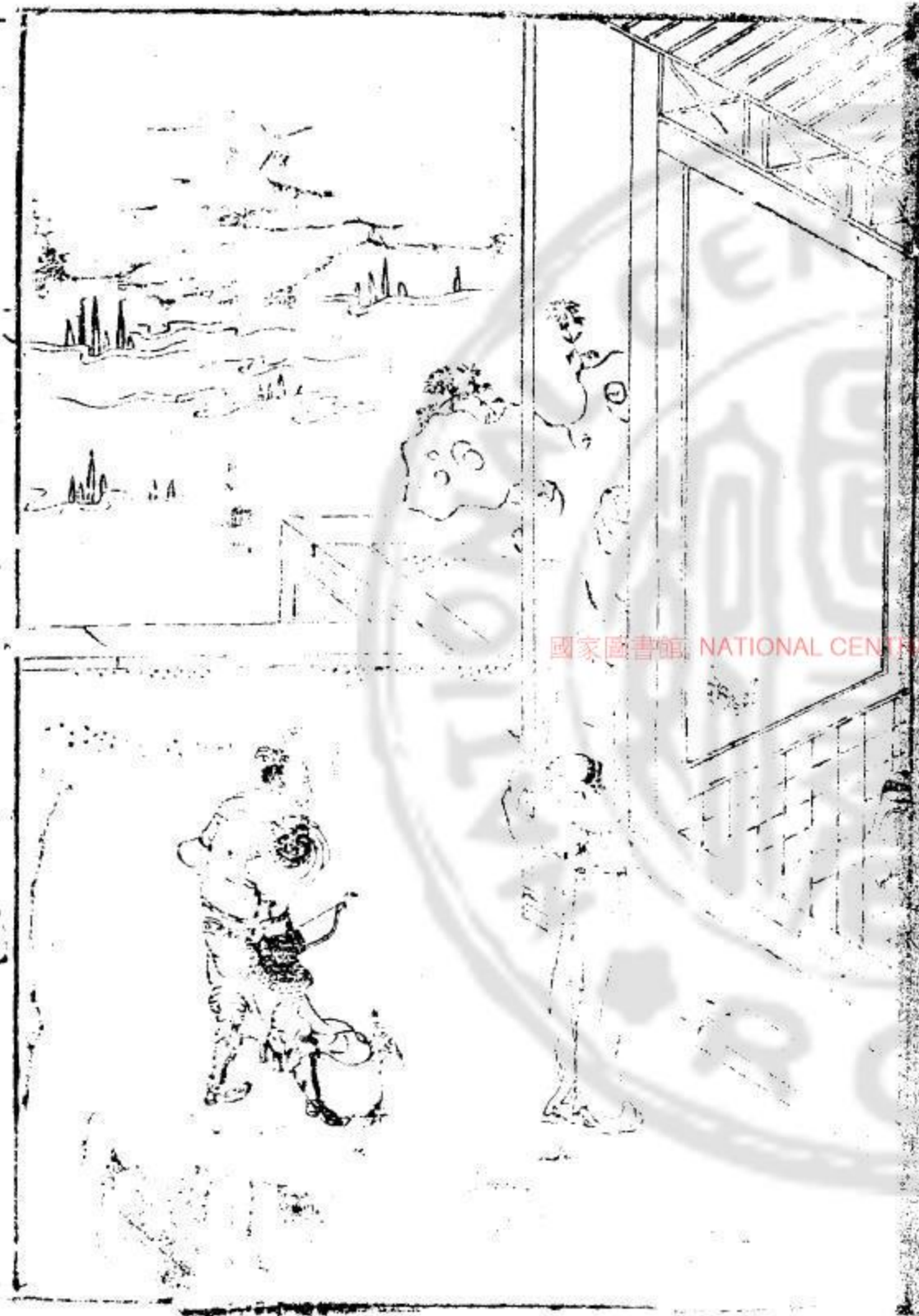
晉圍質秦。配以懷羸。圍將與逃。羸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楚昭越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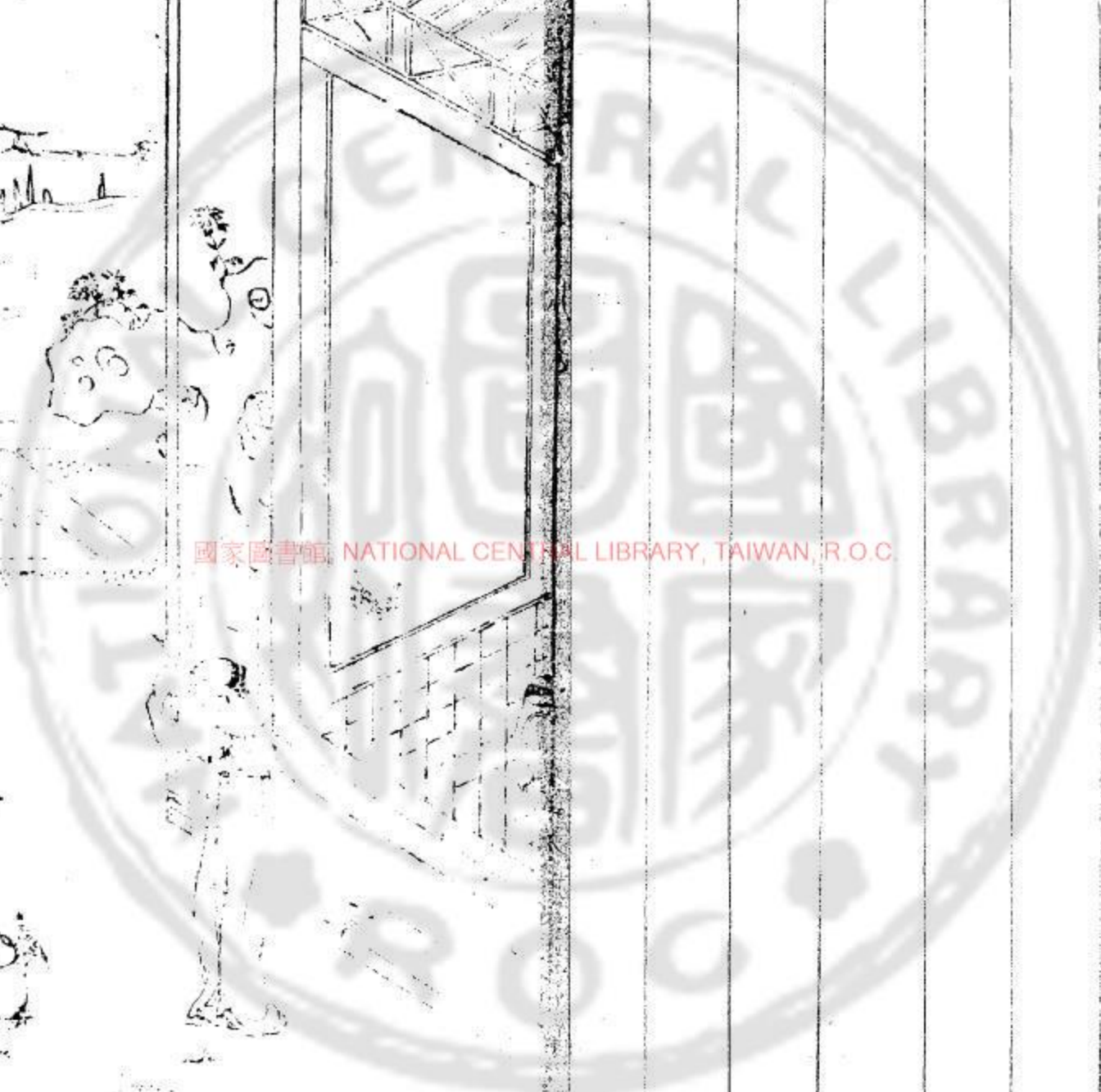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圃。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願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一婢子之身為芑苴，玩好今乃比于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願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



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
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
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
以東帛乘馬取婢子于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
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
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于是王寤敬越
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越姬
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
是害王身然可移移于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
于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也而庸為夫
是身子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
矣昔日之遊燕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于禮國
人皆將為君王死而况于妾乎請願先驅狐狸于地
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
也越姬曰昔者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者信者
不負其心羨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羨不死王之
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于三弟三弟不聽王堯子
亶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閻與子西子期謀曰毋
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
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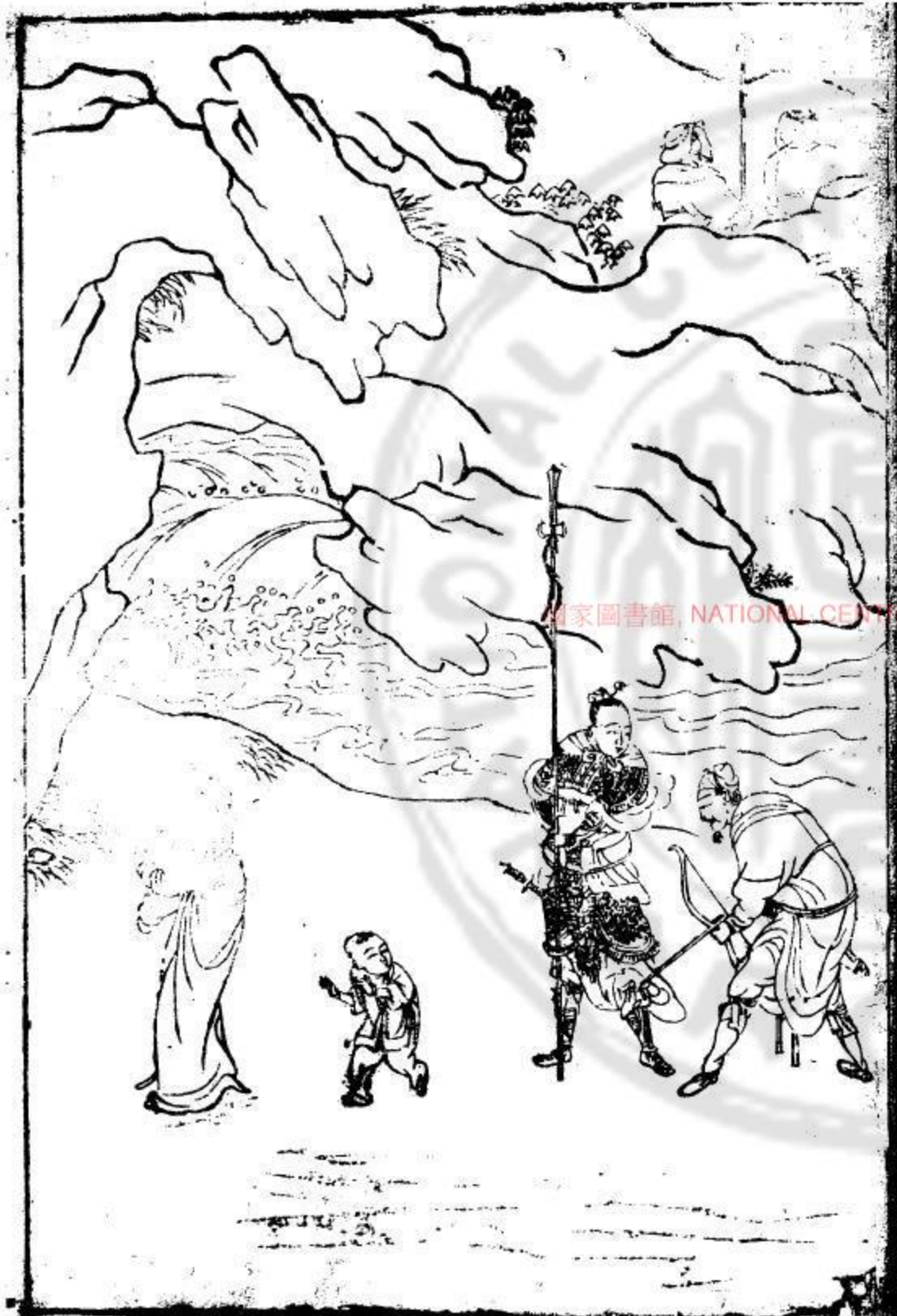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于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可生，忠孝忘于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曰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子遂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于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大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

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蓋將之妻 據節銳情 戎既滅蓋 丘子獨生
妻恥不死 陳設五榮 為夫先死 卒遺顯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魯羨姑姊

魯羨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其所携而走。小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于母，其親愛也，痛甚于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羨也。夫背公羨而嚮私愛，卞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羨何故？忍棄子而行羨，不能無羨而視魯國，于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羨，不以私害公，而况于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鬼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于行羨。夫羨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况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

齊君攻魯 羨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姪
齊將問之 賢其推理 號婦為羨 齊兵遂止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歡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于磨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

惟趙襄子 代夫人弟 嚴滅代王 迎取其姊
姊引義理 稱說節禮 不歸不怨 遂留野死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于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予相相不能決言之于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于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



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
疾且死之時，屬之于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
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
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
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于世哉？子雖痛
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于王。王美其義，高其
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
好義，潔而有讓。詩曰：惇惇君子，四方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

義繼信誠

公正知禮

親假有罪

相讓不已

吏不能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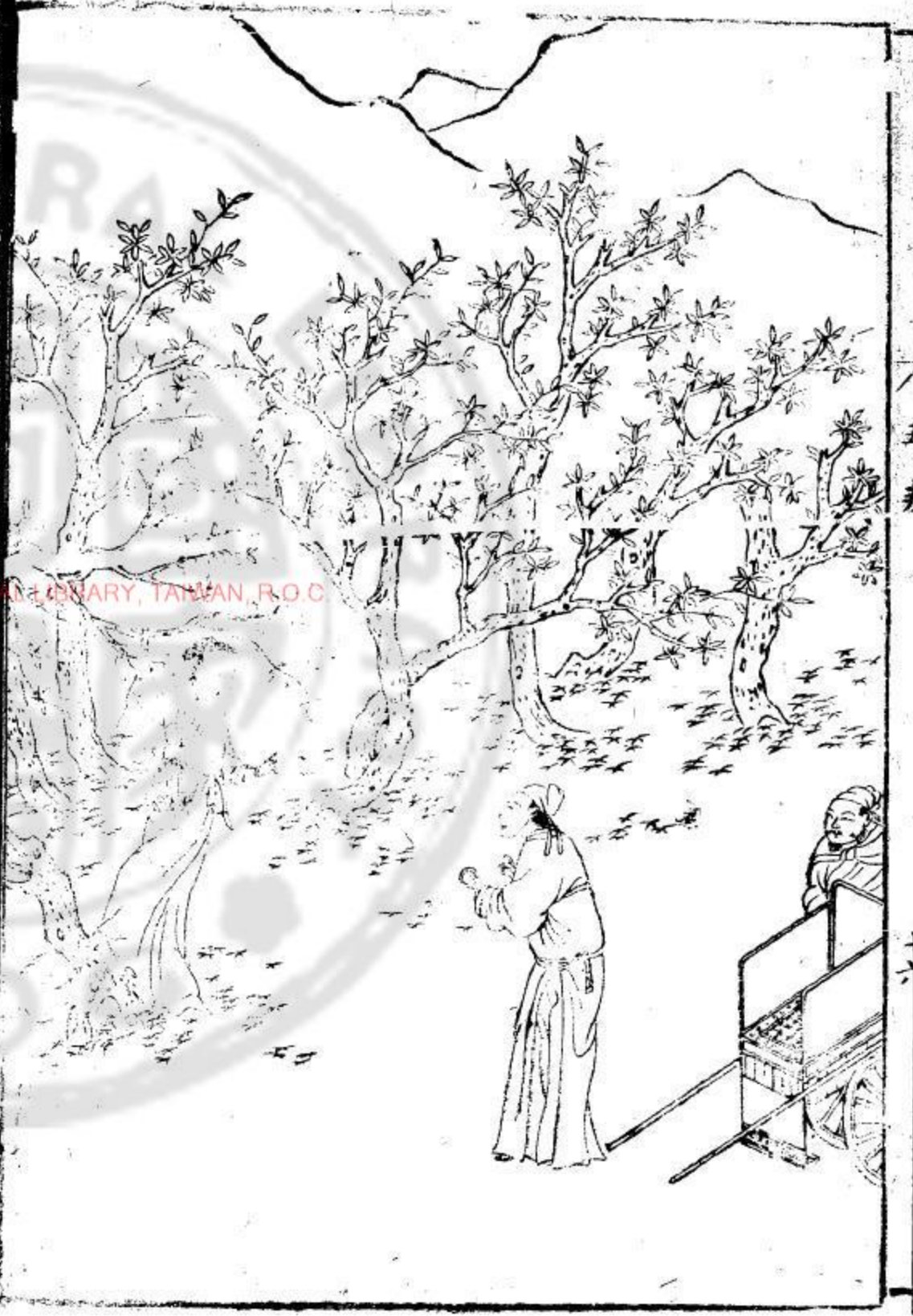
王以問母

據信行義

卒免二子

魯秋澤婦

魯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于陳五
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
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食下齋休焉
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
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
力作紡績織維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
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佚之志叔子之齋與簞
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
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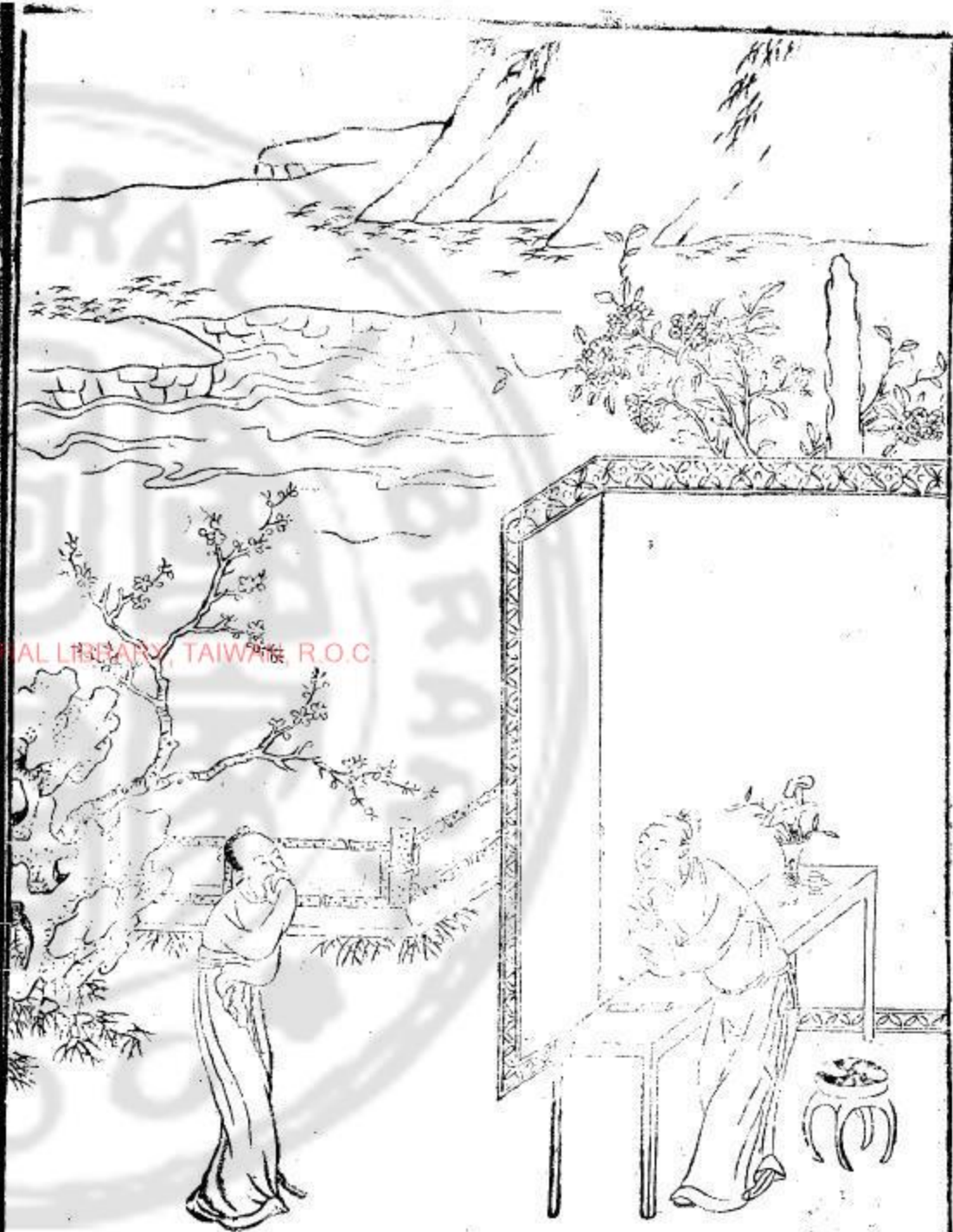
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落傍婦人下子之
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
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
治官不理孝義並忘必不遂矣妻不忍見子改娶矣
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于
善夫不孝莫大于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
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
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為刺此之謂也

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認 恥夫無義 遂東赴河
妻執無二 歸而相知 恥夫無義 遂東赴河

周主忠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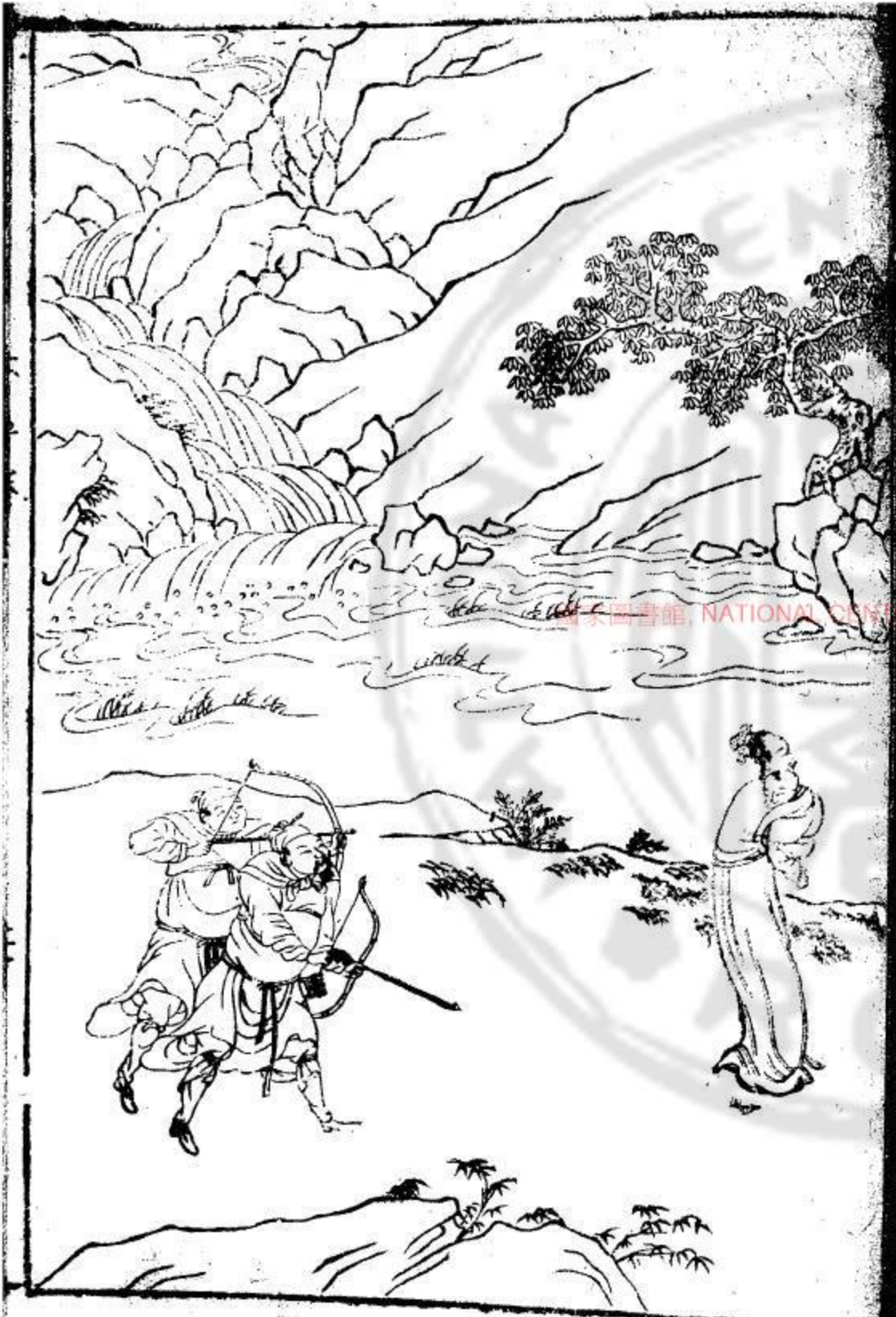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之曰忠，任于周二年且歸，其妻淫于鄰人，恐主父覺其淫，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封以待之。」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為子勞，封酒相待，使媵飲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避之，別殺主父，不蒙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豫因陽，懼覆酒，主大怒而答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答，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且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答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



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歆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為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

周主忠妾 慈惠有序 主妻淫僻 藥酒毒主
使妾奉進 僵以除賊 忠全其主 終蒙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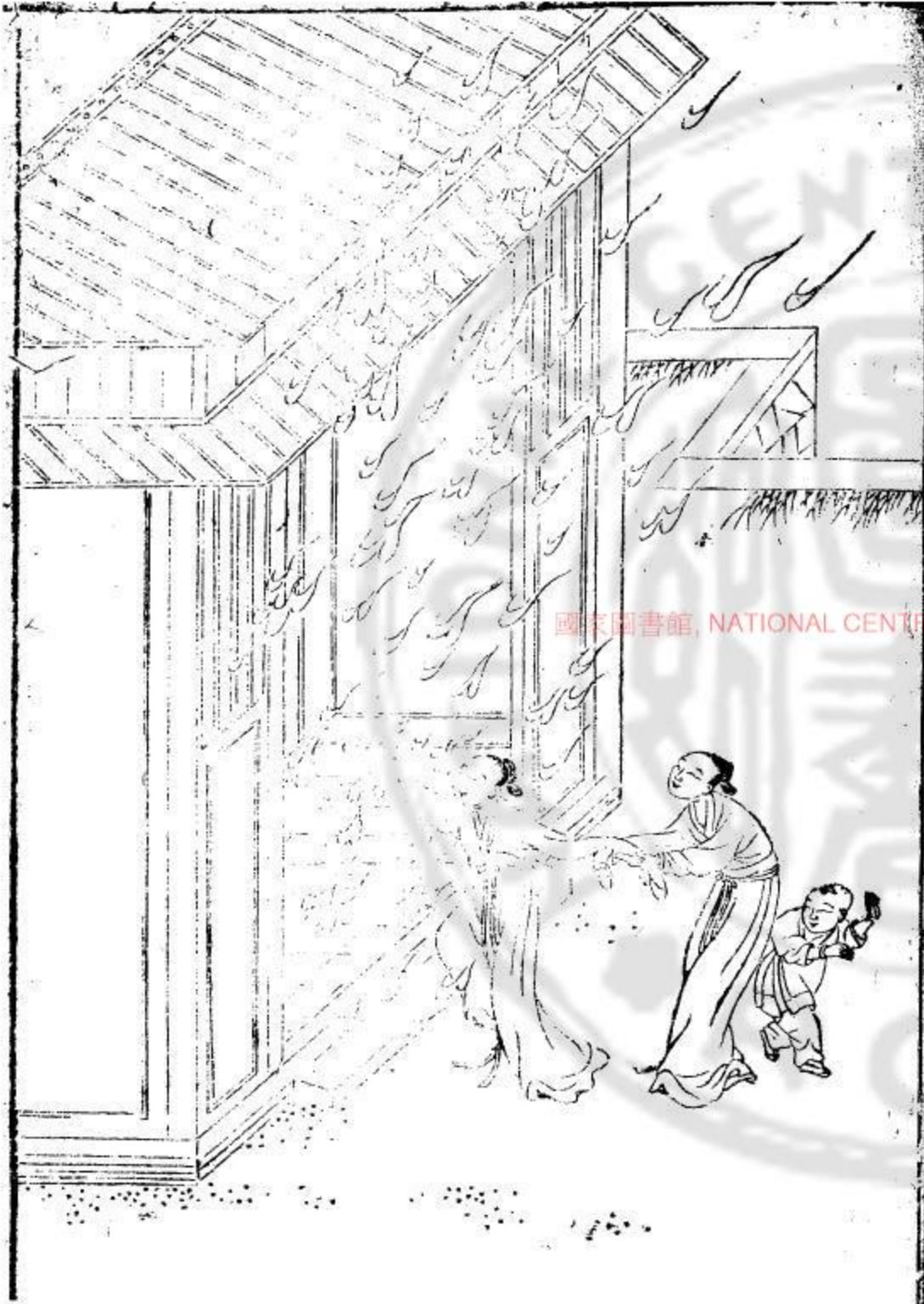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主，戮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者，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僞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亦破亡，族已滅，子隱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主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當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大宰，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子，室于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

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天惡故能愛。乳狗搏人、伏鷄搏狸、思出于中心也。有死人尚或堊之、此之謂也。

頌

秦則其子孫 公子乳母 與俱遁逃
守節執事 不為利違 遂死不顧 名號顯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已子在火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其人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梁節姑姊

據義執理

子姪同內

火大姑姊

欲出其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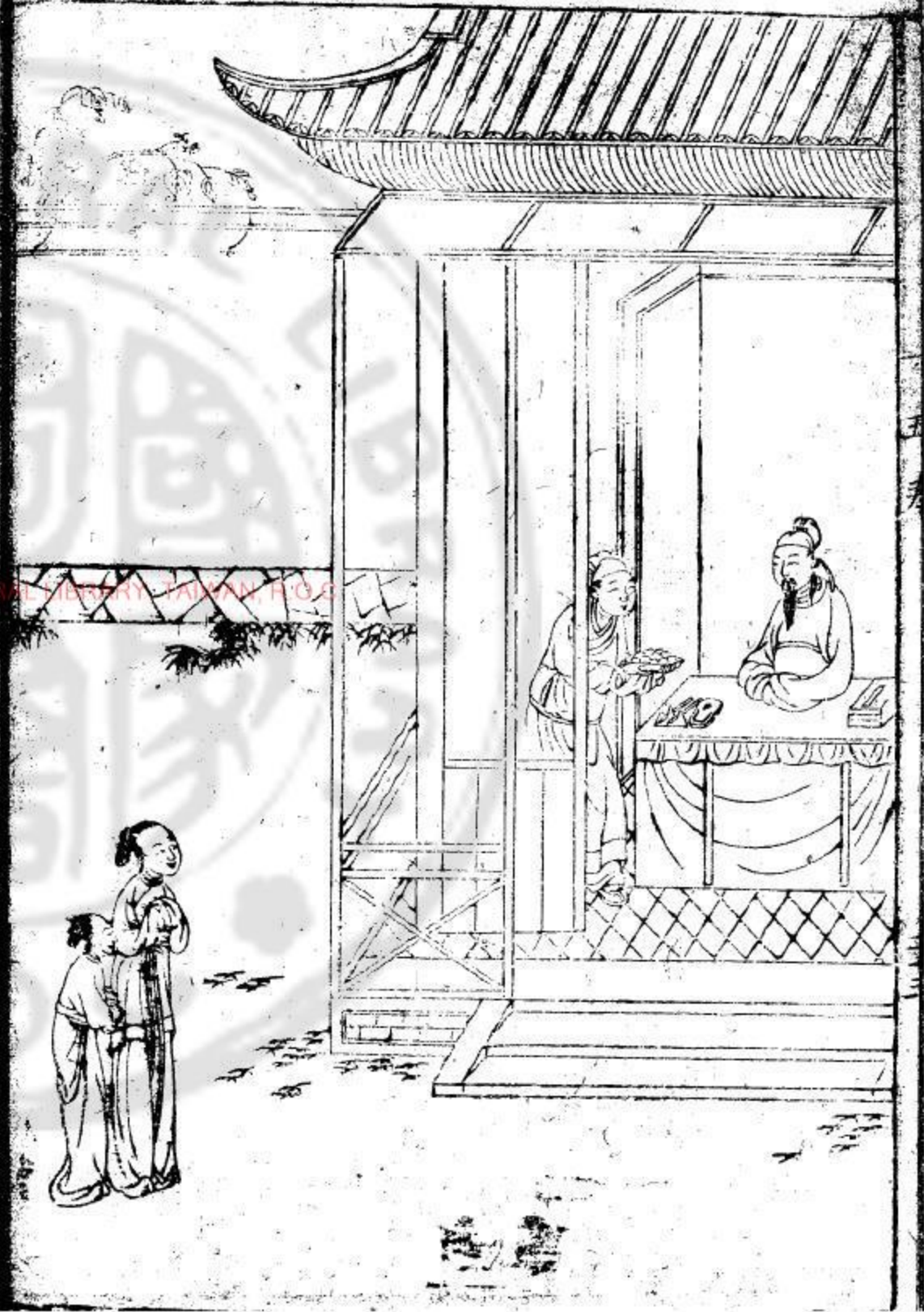
輒得厥子

火盛自投

明不私已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
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
法內珠入于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
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
海關。候者搜索，得珠十枚，于繼母鏡奩中。吏曰：
「嘻！此盜法，盜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
云：「置鏡奩中，不問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
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
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二曰：「夫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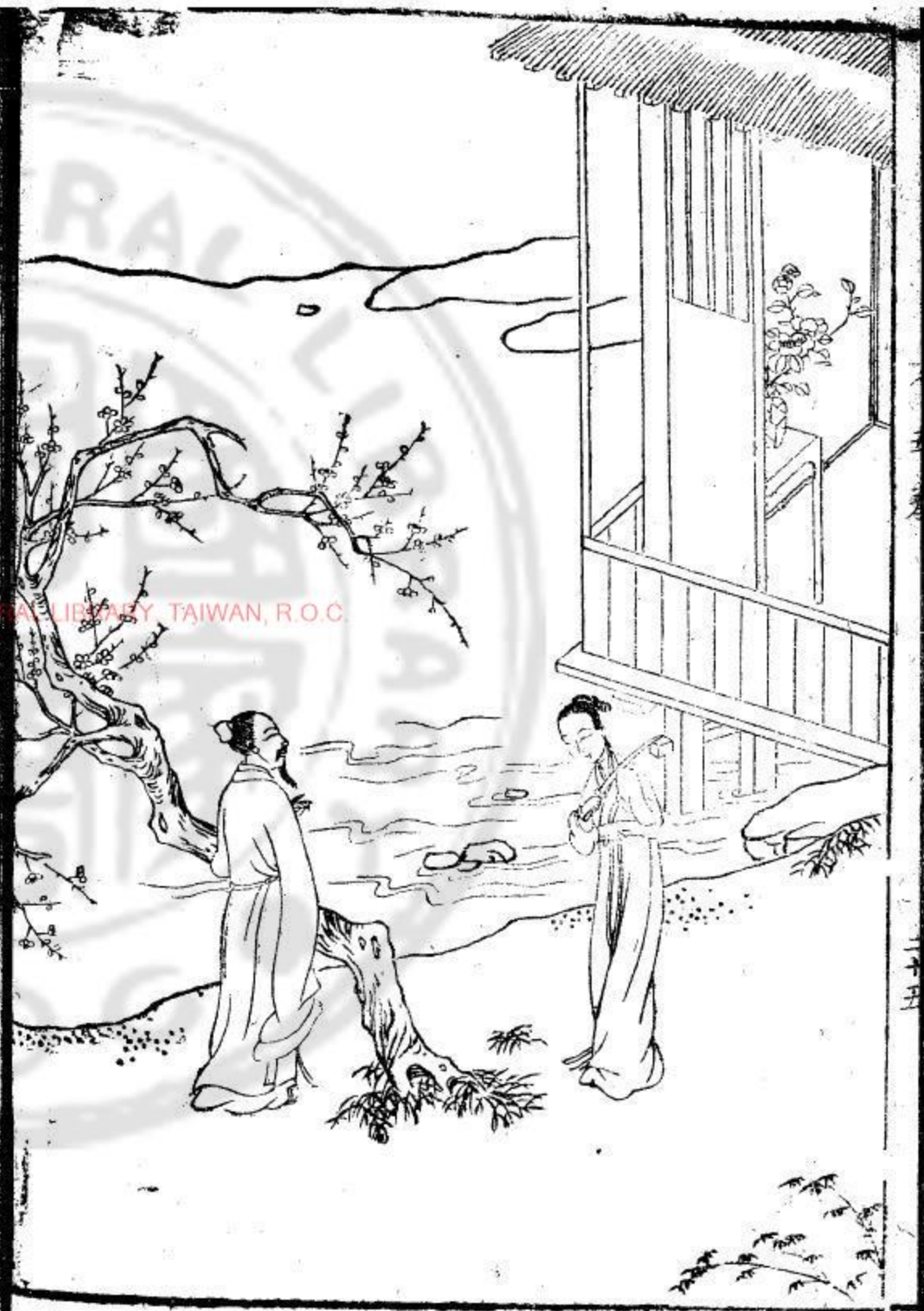
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

珠崖夫人 甚有母恩 假繼相讓 維女亦賢
納珠于關 各有伏慙 二義如此 為世所傳

邵陽友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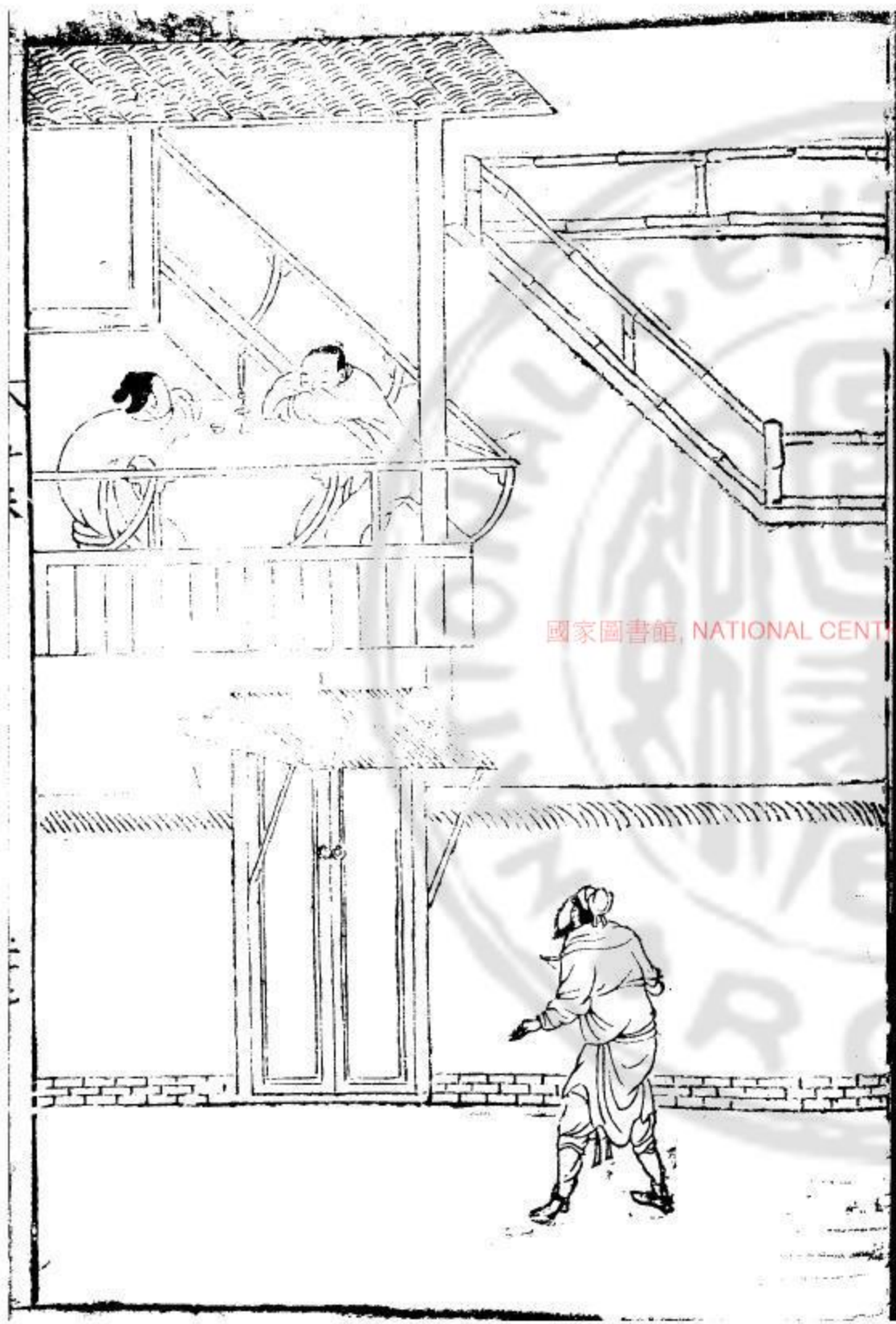
友姊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
兄、李宗、與延壽爭。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李
宗。建獨坐死。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
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延
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
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
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
吾當安之。兄死而讐。不執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
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讐。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復



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太女曰
汝父殺吾兄羨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
死善視汝兩弟遂以身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
其羨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姊善復兄
讐詩曰不借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

季兒樹羨 夫殺其兄 欲復兄讐 羨不可行
不留不去 遂以自殃 馮翊表墓 嘉其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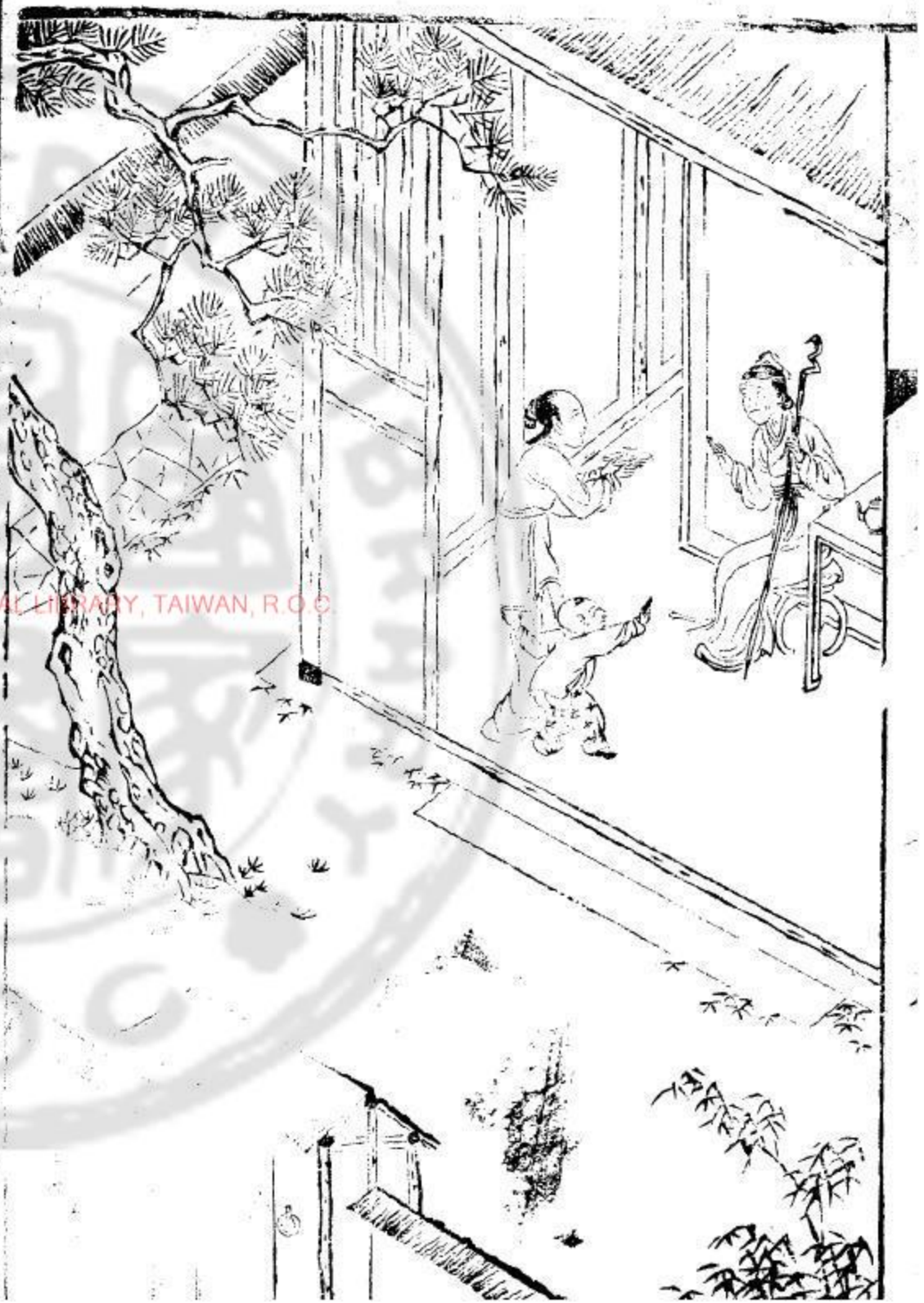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讐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讐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讐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息義也。夫重仁義。輕死生。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

京師節女。夫讐劫父。要女問之。不敢不許。期處既成。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



事親撫孤

魏氏上谷士人趙天民妻。耆民魏九思之女也。幼性端肅，寡言笑。年十五，趙迎而室焉。歸二載，生一子瓊。方五月，趙病，魏調侍粥藥，踰月晝夜不離枕席。趙病倍劇，魏欲同死。趙囑以養親撫幼，魏泣天諾曰：「少聞婦道，從一生而辱，不如死而榮。」遂對趙刺面毀容，誓死不二。趙卒，魏年甫十七，悲涕哽咽，而繼之以血，勺水不入口。大飲，浚翁姑以遺囑，哭勸始起，而食粥，執喪，甘淡素操，井臼紡績供親，甚勤備至，足不出戶。闕越歲餘，姑亦隨逝，繼姑欲奪其守，挫折萬態，抵死不

從戚媼亦憐而勸嫁魏正色言曰人以禮義為本棄
義失守與禽獸何異初志本欲殉夫死因承遺命故
勉為未亡人今繼姑雖不我諒惟竭力盡職而已即
殺身何恤也姑患頭痛親嘗藥跪奉食孝事愈恭節
操愈厲歷四十餘年如一日終致姑悅課瑗以易補
庠員內外皆稱其貞賢有司以事聞於
朝坊表為壽考婦克丁侍養終身

侍與魏母 毓德名族 貞於夫子 孝於舅姑
慈育厥子 惟懷永圖 樹楔表宅 先生白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六

辯通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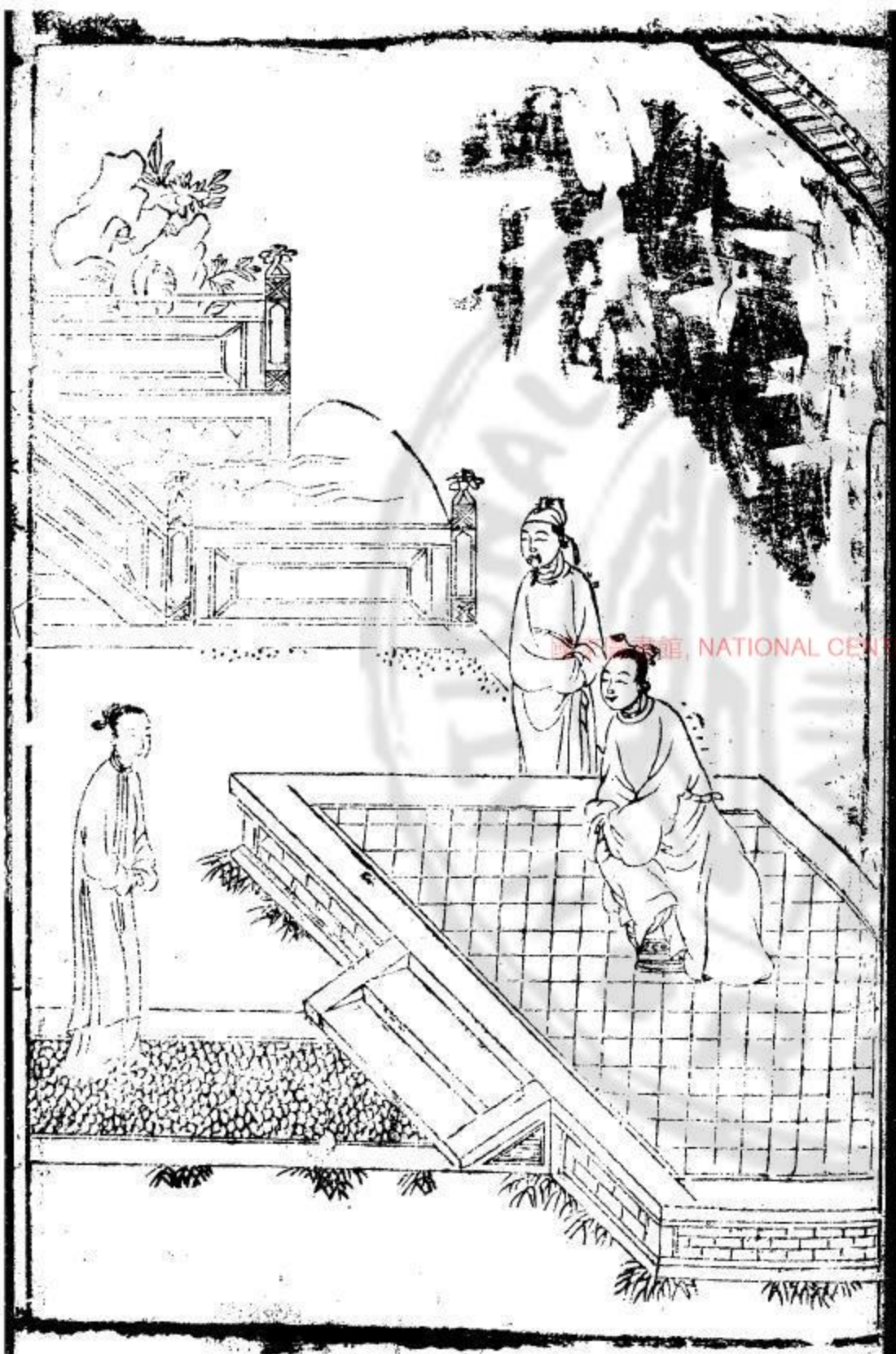
齊管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高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母老，母賤，母少，母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于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于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濕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公由是觀之，賤可賤耶？墨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馭馱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于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也語君矣，君不知識矣。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歌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

桓公乃修官職，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相。齊國以治，君子謂妾靖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

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稱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為說其詩。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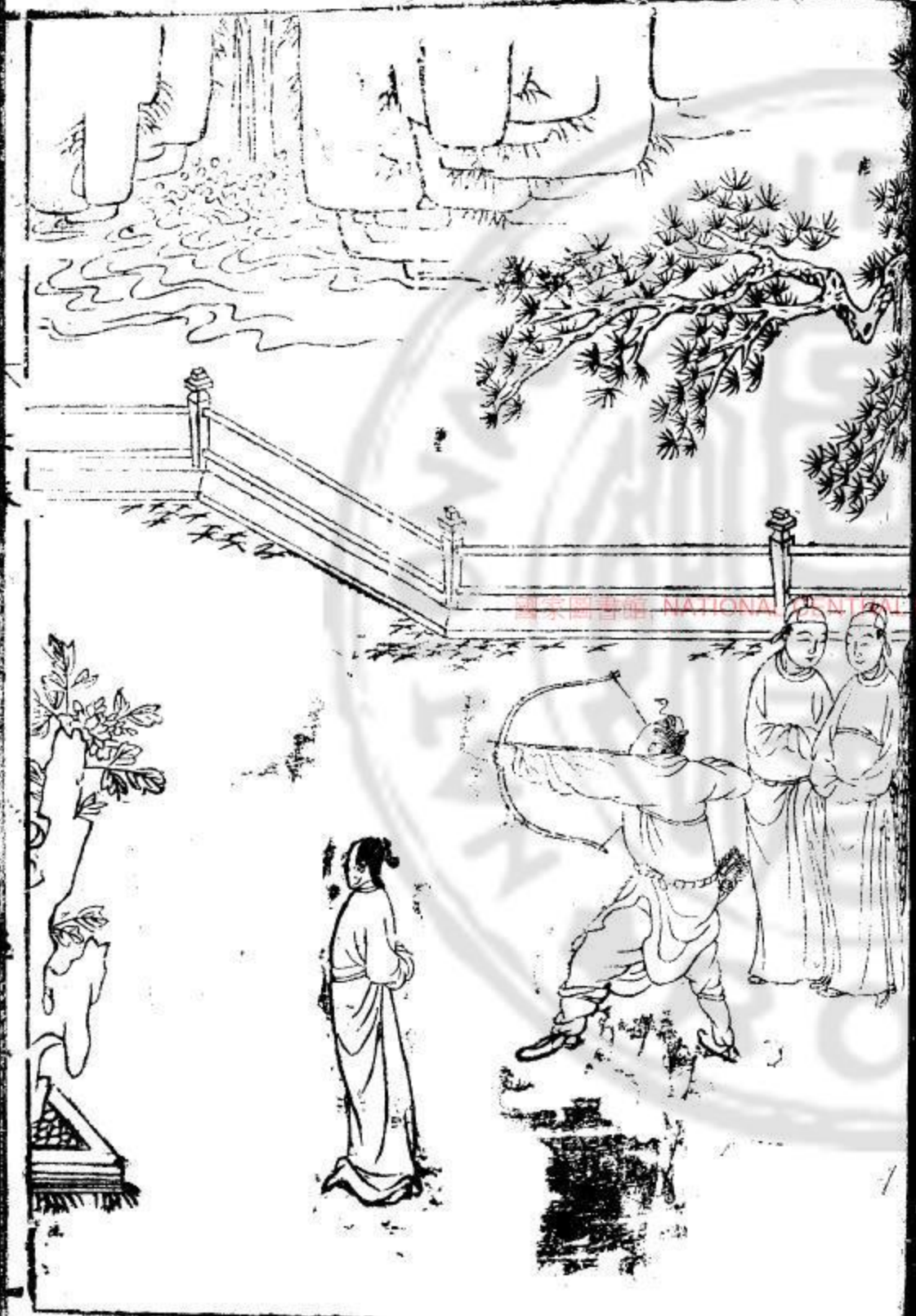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于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倘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者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罪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曰：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然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毋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

徵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

江乙失位 乙毋動心 既歸家庭 亡布八尋
指責令尹 辭甚有度 王復用乙 賜母金布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謂乎。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菑。蒿惻然為痛之。思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于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土階三等。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為之亦勞。其斲生于太山之阿。一日三翻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塵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之子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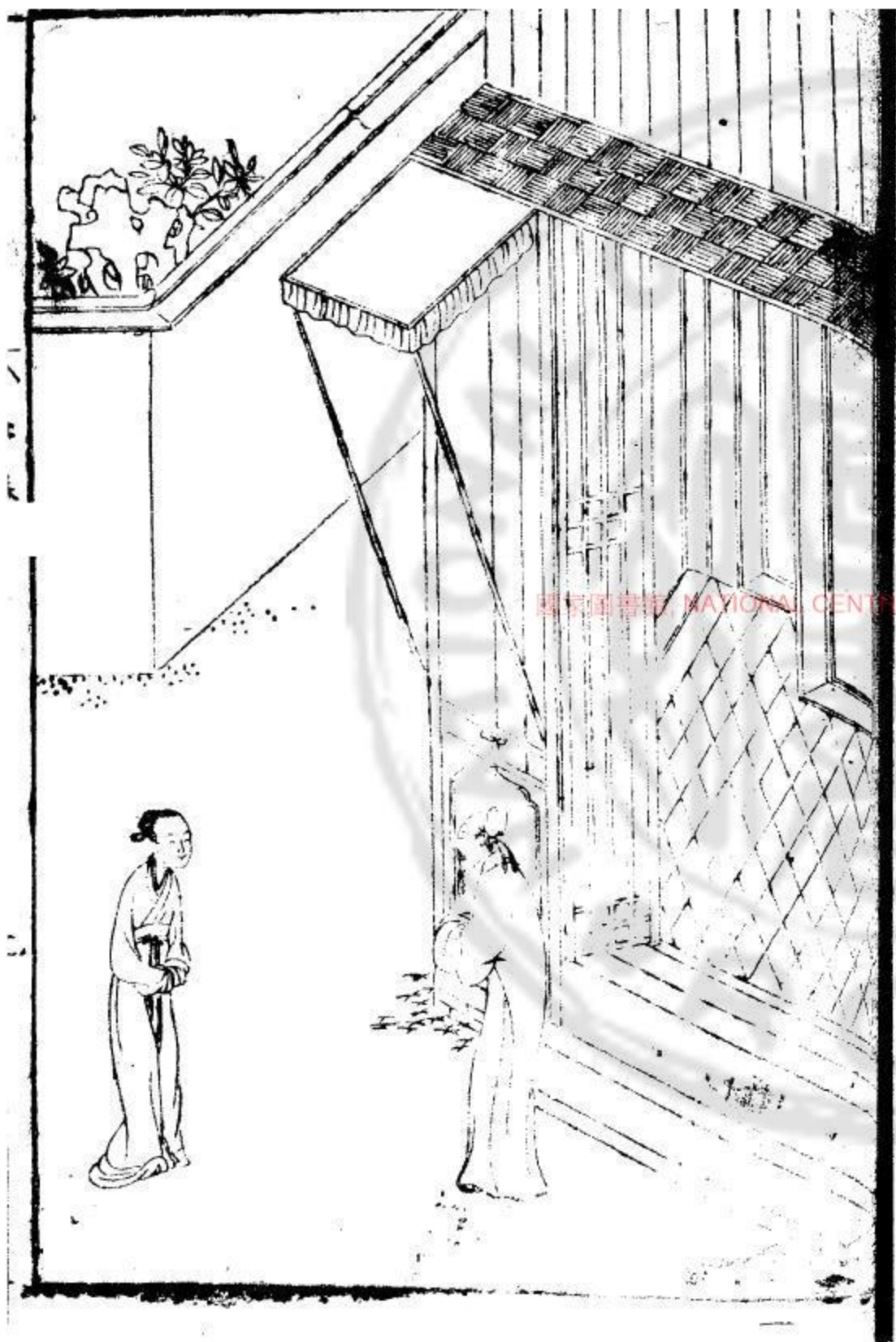
頌曰

晉卒作弓

三年乃成

公怒弓工

將



妻往說公

陳其幹材

列其勞苦

公遂釋之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于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于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于下。晏子聞之，笑曰：嬰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于名山神女，不勝麴孽之味。先犯君令，醉至于此，罪固當矣。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恣虐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木苗，昔者宗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以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歆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嚴威令，謂之逆；刑殺

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嚴威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是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未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之禁，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

景公愛槐 伐醉折傷 景公將殺 其女悼慳

奔告晏子 稱說先王 晏子為言 遂免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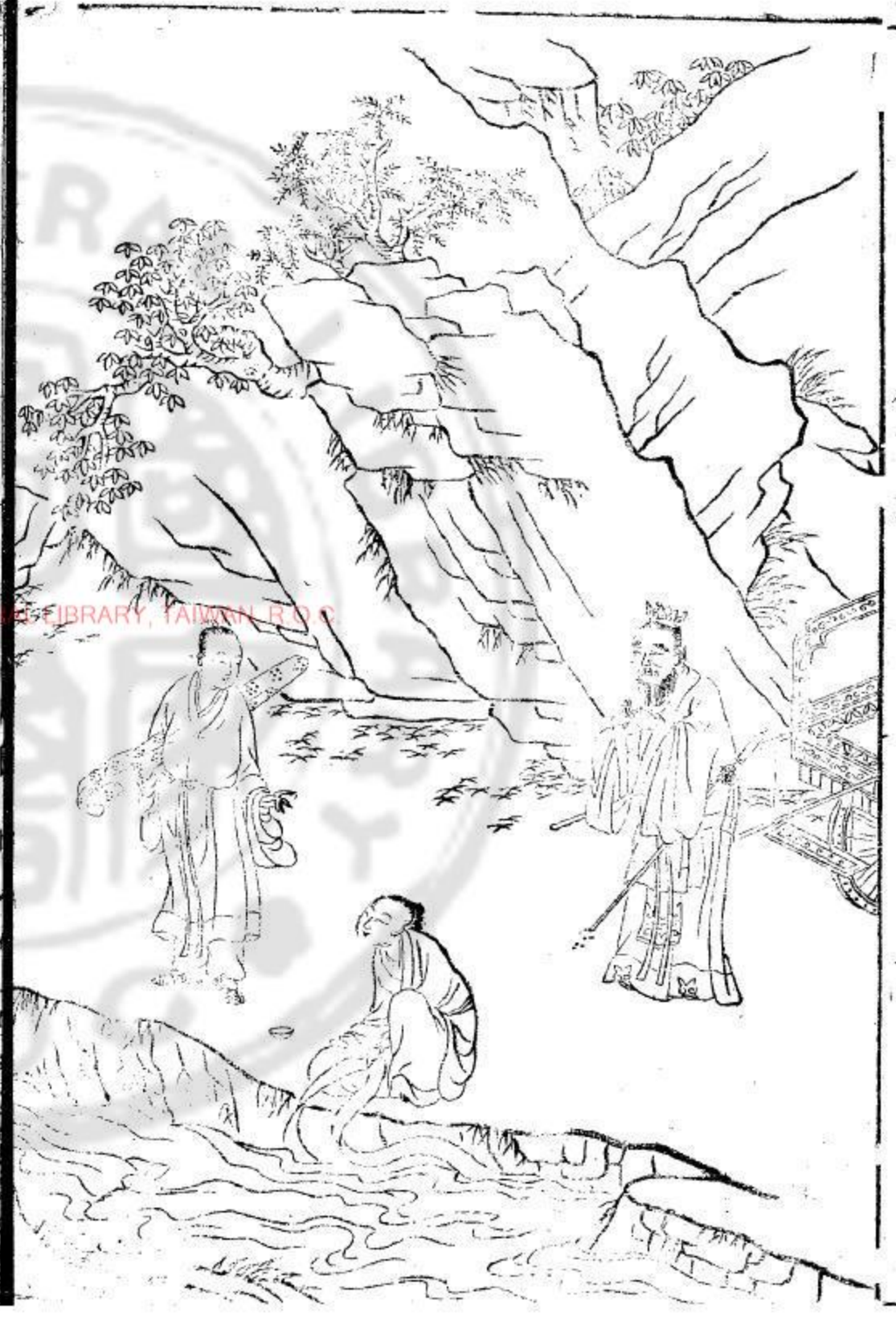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于荆，至
于狹路，有一婦人無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
于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
以貳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
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無侮鰥寡，而畏高明。」
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鞭
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
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
楚野之鄰人也。大夫曰：『盍從我于鄭乎？』對曰：『既有狂
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
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

辯女獨乘 遇鄭使者 鄭使折軸 執女忿怒
如陳其寃 各有其序 鄭使慙去 不敢談語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
 隧見處子珮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
 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
 北鄙之人也自此徂南將飲之楚之蓬天之暑或思譚
 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
 其水一清一濁流入于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
 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授而棄之浣流而挹之滿而溢
 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
 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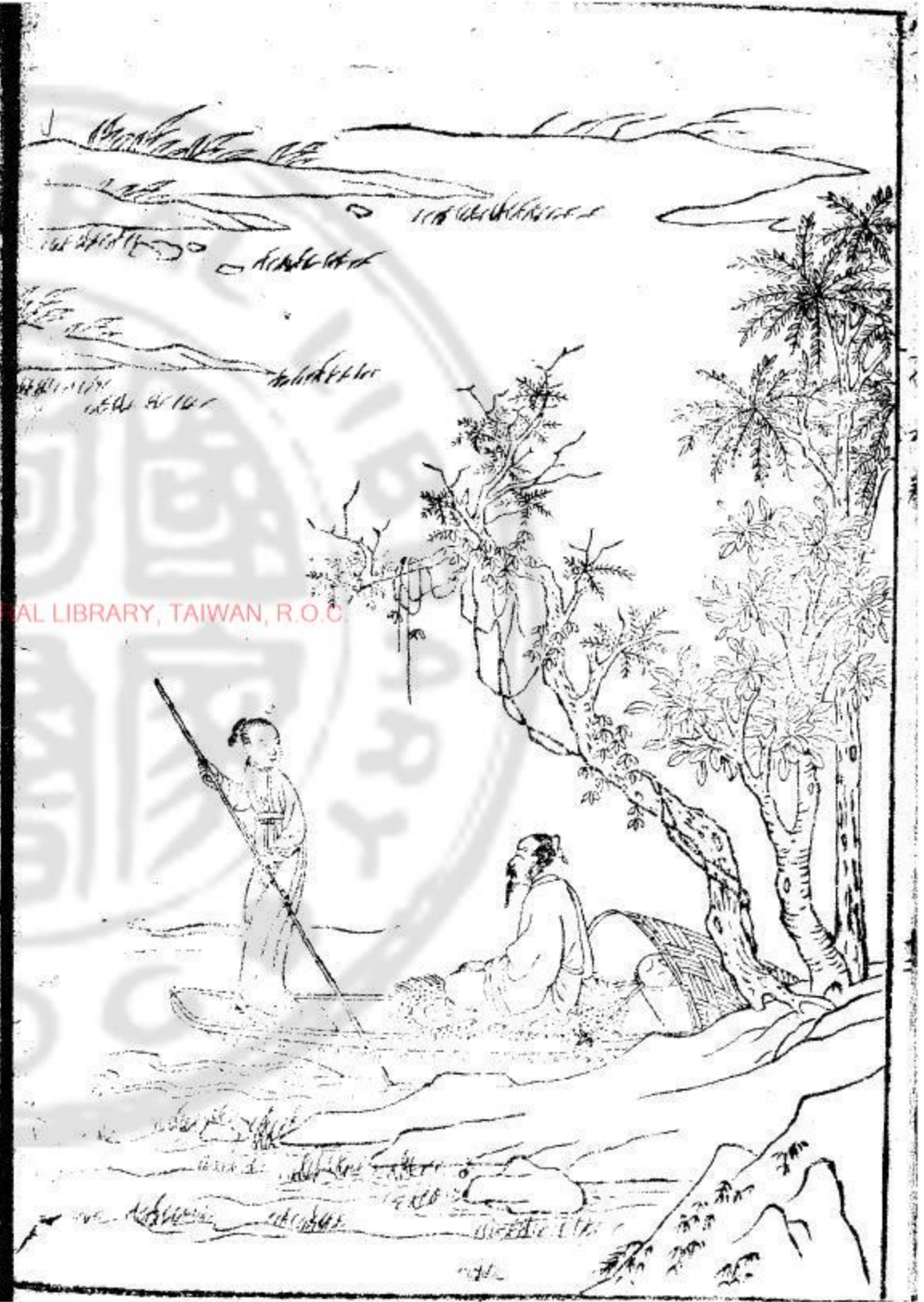
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賔，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吾此鄙之人也。自此徂南，將款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公其資財，棄于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于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

頌曰

孔子出遊 阿谷之南 異其處子 欲觀其已
子貢三反 女辭辯深 子曰 知禮不淫

趙津女媠

趙津女媠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媠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媠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漉醉至于此君欲殺之媠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媠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媠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君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旦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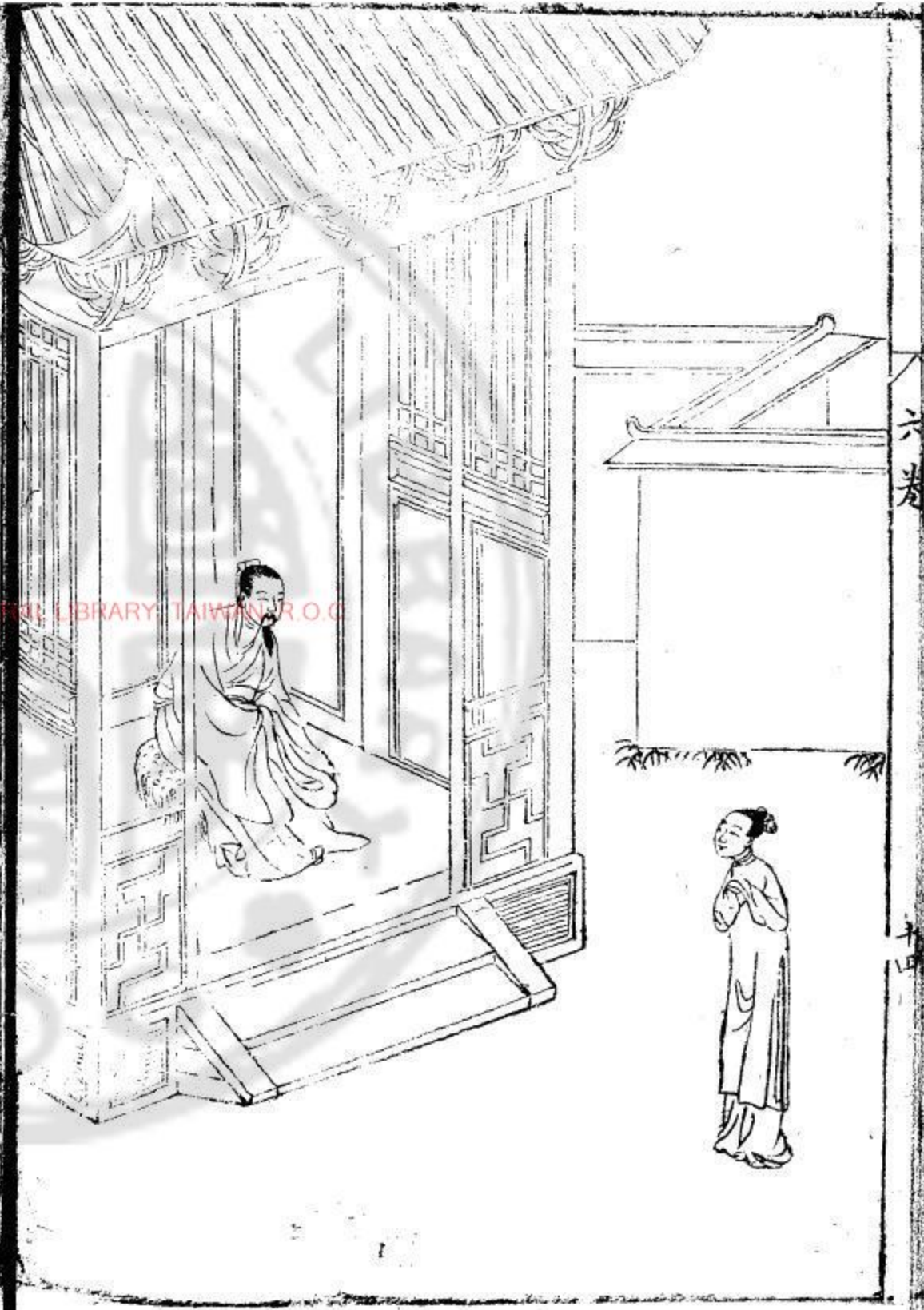


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
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
夫齊戒沐浴素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
昔者湯伐夏左駟牝驪右駟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
殷左駟牝驪右駟牝驥而遂克紂至于華山之陽主
君不歆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
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并彼阿兮面觀清
水揚波兮杳冥二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
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楫使龍助兮主
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

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被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
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
而去簡子歸乃納幣于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
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
也

頌曰

趙簡渡河 律是辭荒 將款加誅 女娟恐惶
操楫進說 父得不喪 維久難敵 終遂發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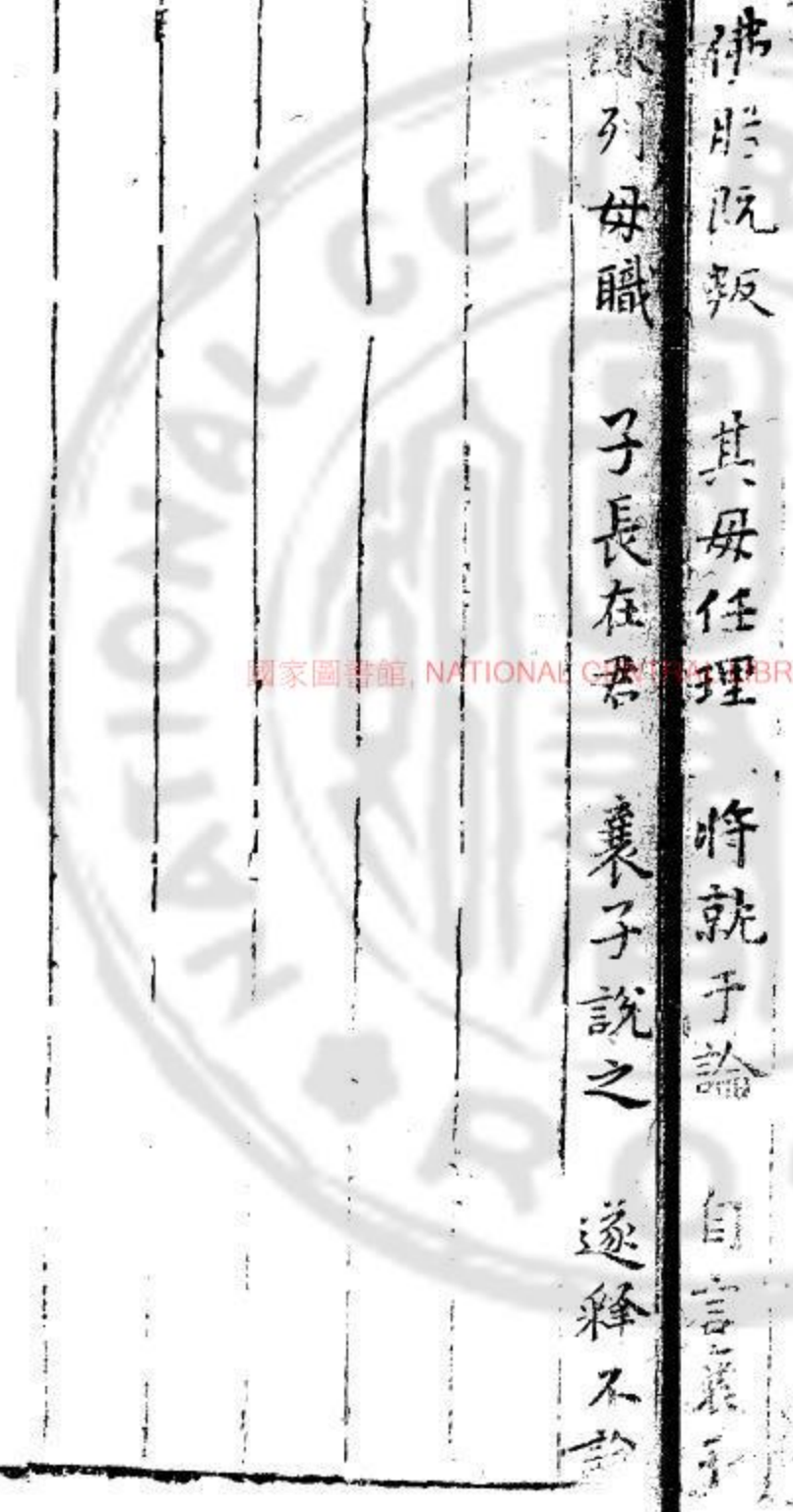
趙佛勝母

趙佛勝母者趙之中年宰佛勝之母也佛勝以中年
 謀趙之法以城畔者身死家收佛勝之母將論自言
 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于主君乃言不
 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于襄子襄子問其故
 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于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
 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
 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
 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
 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于主君妾聞

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
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
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
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
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胥
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胥之母一言而
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
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

佛胥既叛，其母任理。將就于論，自言襄子
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訖。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
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
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
破胡諛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
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凡惡虞姬曰其幼弱在于
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遇之王疑之乃閉虞姬于九
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
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于意乃召
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



體生于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譙昵附王
著鷹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慘
憐之心真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于百重之下
不意大王乃復見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柳
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于妻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
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
有司受賂聽用邪人率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
哭城、為之崩亡士嘆市、為之罷誠信廢內感動
城市妾之究明于白日雖微號于九層之內而衆人
莫為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二罪豈固
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
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毒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
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甚王不
執政國殆危矣于是王大悟出處惟、之于朝市封
即墨大夫以萬戶東阿大夫、以、之起兵收故
侵地齊國震懼人知東阿大夫、不、務盡其職
齊國大治君子謂處、好善詩云此見君子我心則
降此之謂也

頌曰

齊威情政 不治九年 虞姬識賊 反害其身

姬列其事 上指皇天 歲王覺寤 卒與強秦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胞，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流棄莫執。于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借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于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于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女子不索，而為寡人而歌于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慕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其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

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
殆也。賢者匿于山林、諂諛強于左右、邪僞立于本朝。
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沉湎、以夜繼晝、女樂
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
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于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
哉！無監君之言，乃今一聞。于是折漸臺、罷女樂、退諂
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
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監君為后，而齊
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
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

無監之女 干說齊宣 介別四殆 稱國亂頌
宣王逆之 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 拜無監君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瘡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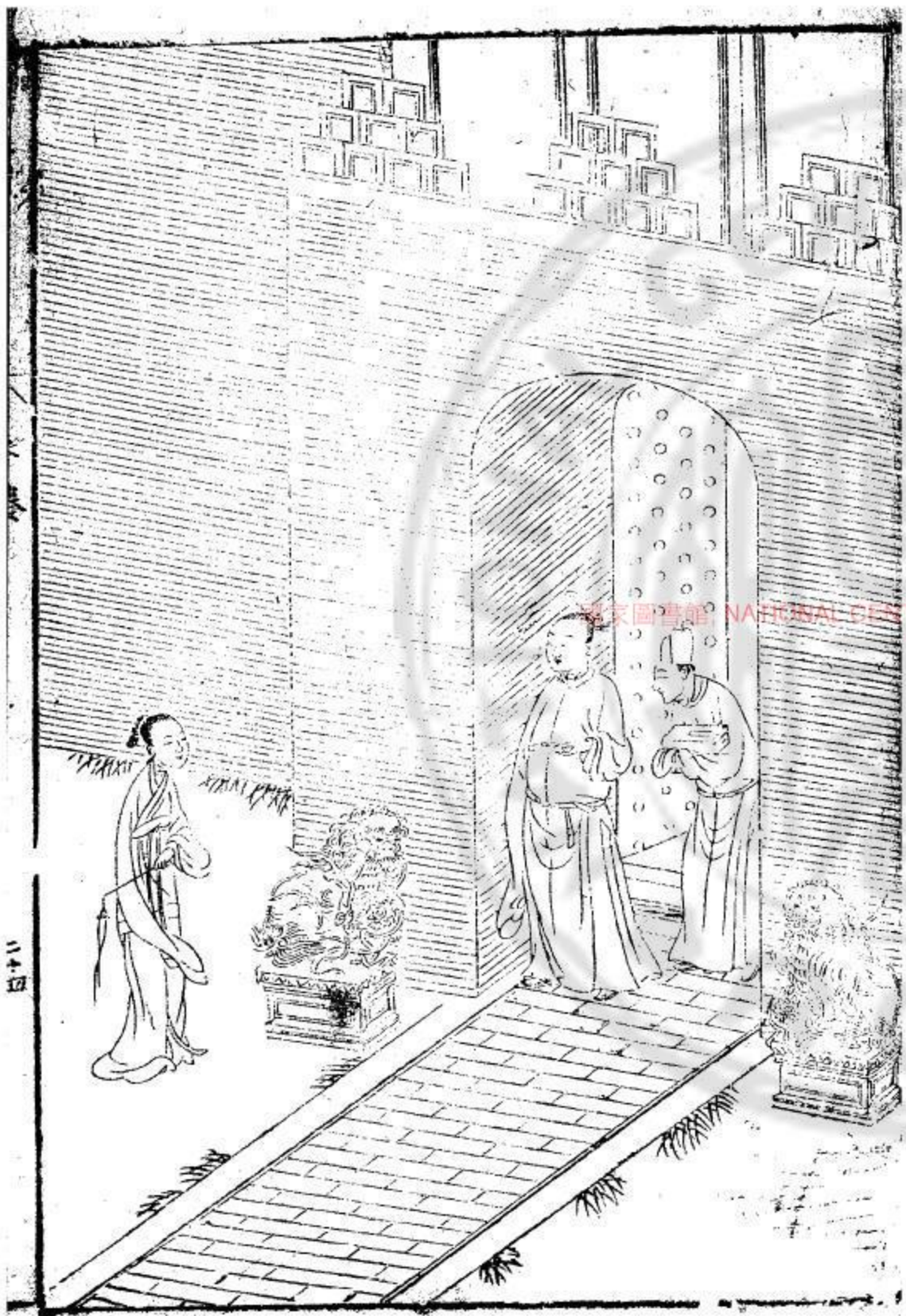


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于是王遣婦使，二者以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于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恠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于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廢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于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于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于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

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宿瘤 東郭採桑 閔王出遊 不為寢常
王召與語 諫辭甚明 卒升后位 名聲光榮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于鄉，五逐于里，孤無父母，擯棄于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于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于鄉者，不忠也；五逐于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

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椽墮，椽椽墮，則屋必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椽椽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哲，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一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為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

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五曰
吾用之柰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之入而
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
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
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
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

齊孤逐女 造棄王門 女離五逐 王猶見焉
譚國之政 六甚有文 與語三日 遂配相君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謀其國乃使張儀聞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于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外以觀其勢王已出蔽臣必倍敵國而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

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于幟下願有謂于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為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于王恐壘閣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墻歎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于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弼輔必且殆也墻歎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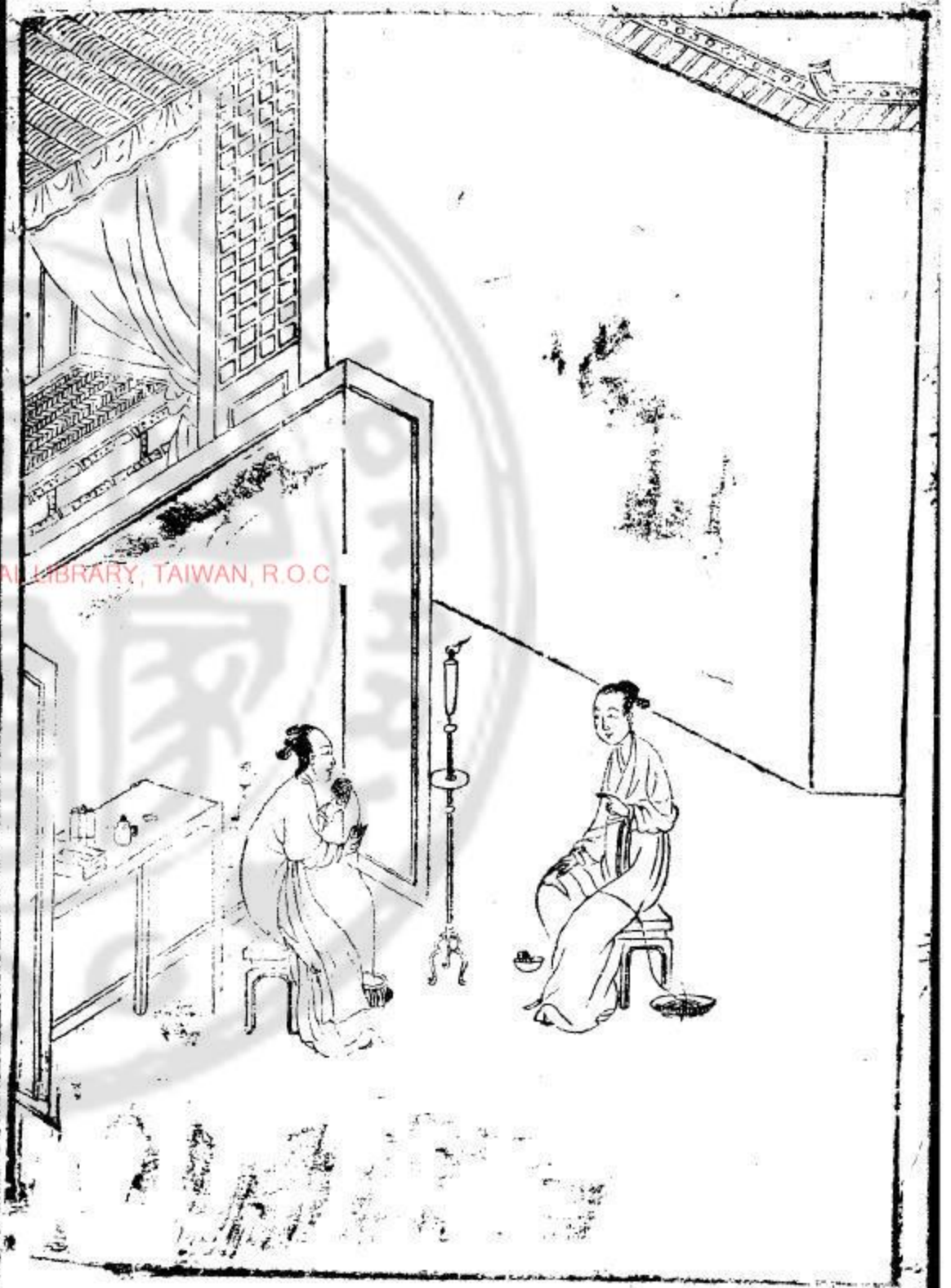
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
壤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曰以甚今禍
且構王遊于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
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
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濶達一患也宮垣未繕民
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
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
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及國門
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
乃立姪為夫人立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節儉愛民
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于禮而終守以正
詩云北風其喑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
謂也

頌曰

楚處莊姪 雖為女童 以幟見王 陳國禍凶
設王三難 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 終卒有功

齊女徐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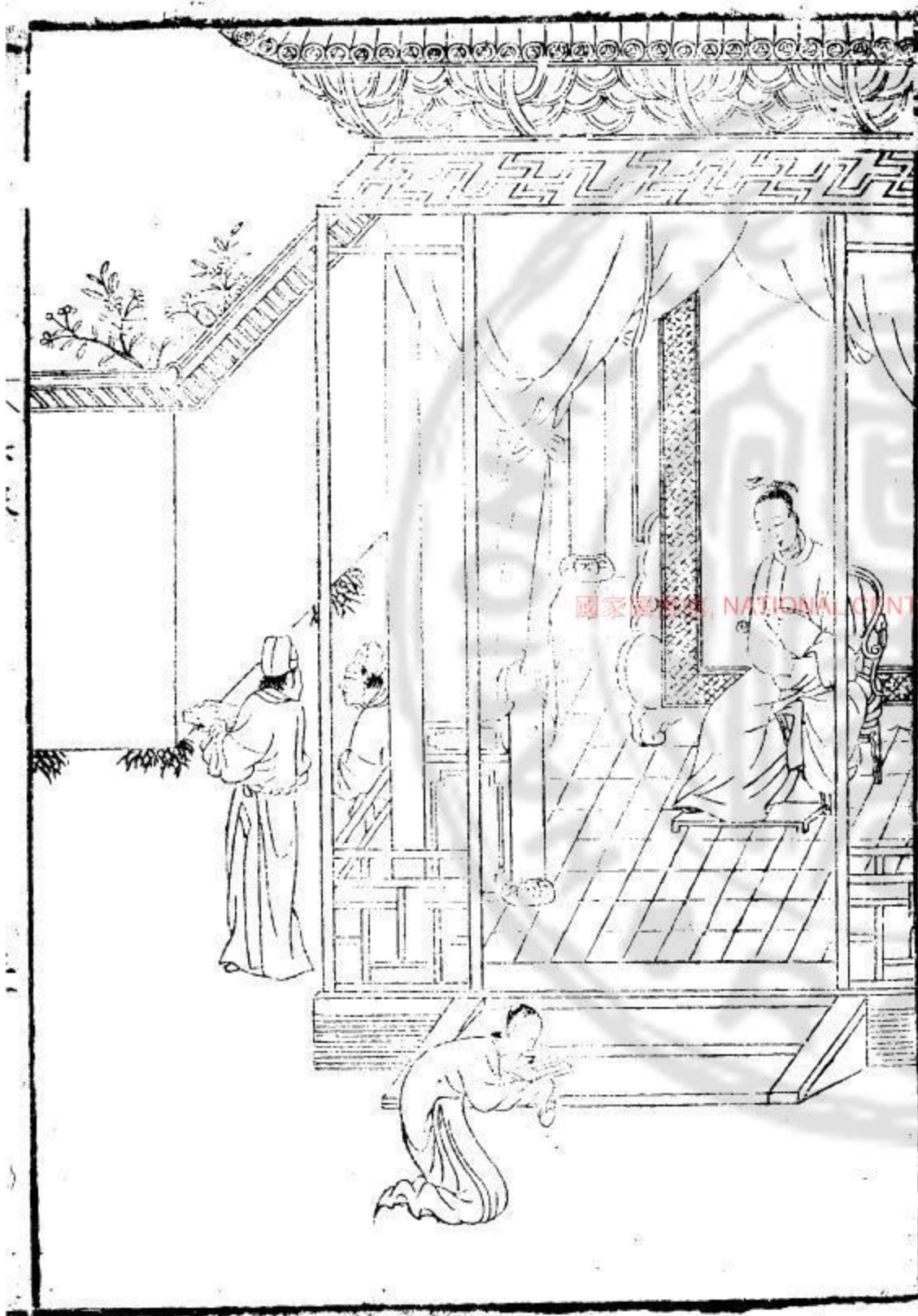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與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于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于隣，則辭安



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徐吾 會績獨貧 夜託蠟明 孝子吾絕馬
徐吾自列 辭語甚分 卒得容人 終沒後言



齊太倉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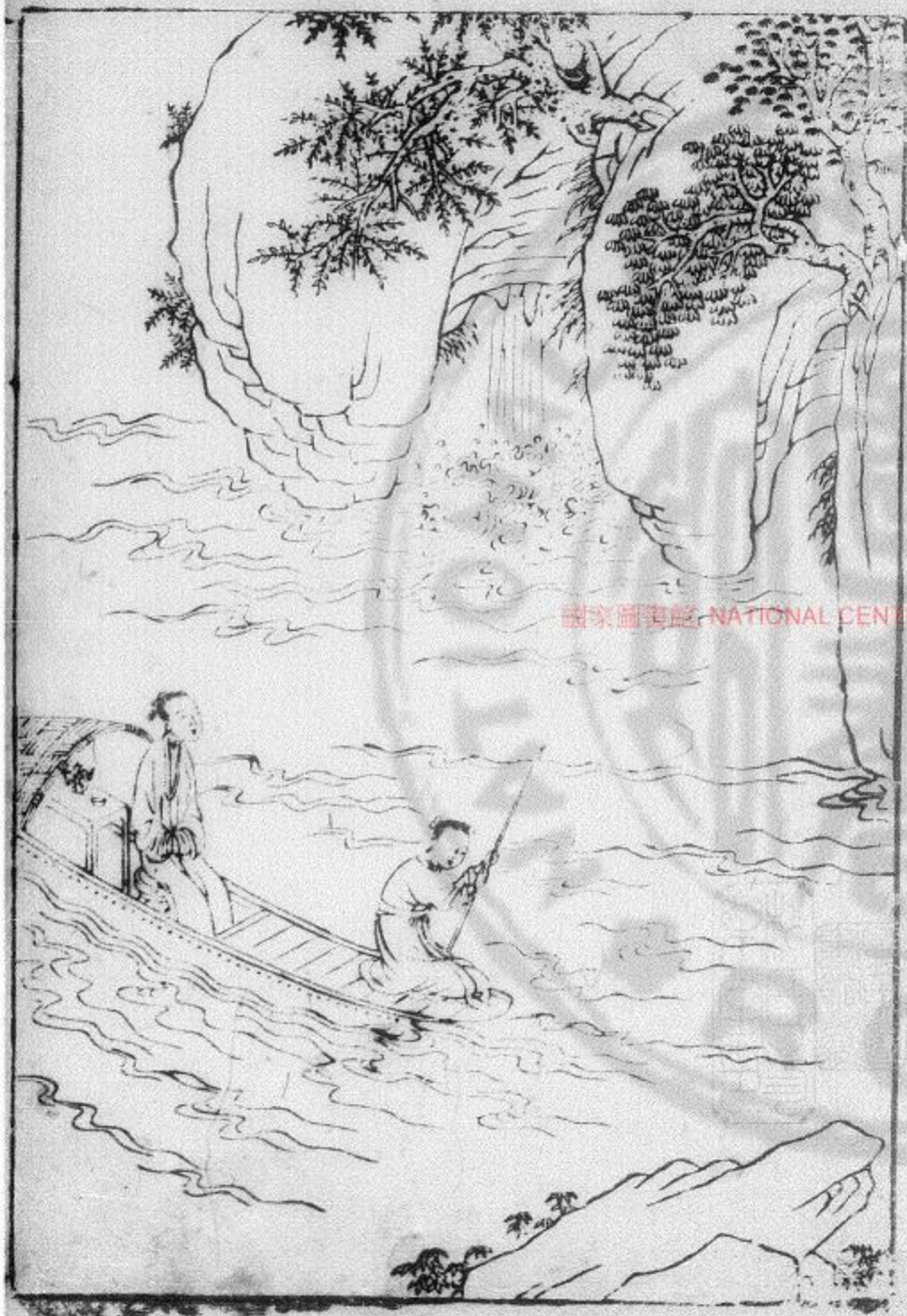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示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

刑五而教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與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其道無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嚴之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頭者髡抽脅者笞剛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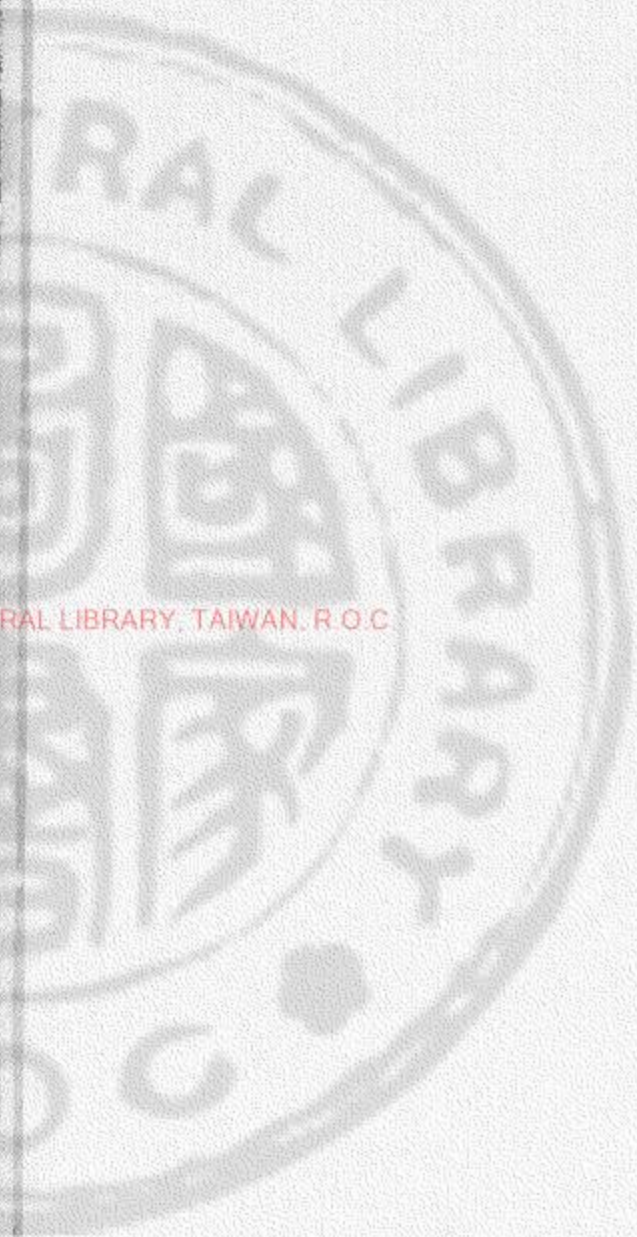
頌曰

緹縈訟父 亦孔有識 推誠上書 文雅其備
小女之言 乃感聖意 終除肉刑 以免父事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七

孽嬖傳

夏桀末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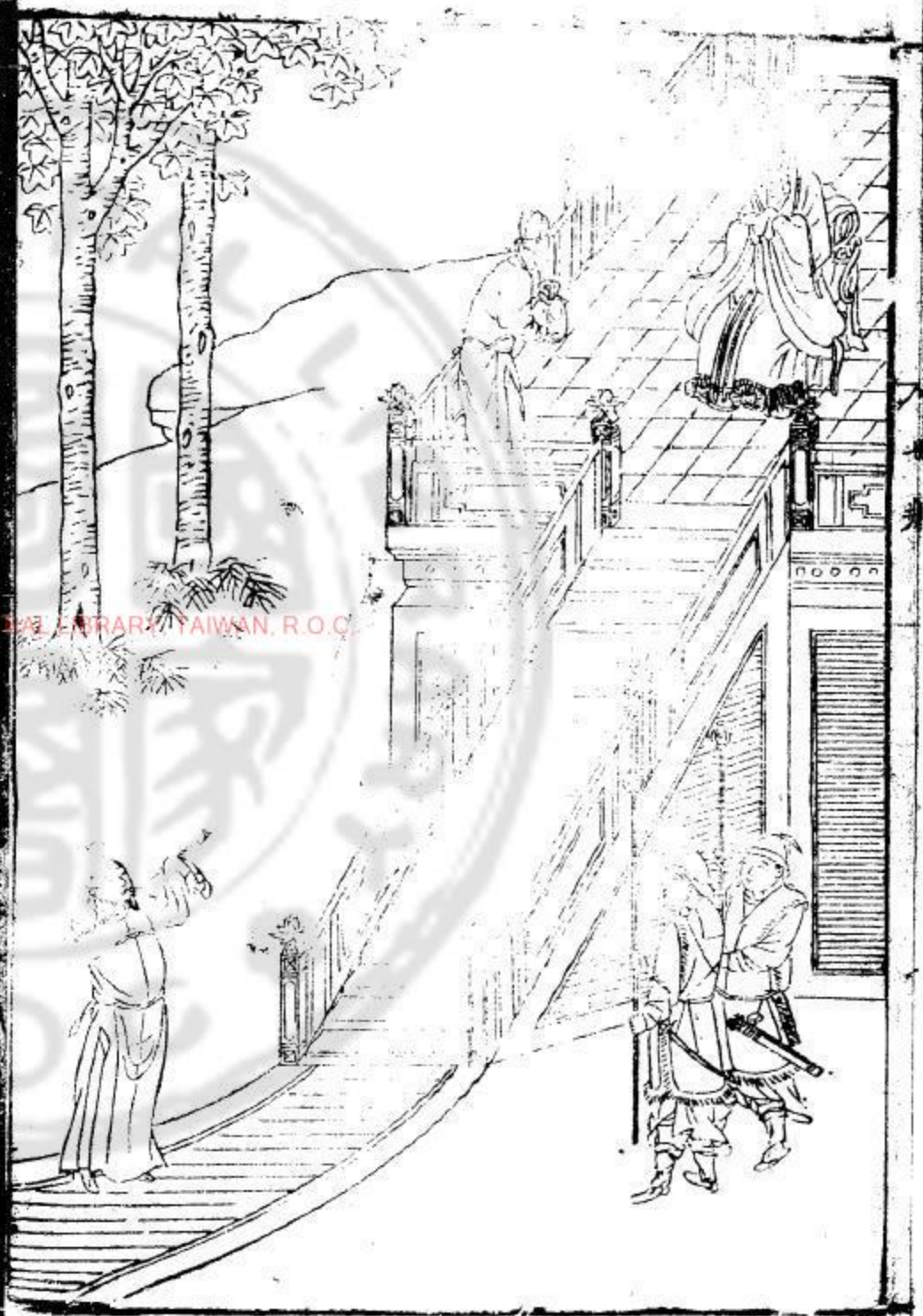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于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儻戲者，聚之于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妹喜于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斲其頭而飲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曰：「亡而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請以大叛于。是湯受命而伐之，戰于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

頌曰

末喜配桀 維亂驕揚 桀既無道 又重其荒
姦究是用 不恤法常 夏后之國 遂反為商

殷紂妲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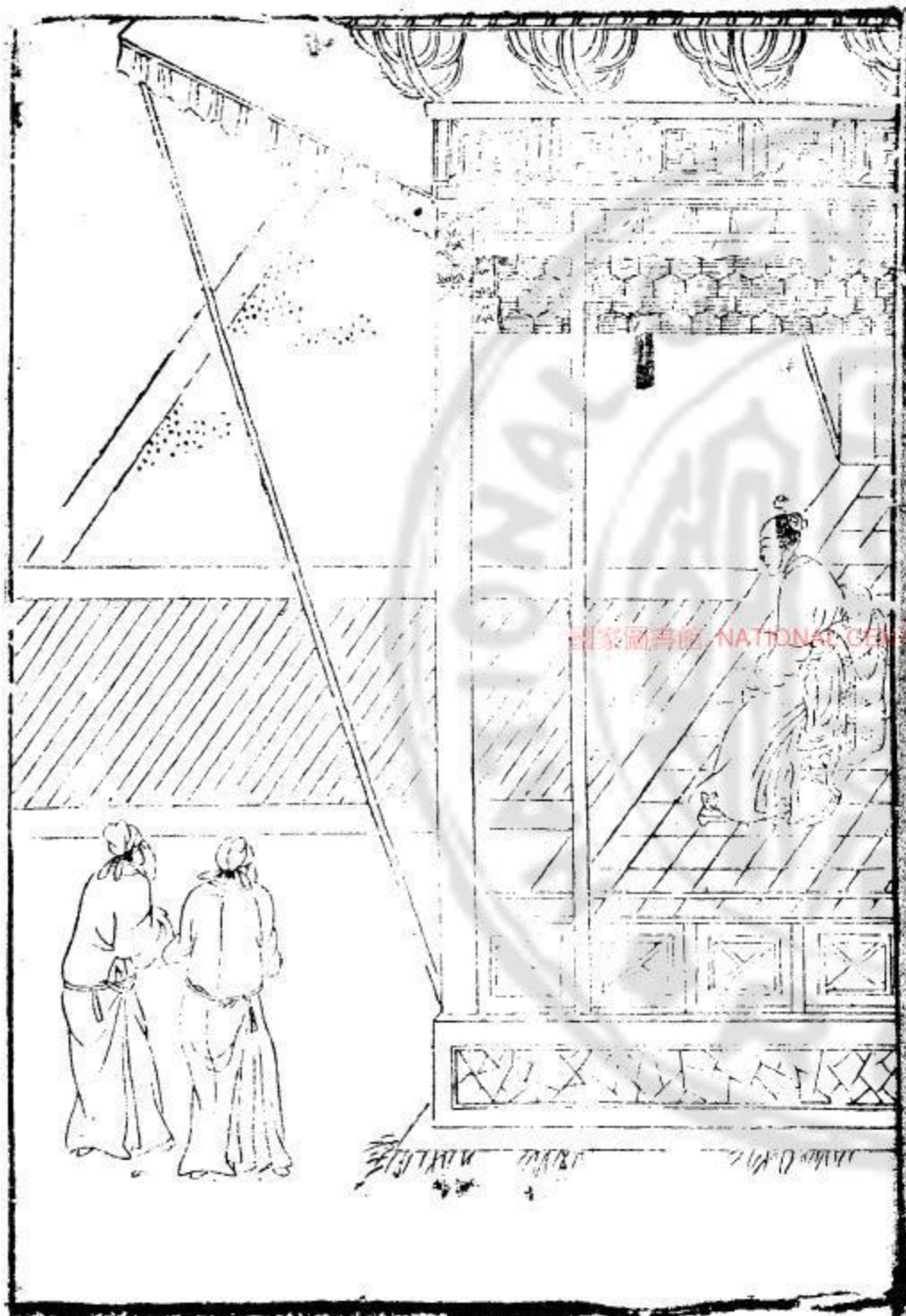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于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辨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二之樂，收珍物積之于後宮，設目群女，咸獲所欲，積糟為丘，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



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于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
受命與師代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
寶玉衣而自殺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
于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
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

妲己配紂 惑亂是修 紂既無道 又重相謀
指笑炮灸 諫士剗囚 遂敗牧野 友商為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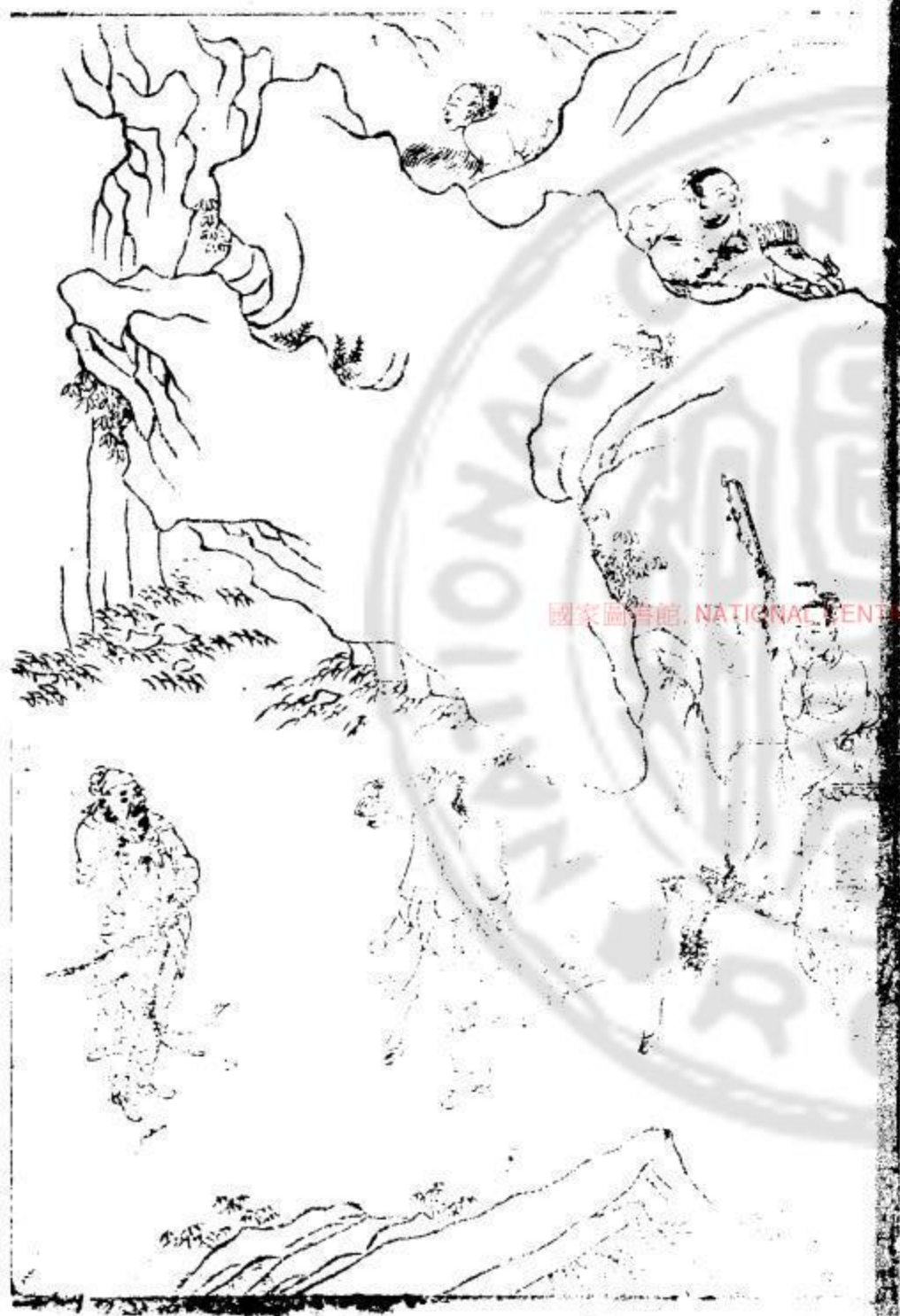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褒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伺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祭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祭犢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聚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為玄蛇入後宮二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檠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而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于褒長而好褒人始有獄獻之以醜幽王受而嬖之遂終褒始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立褒姒為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為太子幽王惑于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申侯弑之穉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歎其笑萬端故不笑然王為燈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然王歎悅之數為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

戎共攻幽 幽王舉烽燧 徵兵莫至 遂殺幽王于驪
山之下 虜褒姒 盡取周賂而去 于是諸侯乃即申侯
而共攻 故太子宜臼 是為平王 自是之後 周與諸侯
無異 詩云 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 此之謂也

頌曰

褒神龍變 寔生褒姒 興配幽王 廢后太子
舉烽致兵 笑寇不至 申侯伐周 果滅其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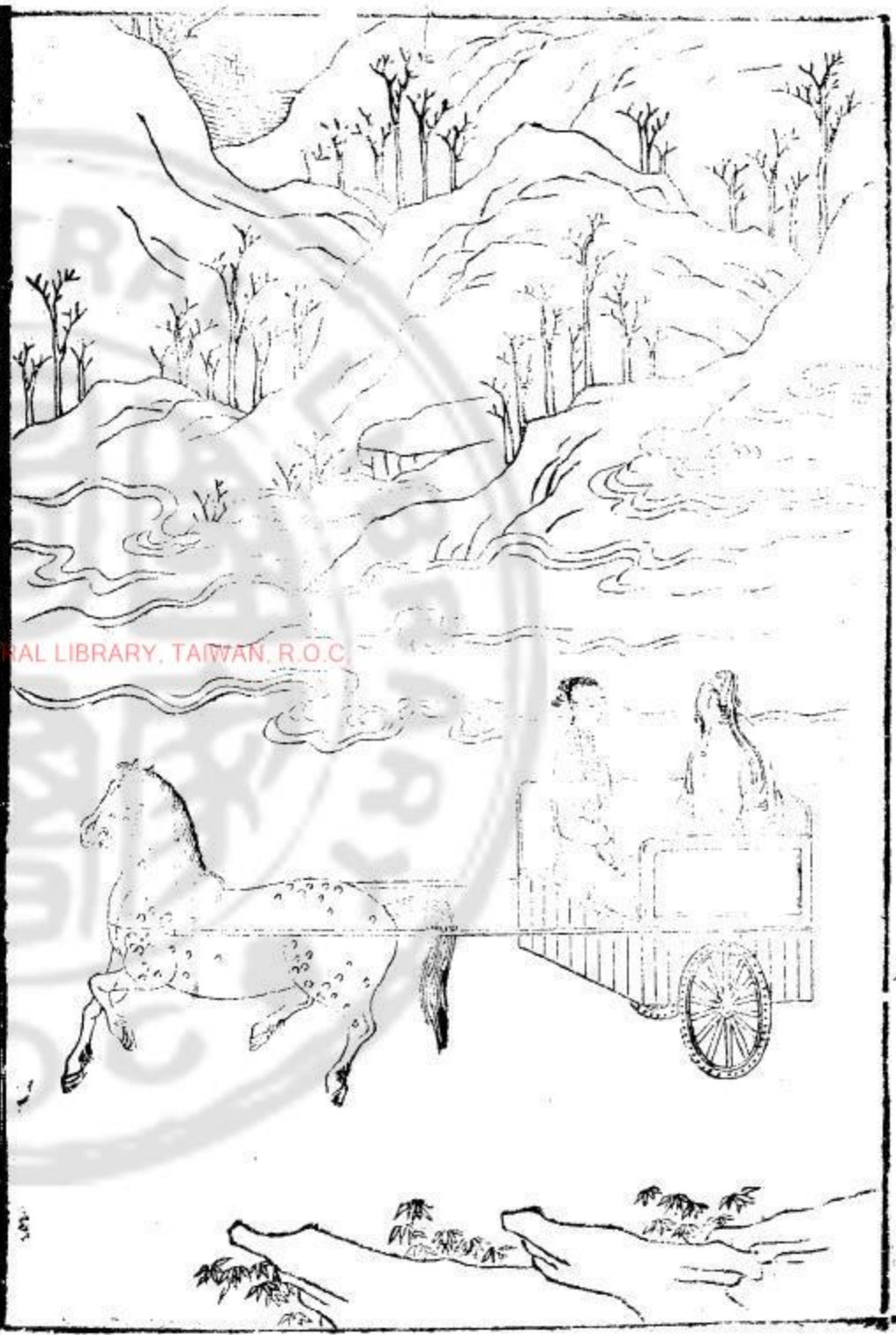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于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以壽為已死，乃謂盜曰：「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寔，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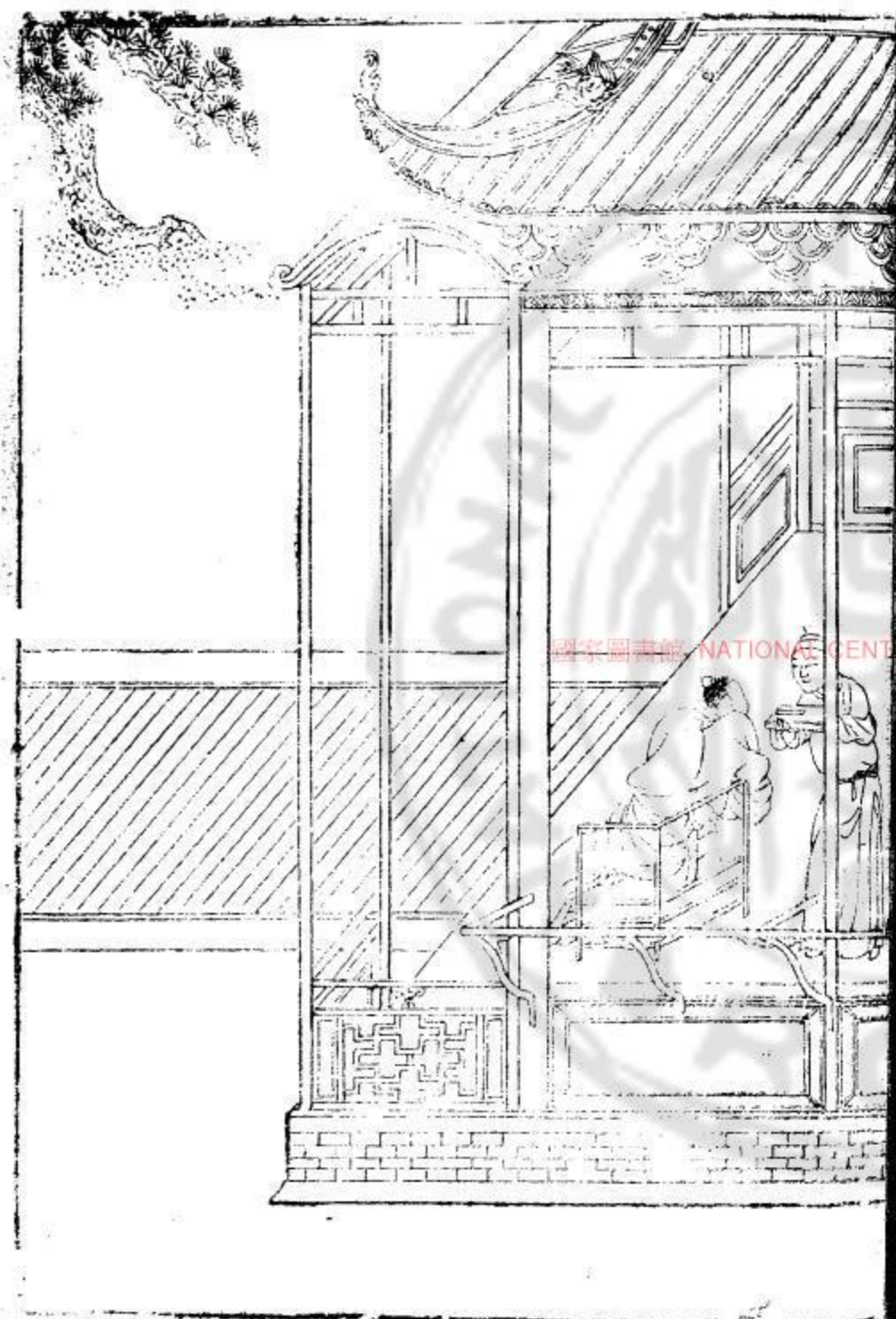
衛之宣姜 謀危太子 欲立子壽 陰設力士
壽乃俱死 衛果危殆 五世不寧 亂由姜起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
孀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背也謂之有禮焉
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
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
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相
而殺之遂死于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
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誦曰



文姜淫亂 配魯桓公 與俱歸齊 齊襄淫通
 俾厥彭生 摧幹越骨 維女為亂 卒成禍印

魯莊哀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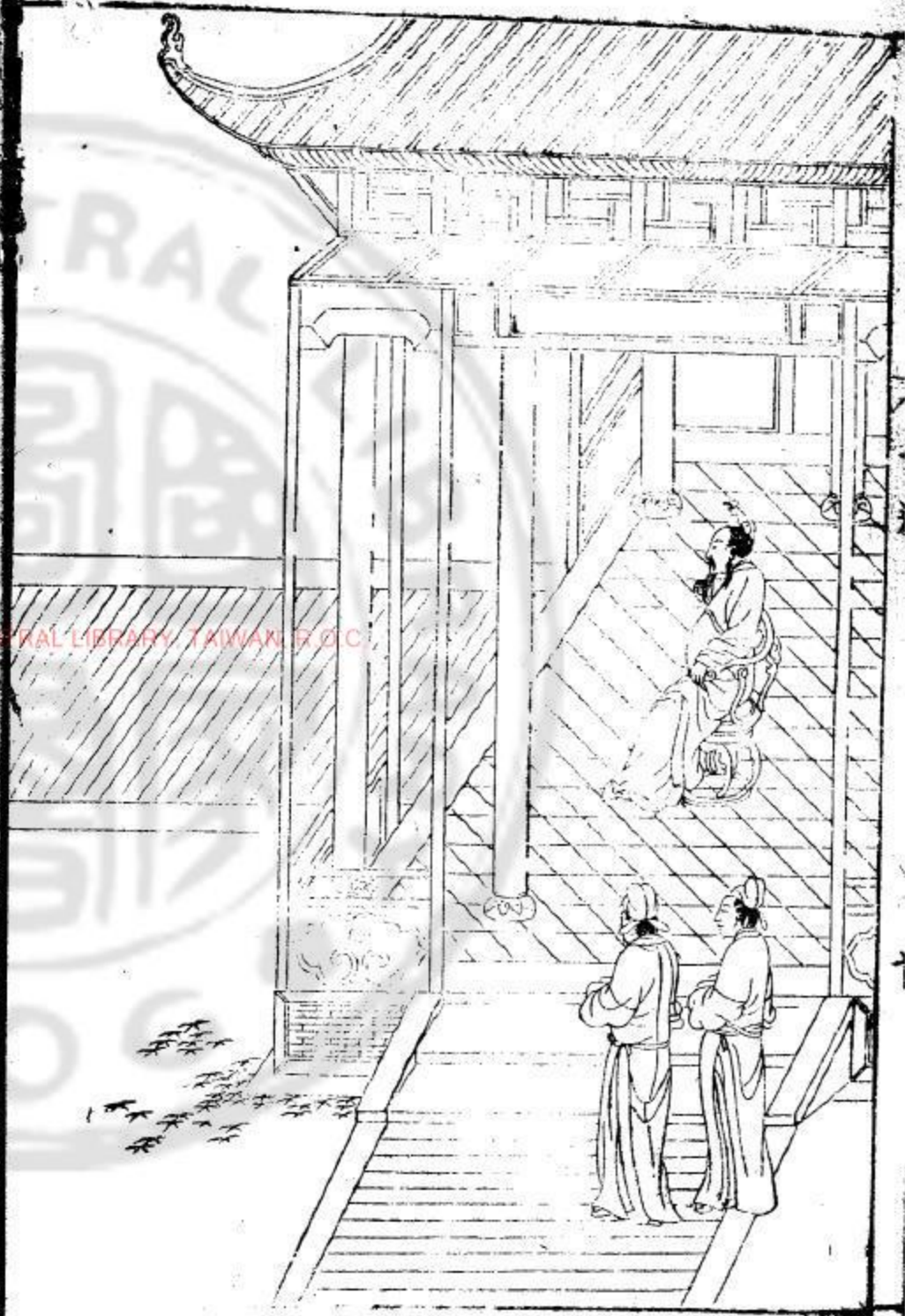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宮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束粟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淫通于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莊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于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為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齋襲弑閔公于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

哀姜好邪 淫于魯莊 延及二叔 驕妬縱橫
慶父是依 國適以亡 齊桓征伐 酖殺哀姜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我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我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于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為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遂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
蒲夷吾居二屈晉獻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
故對曰吾聞申生為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于
民今謂君惑于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于
君君未終命而殒君其柰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
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為民與為
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除亂而
衆說妾不歎焉雖其愛君歎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
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
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為民而不
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
君何不老而揆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
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
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巫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
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置鴆于酒施毒于脯
公至召申生將酢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
酒于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
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
子之國子何遲為君有父恩忍之况國人乎紂父以
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

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
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
于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閻楚刺重耳重耳
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
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
姬鞭而殺之于是秦立奚吾是為惠公惠公死子圉
立是為懷公晉人殺懷公子高梁立重耳是為文公
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
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

驪姬繼母 惑亂晉獻 謀譖太子 毒酒為權
果弑申生 公子出奔 身又伏辜 五世亂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PEI, ROC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鄆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借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為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逐擯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善之長也



身嘉之會也。利養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不。得出矣。卒薨于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

繆姜淫泆 宣伯是阻 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
既廢見擯 心意摧下 後雖善言 終不能施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
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一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
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公孫寧儀
行父與陳靈公皆通于夏姬，或衣其衣以戲于朝。泄
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
之，不待幽閔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
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治知之，寡
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治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
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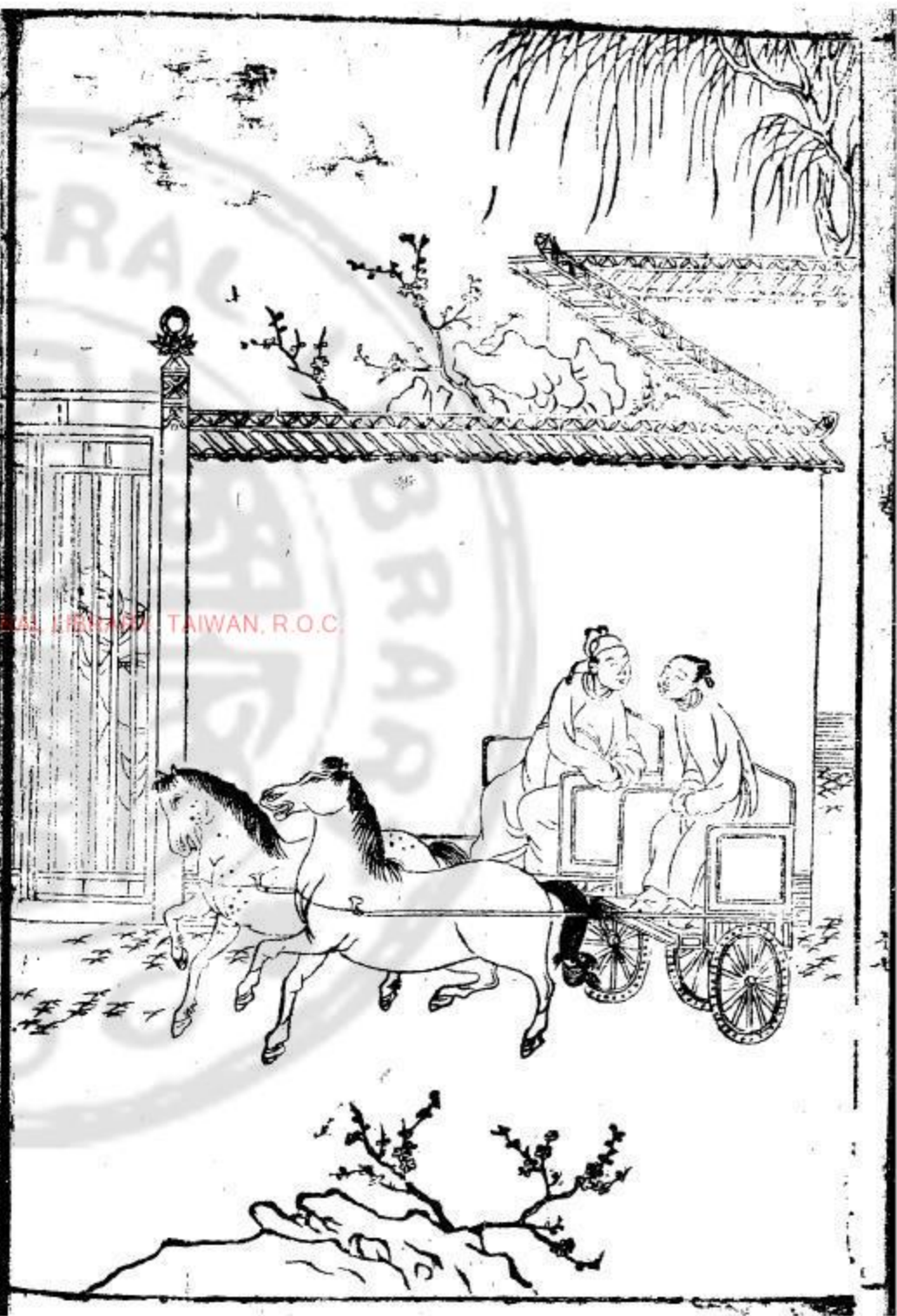


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為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為淫。為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幽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于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于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

夏姬好美 滅國破陳 走二大夫 殺子之身
殆誤楚莊 敗亂巫臣 子反悔懼 申公族分

齊靈嬖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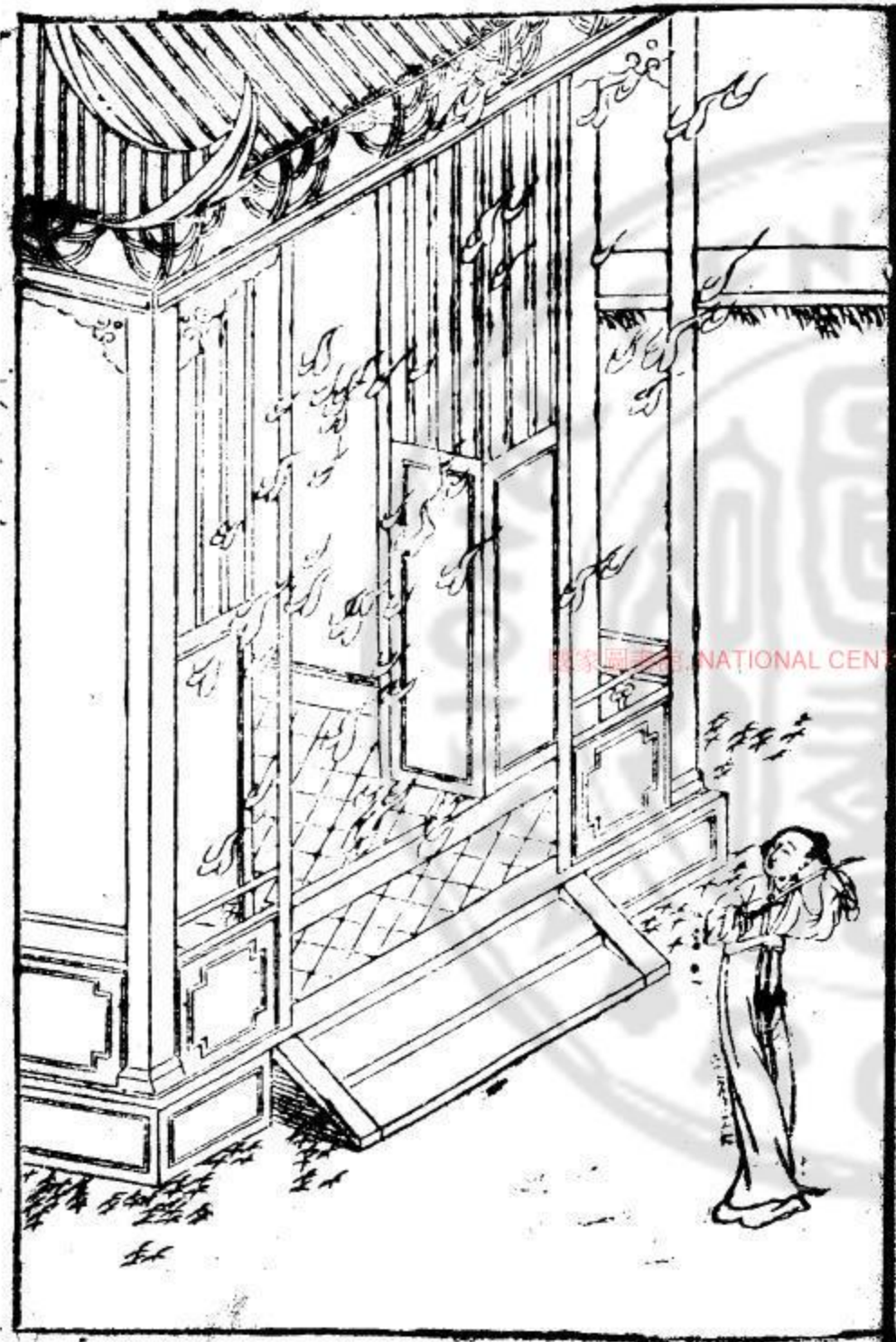


齊嬖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嬖
子淫通于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宮
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
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
于柯陵高子鮒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開門而索客孟
子訴之曰高鮒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
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佐遂奔莒更以崔杼為
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
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懇而殺之及靈公薨

高鮑皆復遂殺孟子、蔡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坐
婦寺。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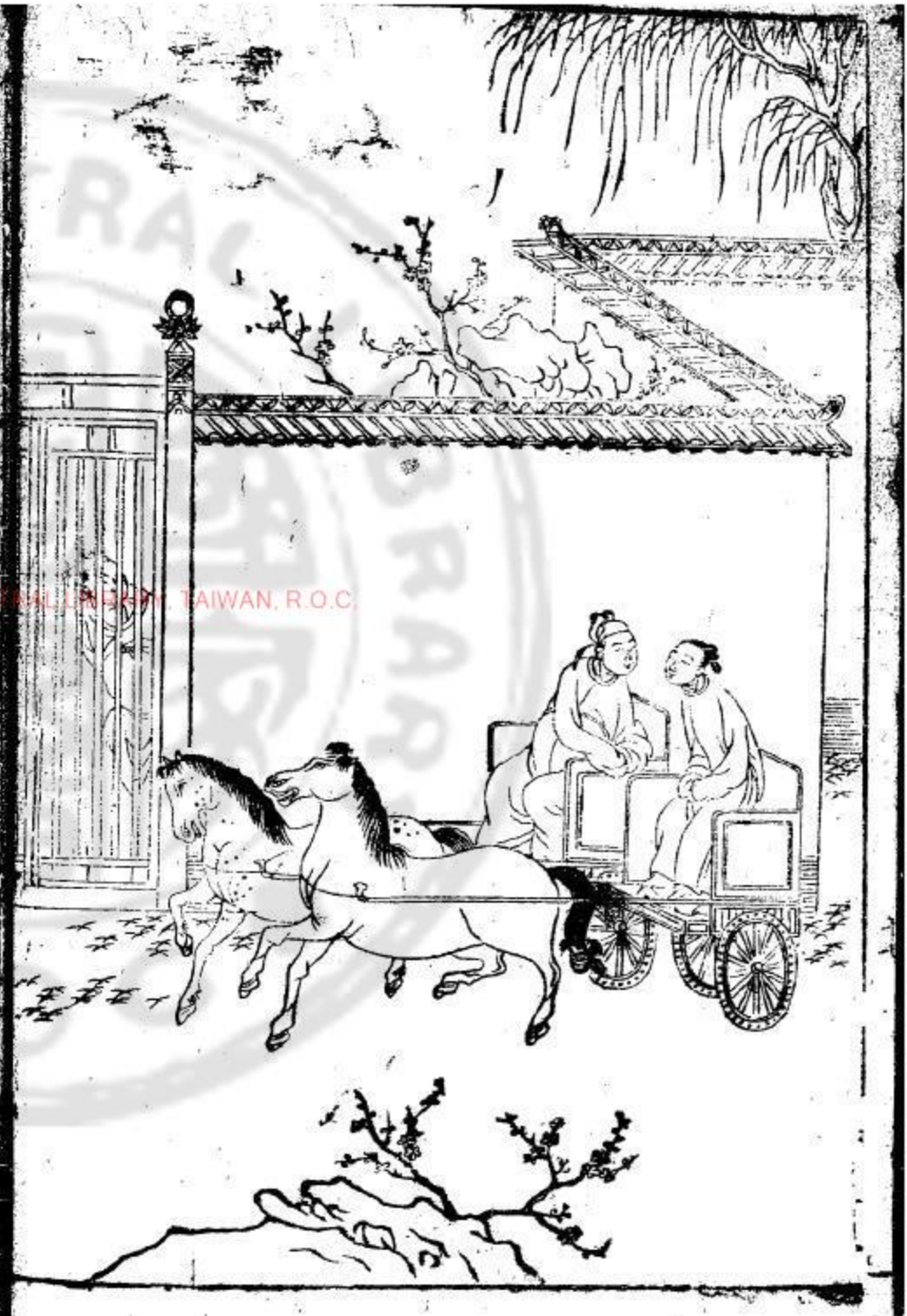
頌曰

齊靈聲姬 厥行亂失 淫于慶尅 鮑卒是疾
諧愬高鮑 遂以奔亡 好禍用亡 亦以事喪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靈聲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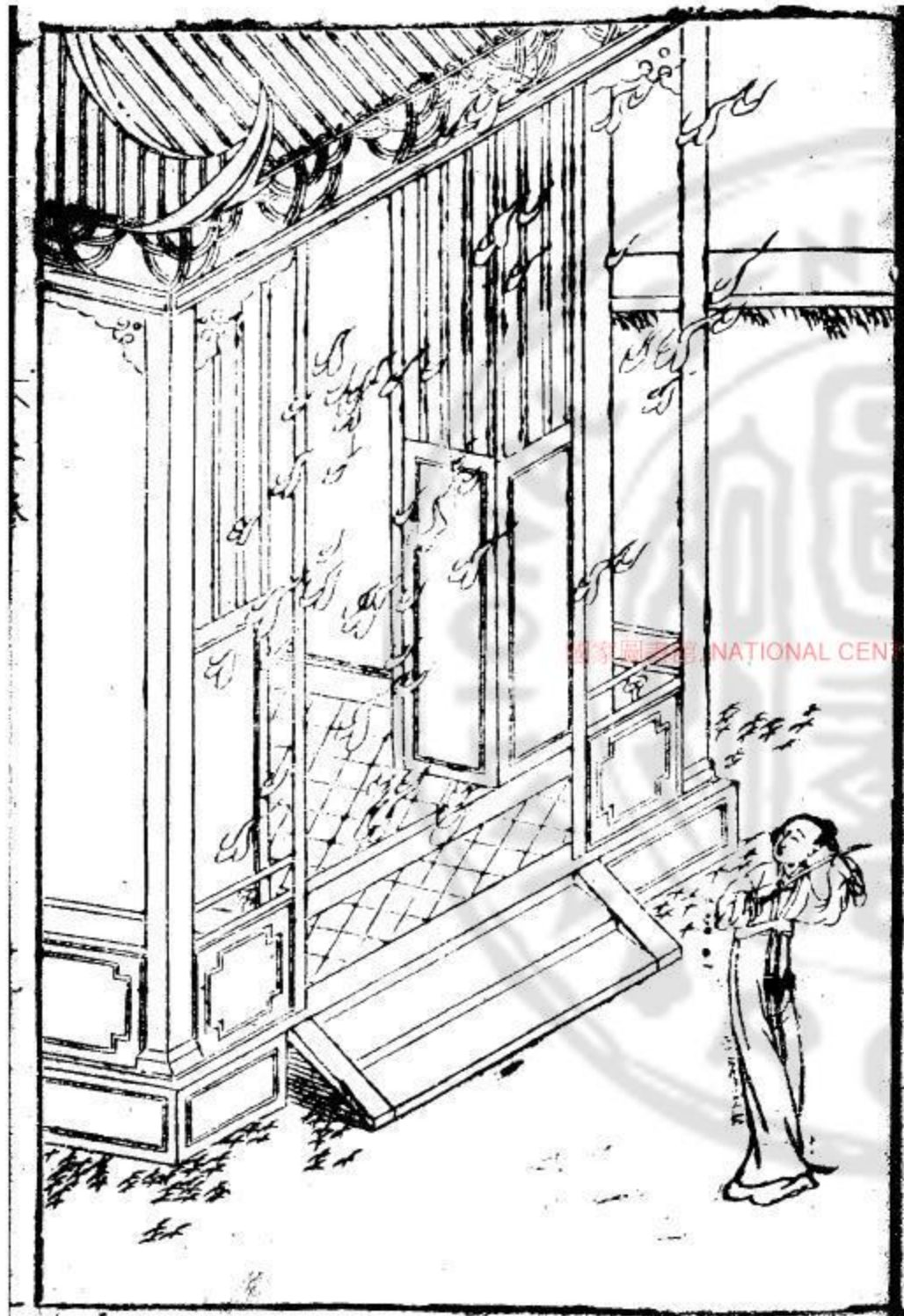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
子淫通于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闕。孟
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
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
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闕門而索客。孟
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
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佐遂奔莒。更以崔杼為
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
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勸而殺之。及靈公薨。

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將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

齊靈聲姬 厥行亂失 淫于慶尅 鮑牽是疾
諧愬高鮑 遂以奔亡 好禍用亡 亦以事喪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吊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于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曰：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愠，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送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聞崔子之疾也，不聞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于崔氏曰：『公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于崔氏之宰曰：「請就元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墻而逃，崔氏射中公踵，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疆，又姜入後，棠母咎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為後。成後人，明有疾，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偃，偃與明不與，成與疆怒，將欲殺之，以告慶討。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于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于崔子之庭，崔子怒。

愬之于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于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行乃使盧蒲癸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廐、而殺成姜、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廐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寔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

齊東郭姜 崔杼之妻 惑亂莊公 毋咎是依
禍及明成 爭邑相殺 父母無聊 崔氏遂滅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于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惡之、南子譏太子于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聩、蒯聩奔宋、靈公薨、蒯聩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聩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率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于蒯聩、蒯聩曰、子焉能內我于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聩入、舍孔氏之園、昏時、上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食、姬校、先太子與五介胃之士、迫其子悝于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聩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頌曰

南子惑淫 宋朝是親 譖彼蒯聩 使之出奔
悝母亦嬖 出入兩君 二亂交錯 咸以滅身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若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羸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于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

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見章纍然也反目于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聞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鷺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

吳女茗顏 神寤趙靈 既見嬖近 惑心乃生

齊女興戎 子何是成 生閉沙丘 國以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因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又多失禮于王兄弟王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于楚王楚王必嬖妾賴天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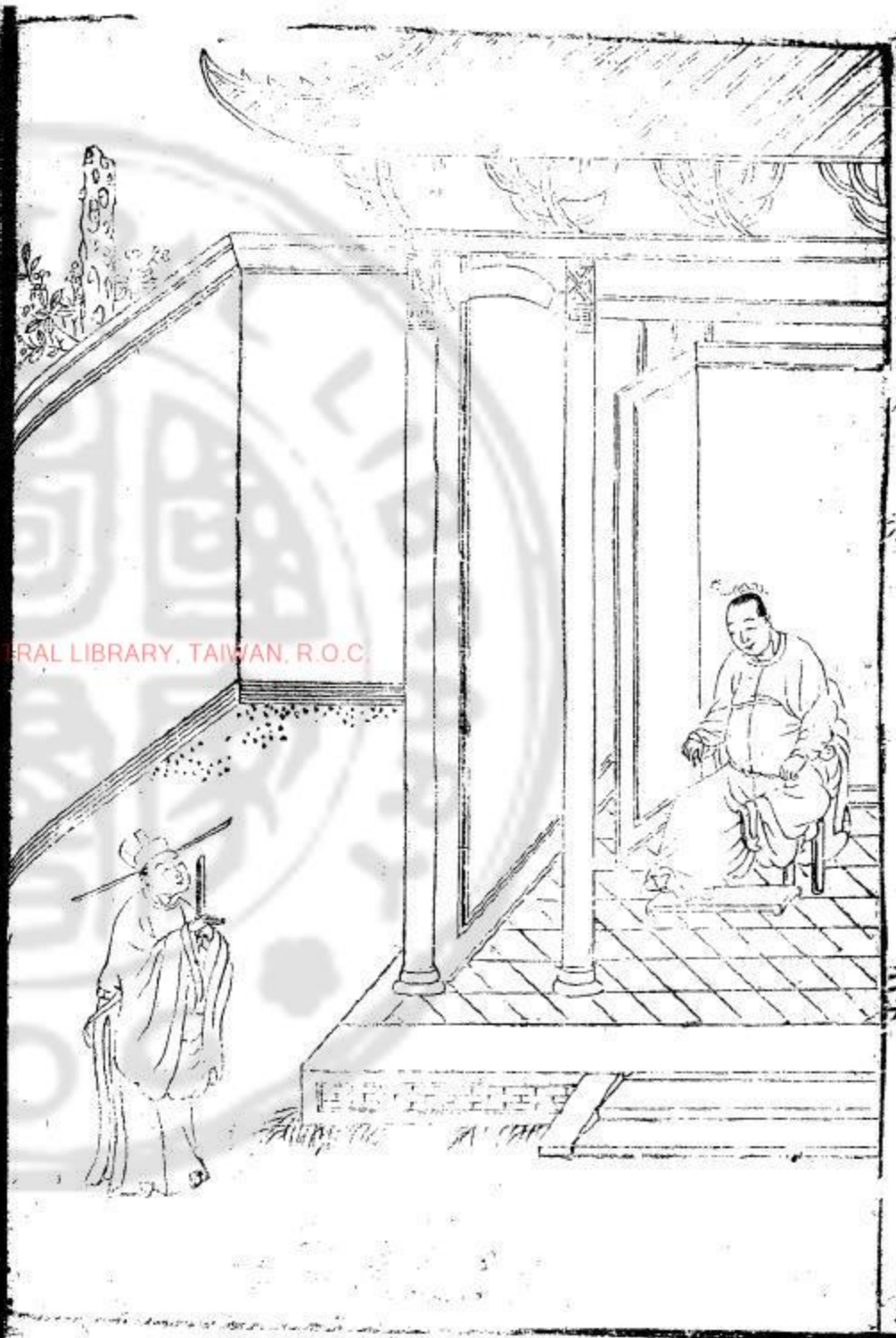
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為幽王。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秦滅之。詩云。盜言孔其。亂時用餒。此之謂也。

頌曰

李園女弟 發迹春申 考烈無子 果得納身
知重而入 遂得為嗣 既立畔本 宗族滅弒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于王陰譖后及太子于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于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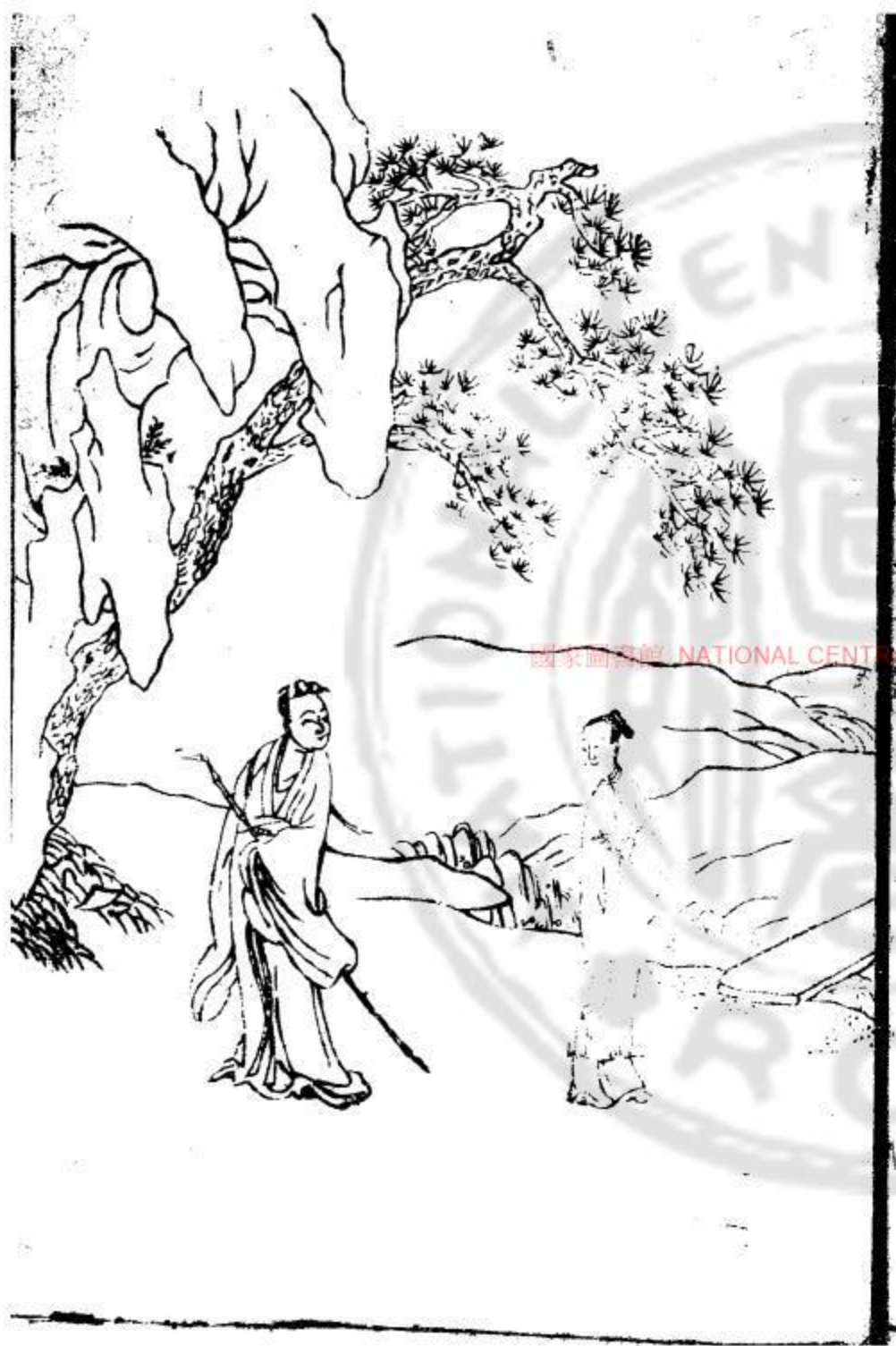


遷遂見虜于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于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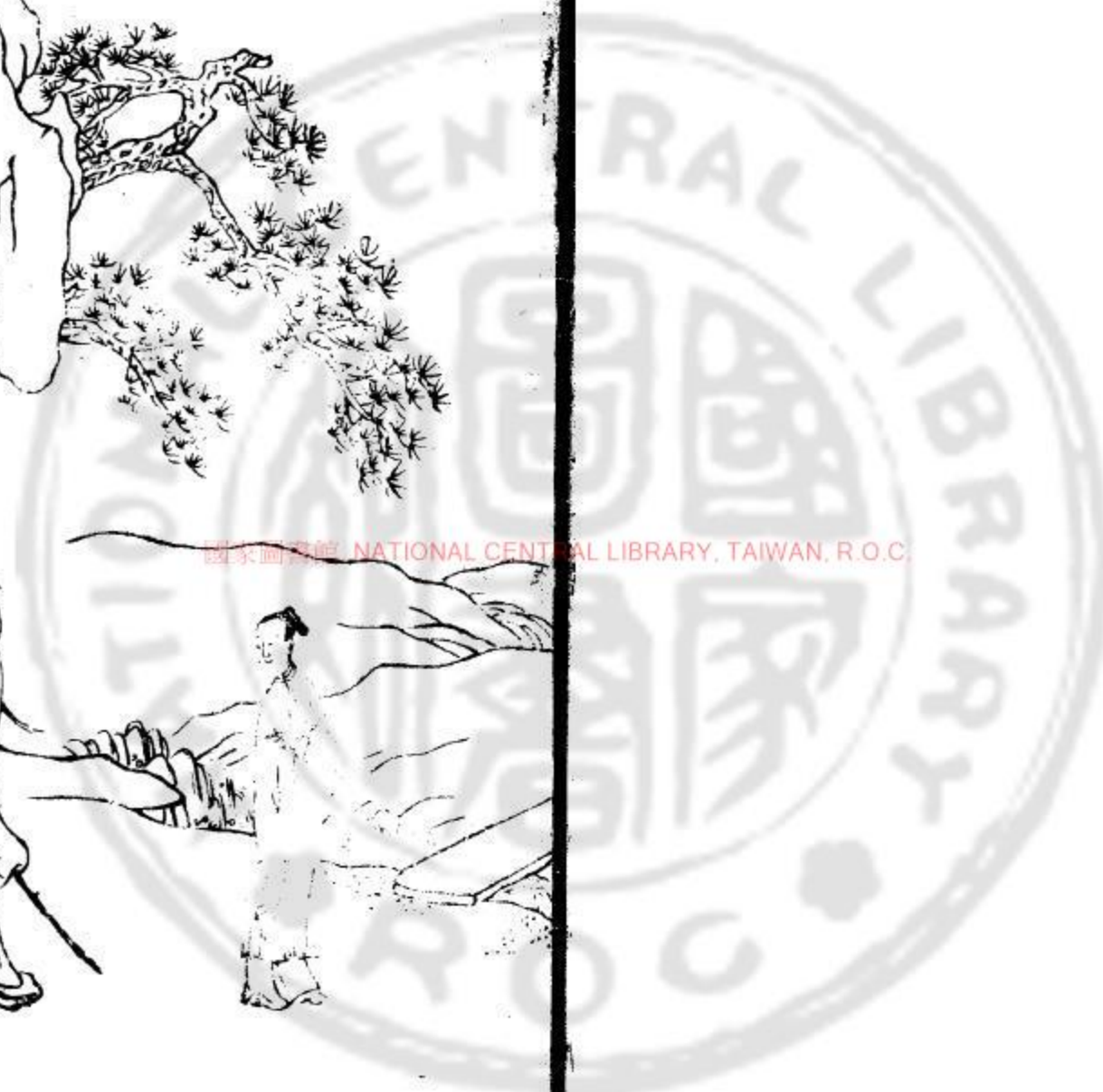
頌曰

趙悼倡后 貪叨無足 隳廢后適 執詐不慙
淫亂春平 窮意所欲 受賂亡趙 身死滅國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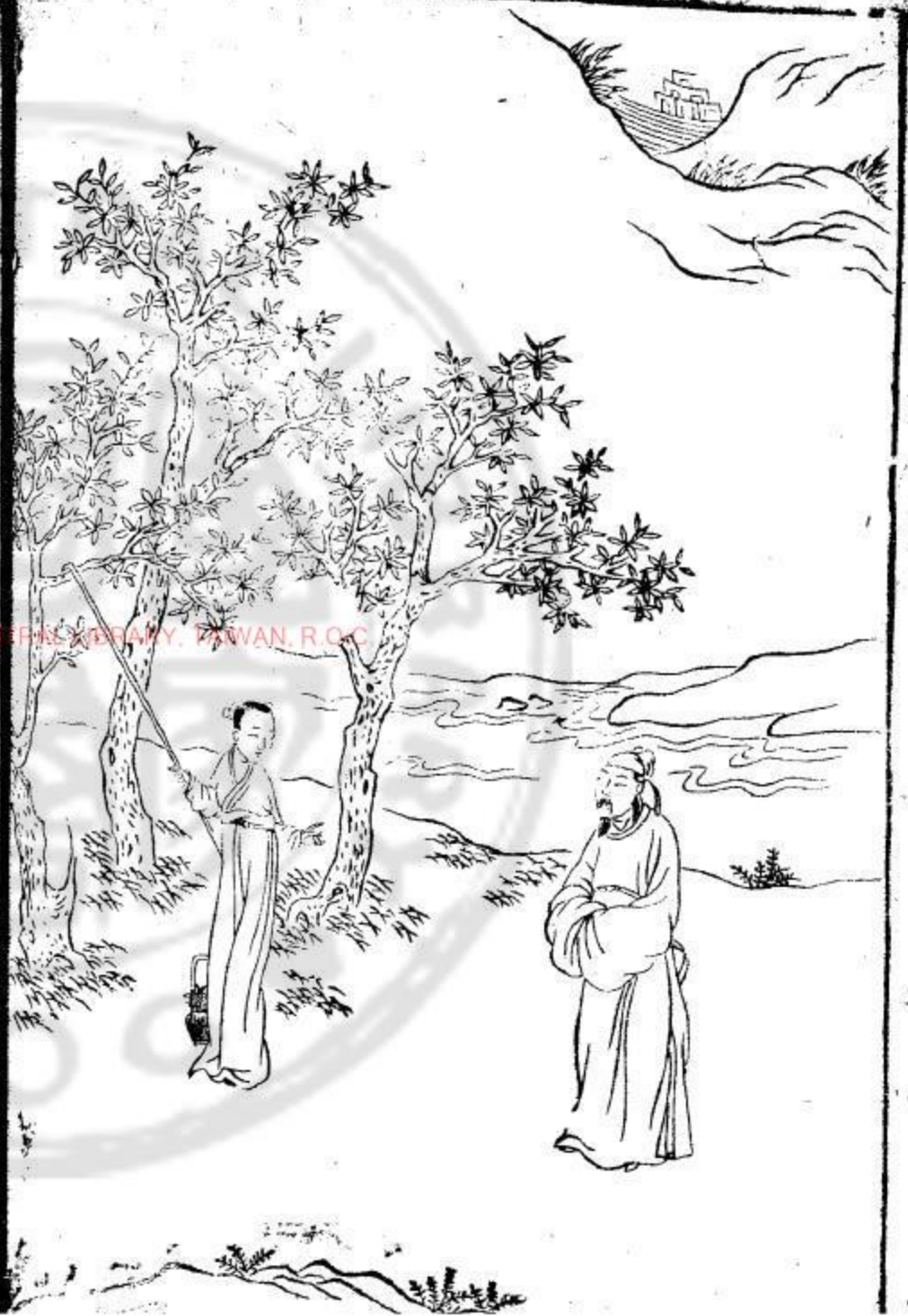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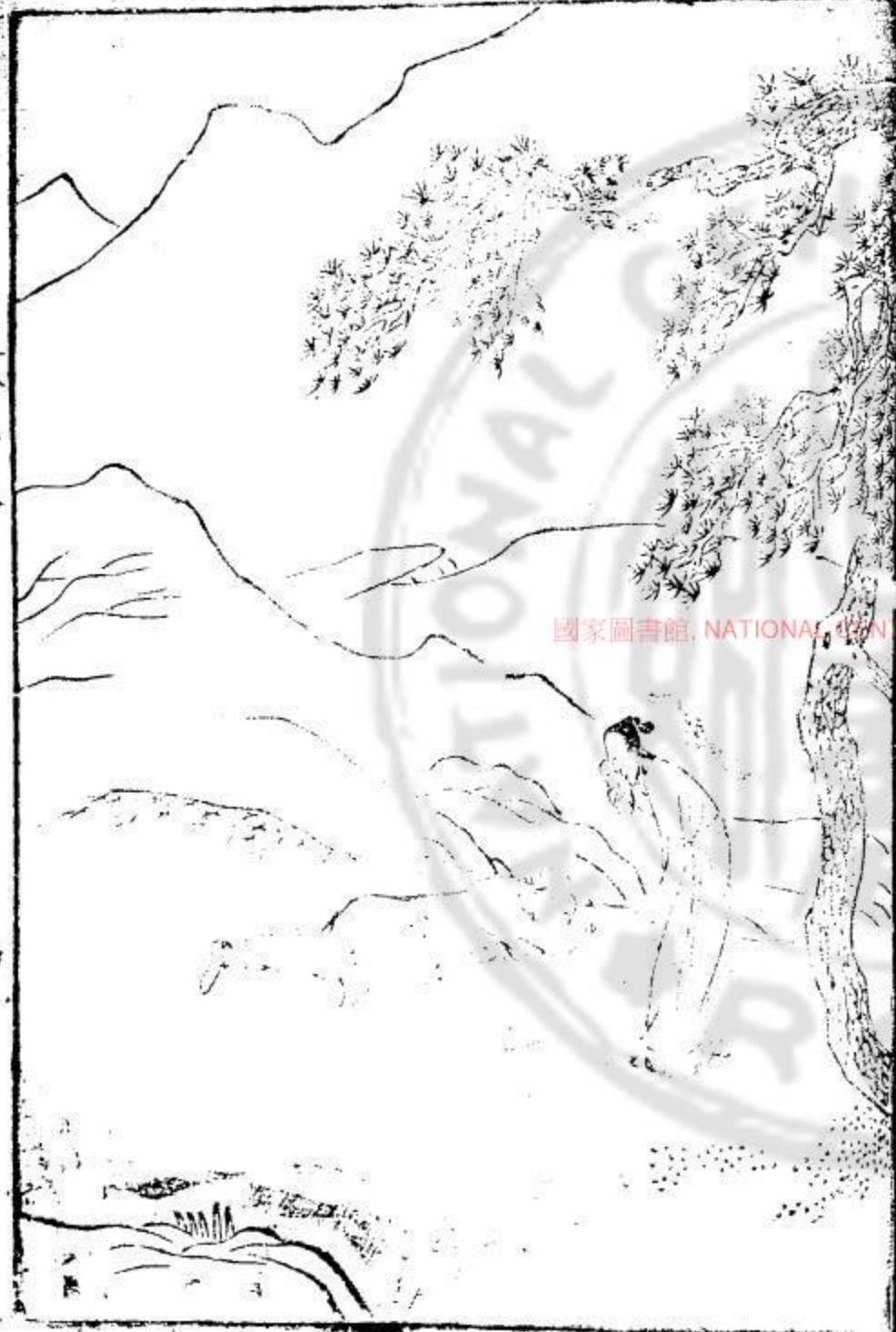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于郊之婦人也周赧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于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之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矣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弔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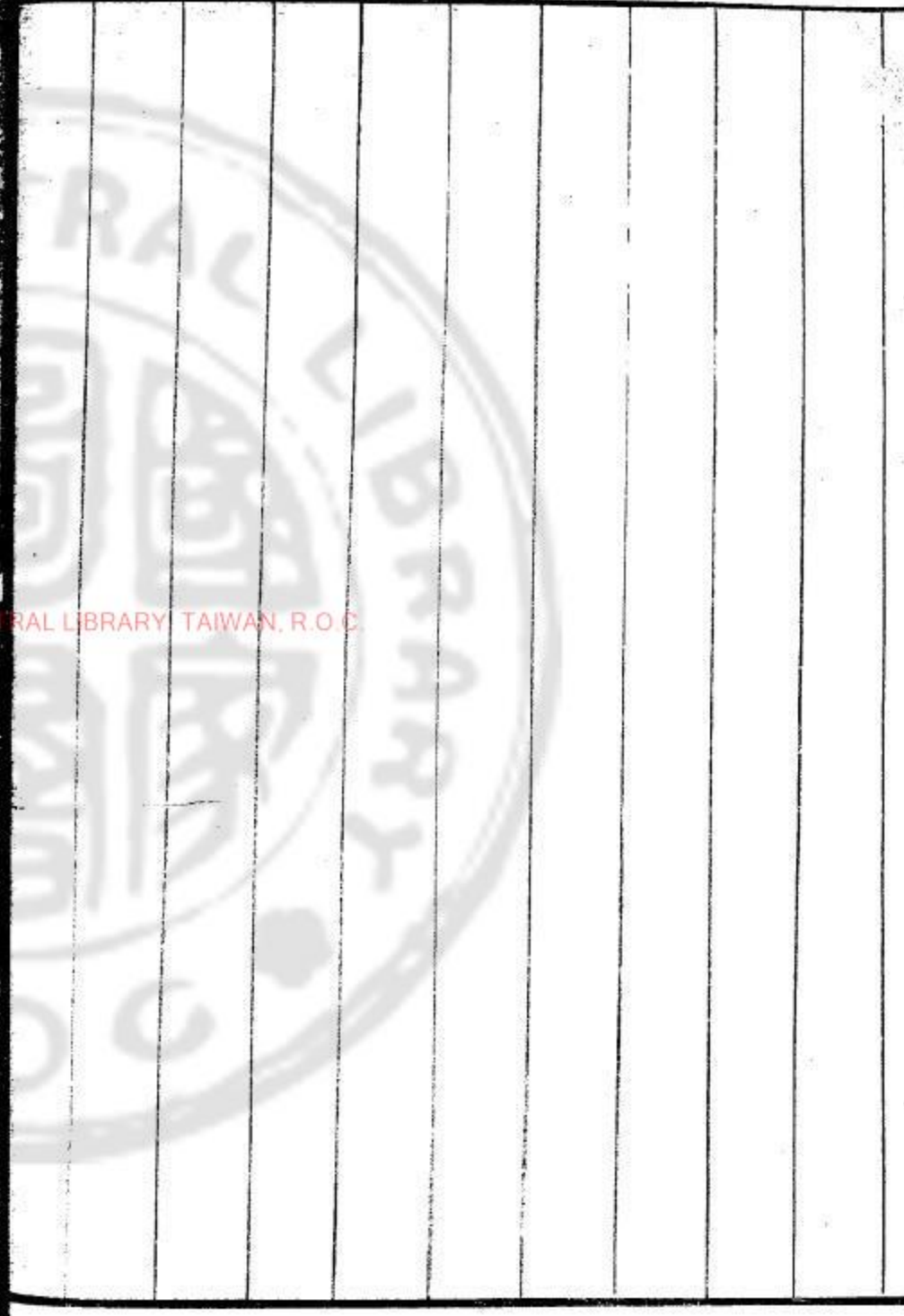
陳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
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
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
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
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鷄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誅止訊
子不顧顛倒思子大夫曰其梅別有其鷄安在女曰
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
其人且亡而况鷄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
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宗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聶政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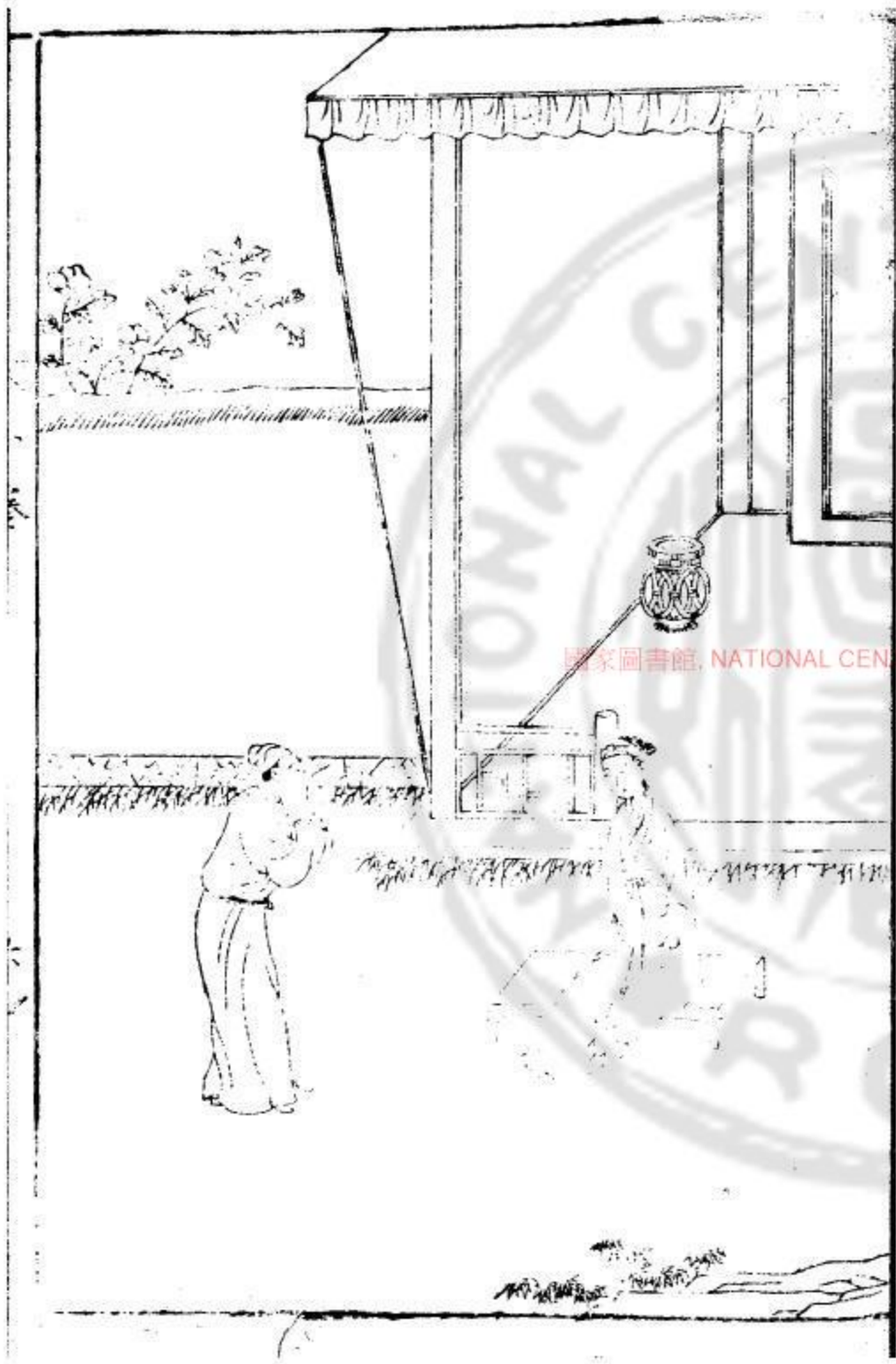
燕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為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刎而死。韓暴其尸于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軀深井，是聶政也。」亦自殺于尸下。晉趙楚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其意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孫氏母

王孫氏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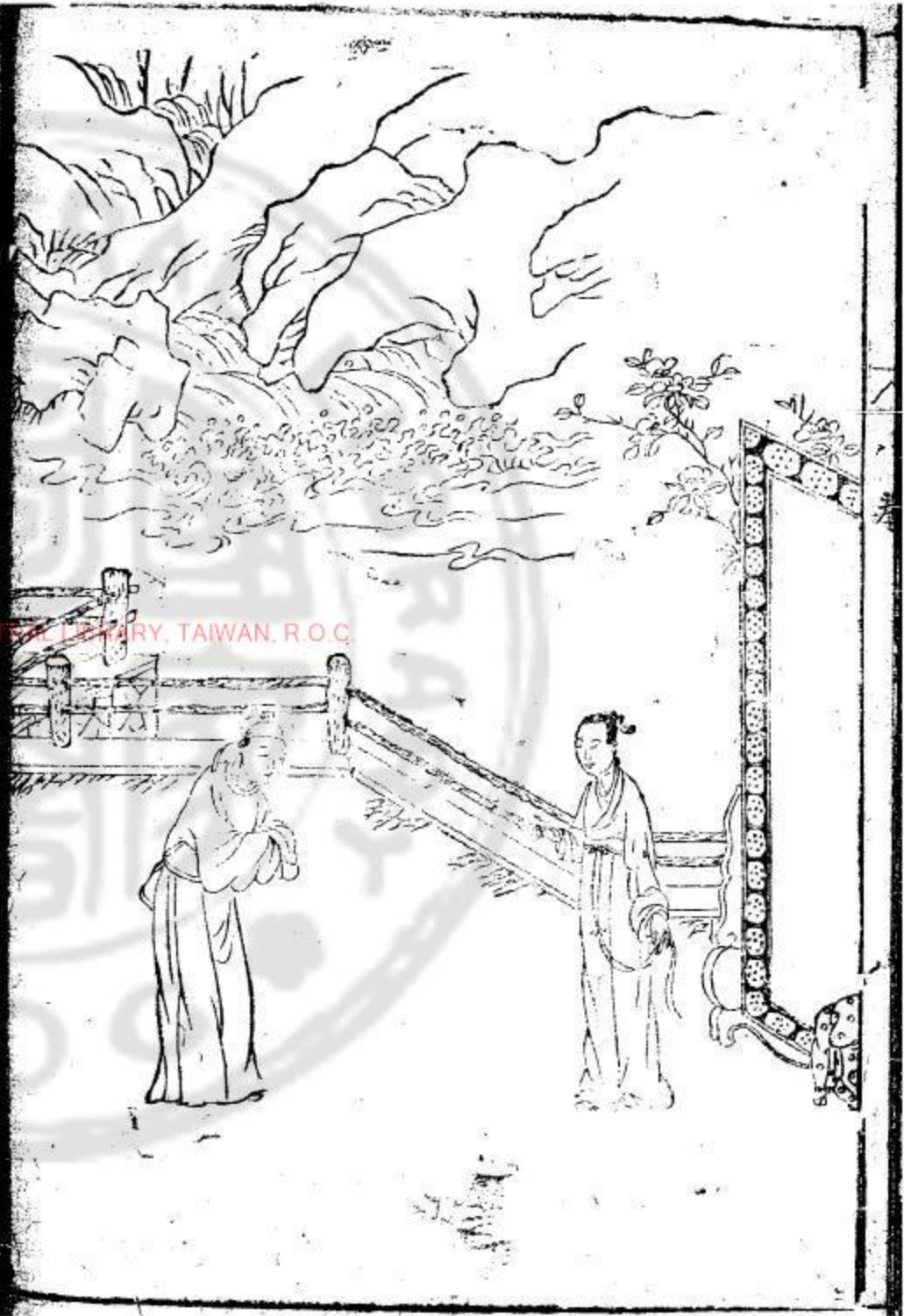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大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徵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主廚，乘轡坐。陵母欲以指陵，二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專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遘侮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張湯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為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後改，後果為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歆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索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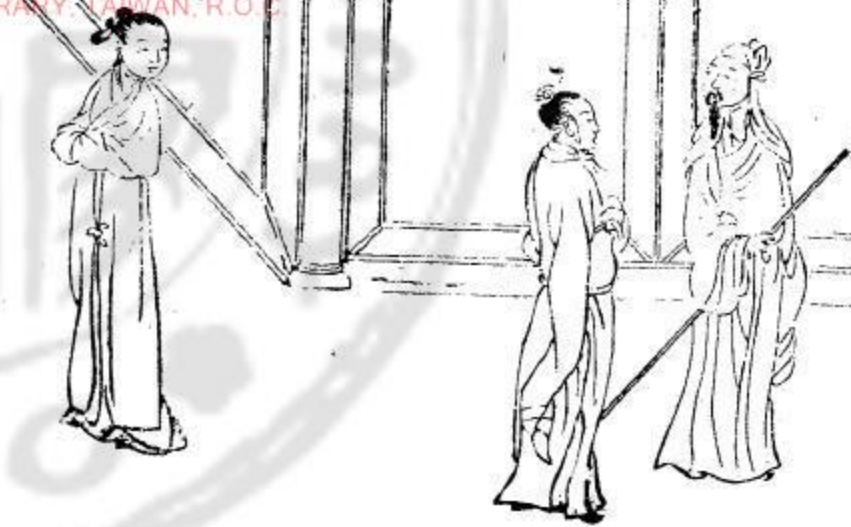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于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雷之行于下土也。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
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
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
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
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
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
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二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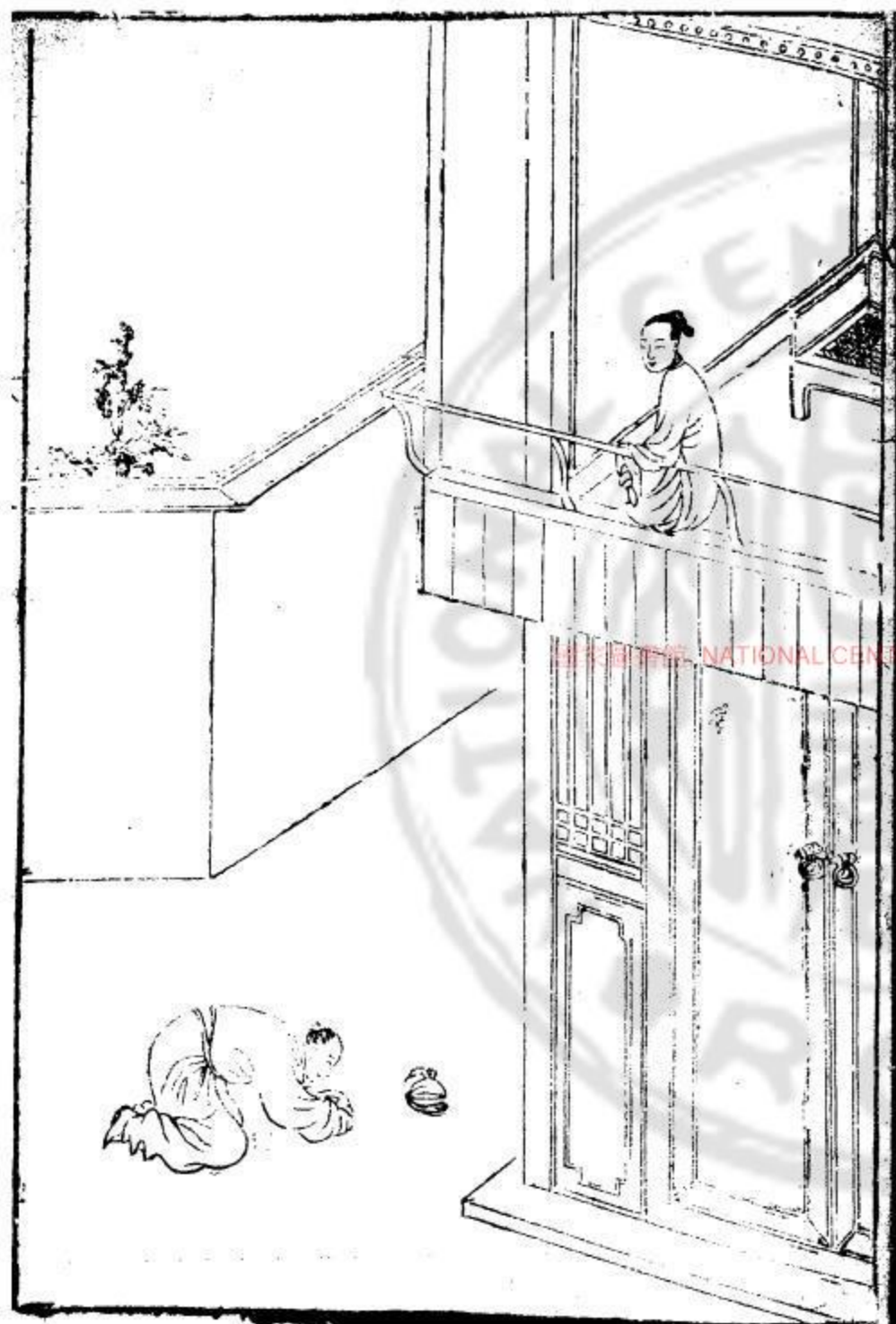


也。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

霍夫人顯

十二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
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
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
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
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乳大。故十死一生。
今皇后當殞身。可因葭藥去之。使我女得為后。富貴
共之。衍承其言。搆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殺
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
署勿論。顯遂為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為后。是時
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為太子。顯怒。嘔血不食。曰。此乃
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
耶。後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鞞。
先奪之。光既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
堂。而侈大之。築神道。為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
宅。作乘輿。葦畫繡。網鞞。黃金塗。為薦輪。侍婢以五采
絲。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曰。其
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弑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為
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
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肆於



愚不知其為過靈夫人頭之謂也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三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延年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謂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患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席。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童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于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今矣。其嚴母之謂也。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園，關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



慕義詩云。公之嬖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
生學于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
訣泣。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于仲卿者。
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
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
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
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
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善遂上。天子不忍退鳳。
章由是為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
十。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今八
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
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將軍。問章無
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
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
之政。則無罪而溝谷也。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辨。始選入後宮。為必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于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

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妬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淵靈。登薄軀于宮闈兮。充下陳于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俞赫兮。奉隆寵于增成。既過幸于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褻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願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寤豔之為尤。羨皇英之女辭兮。榮任妣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羊歲而悼懼兮。閱繁華之不滋。痛陽祿與祐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一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于罪郵。奉供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掃于帷幄兮。永終焉以為期。願歸骨于山芝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冷。

感帷裳兮發紅羅。絳繡兮紉素聲。神眇兮窈窕。龍
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
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消
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嚮兮高明。處
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祿衣白
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
中。君子謂班婕妤好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
平于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
洪養于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
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其班婕妤好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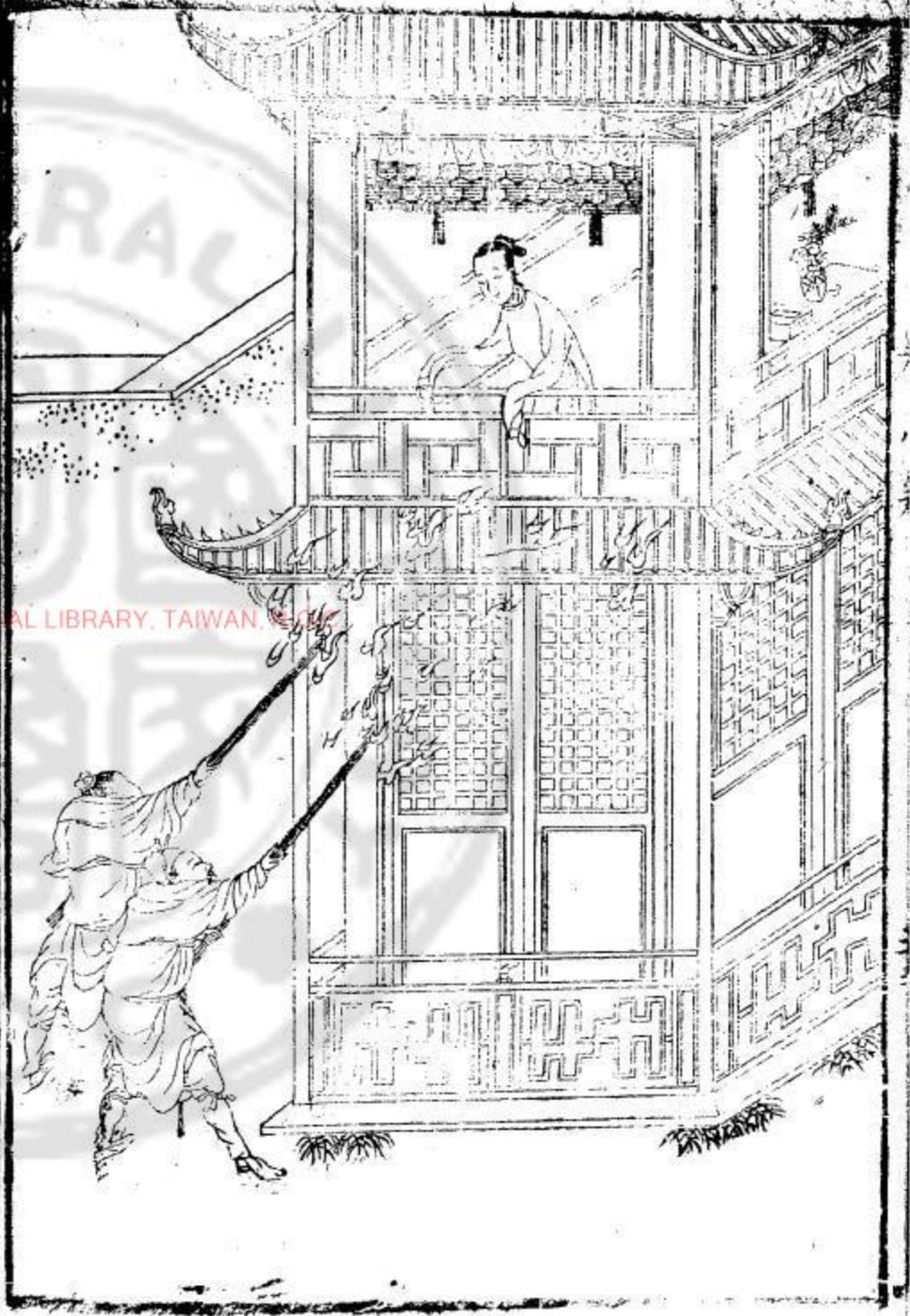
趙飛燕姊弟

趙飛燕姊弟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
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嘗微
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
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其弟父臨為成
陽侯有頃立飛燕為皇后其弟為昭儀飛燕為后而
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形朱殿上漆砌
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往：為黃金缸函藍田璧
玉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而悉無
子嬌媚不遜嫉妬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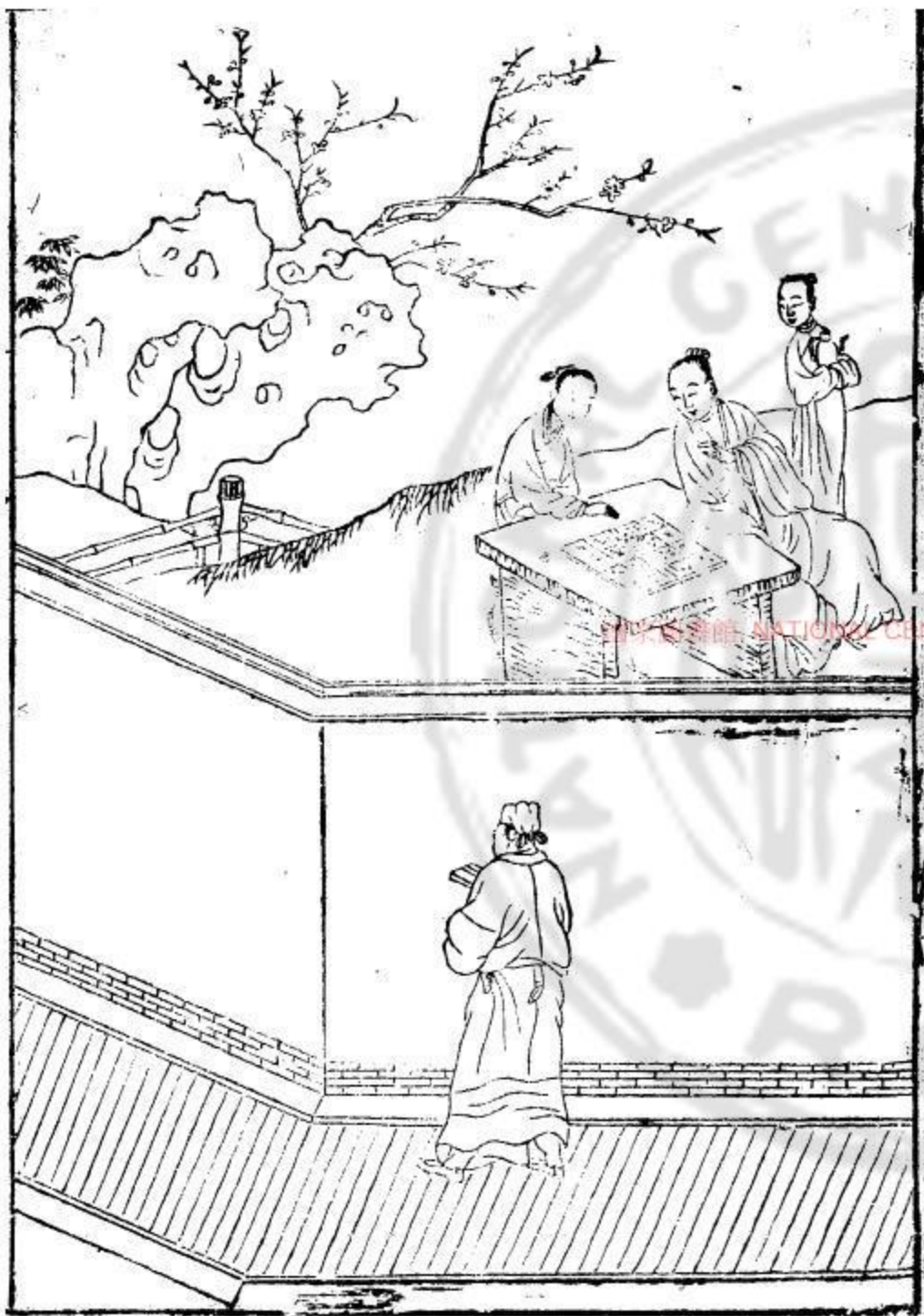
謂帝曰常給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以手自搏以頭擊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爾帝曰我故語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華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月遂取去殺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矣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殘與褒如同行成帝之感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瀆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漢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
皇帝之后也為人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
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
詔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
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
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
公第司徒棨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
未央前殿群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
趨宰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

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嘗稱疾不朝。會葬，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視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葬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鬢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韓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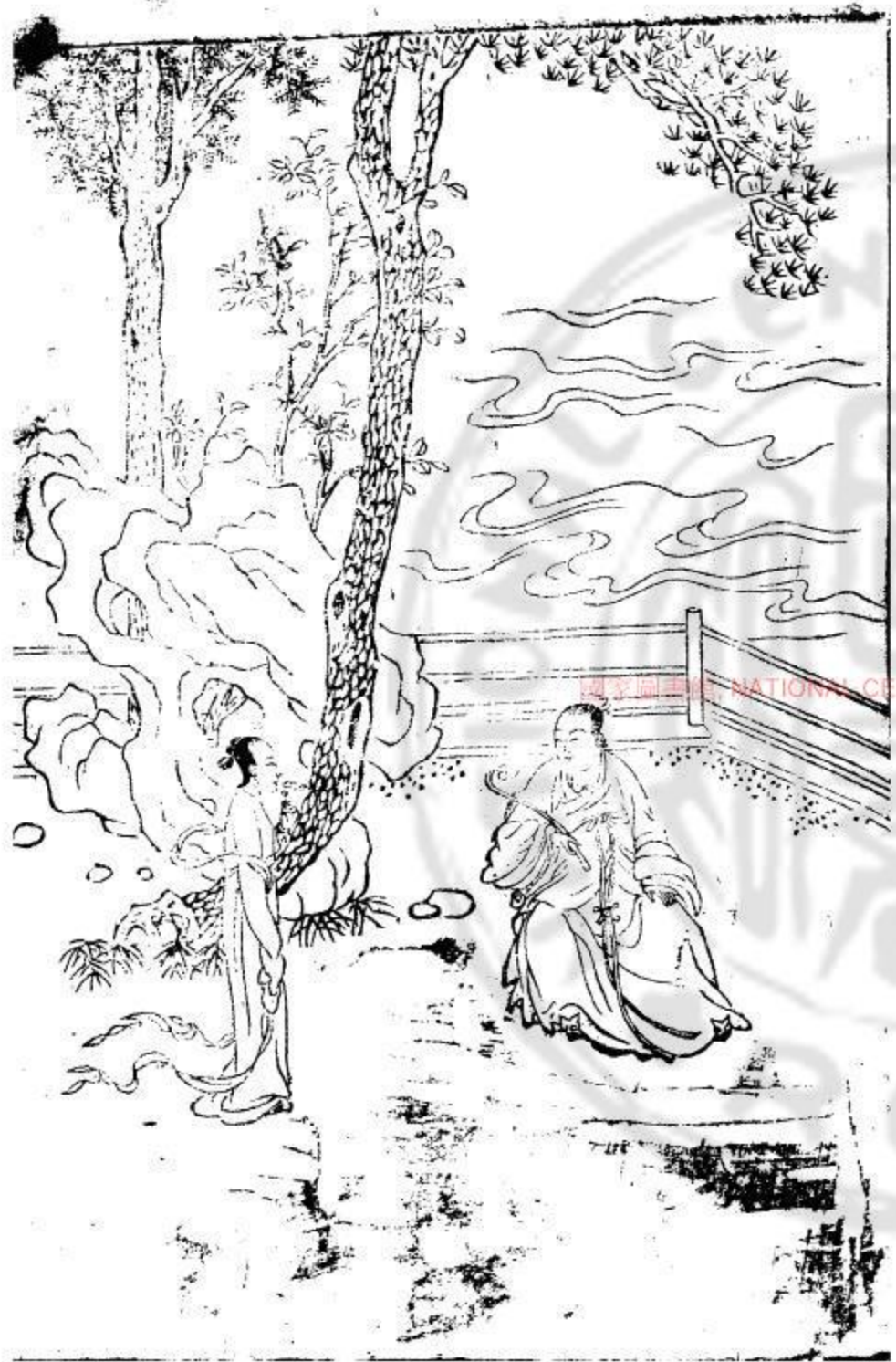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卒林下江之衆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為帝。以歸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惰于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始醉飽沉湎。乃令侍中于幃幕之內。詐為更始與群臣語。群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叛。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乘車。子璽綬降于赤眉。為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儼寒數天。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綉，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麤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



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
光。共避世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
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
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襍庸保之中。妻每進食
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
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二于榮樂。論語曰。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以承至尊先人後已盡于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庶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為舞衣袿裁成玉皆瘵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謀錯或因有所訴恐露分見干顏色亦頽絕其

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官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无裙不緣率皆羗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麗疏反以為綺就其方其后以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惟不入游觀未嘗臨御憲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園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隙風邪露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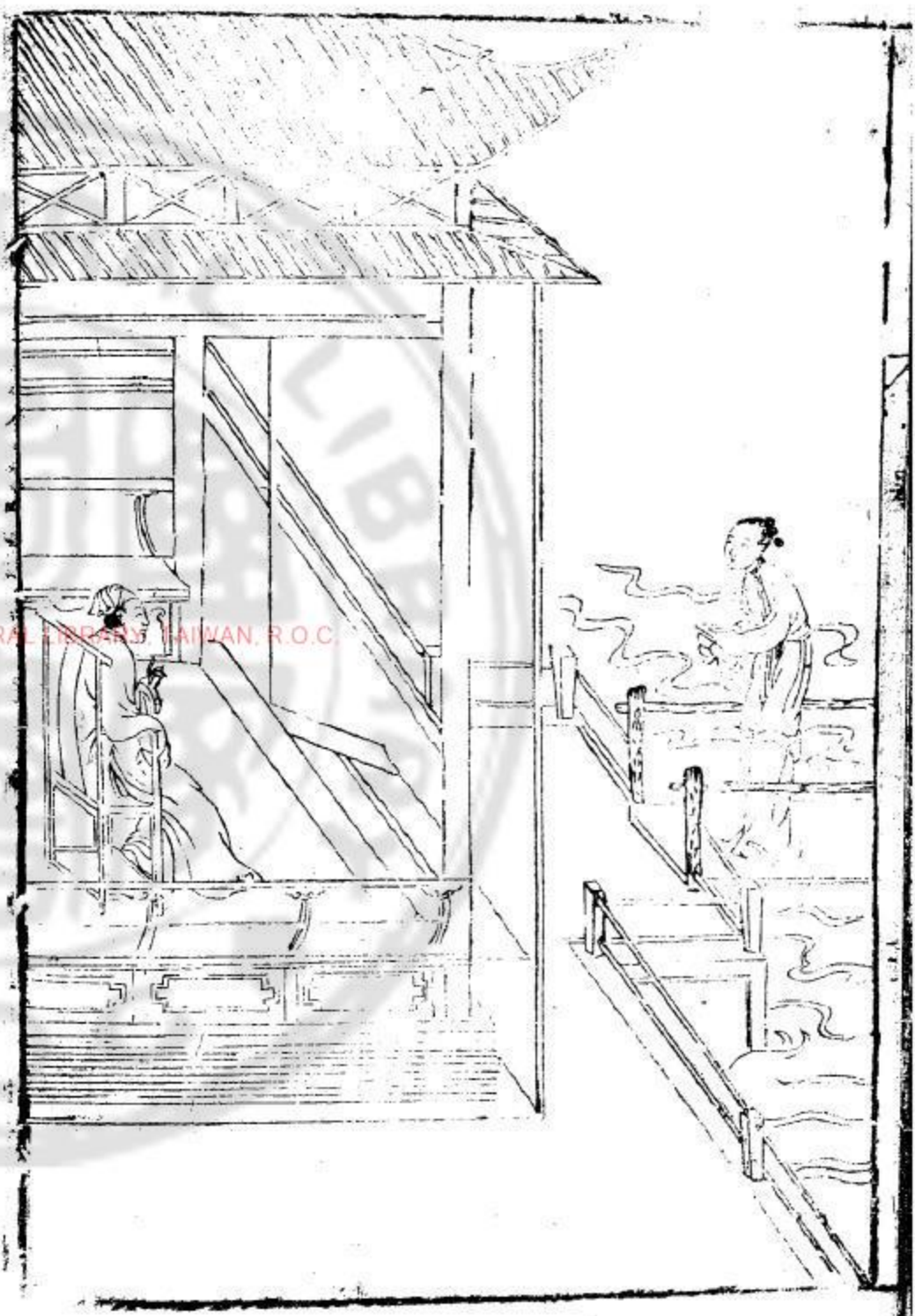
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卑詞，妄相覆冒，承問為上言之，惻然感動。于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當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為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

飢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今平帝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先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脩異，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皆無膏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襪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真以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脩祭祀，身溫飽。

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忝稷、身則之、
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句、
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
治、毋、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為、言、惶、懼、即、時、削、減、感、
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
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
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
主、衣、紆、縞、直、領、謫、以、不、得、厚、賜、于、是、親、戚、被、服、如、一、
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蚕、室、濯、
龍、中、后、親、往、來、占、視、于、內、以、為、娛、樂、教、諸、小、王、飲、
誦、論、衡、術、和、樂、曰、文、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帝、帝、過、
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為、
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為、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
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媿

梁夫人媿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嫡，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竦台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竦后，竦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竦后崩，諸竦以罪惡誅，放媿歸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龍乘皇天，授命育生明聖，托體陛下，為竦志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年獄體骨不掩。」



耳。今者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
殒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里，憲見
屏奸惡，伏誅海內，黯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我目更
親，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
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
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宣弟紀統，史氏復興，
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
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襍訊問。知事明審，引見
應對，上泣涕，當賜義姊媳。既美有節行，又首追此事，
上甚善之。稱梁夫人，擢媼，大樊，調為郎中，遷羽林郎。
將恭懷，乃改殯于承光宮，葬為陵，追謚竦為
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乃封侯，食邑三千戶。
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媿，還
母萬里，為家門興，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
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
也。